

● 選譯叢書 2

丁福保 編  
池中生 譯

# 六道輪迴錄

白話選譯

西元 2013 年 2 版 / 高雄淨宗學會出版組



天道 · 阿修羅道 · 人道 · 畜生道 · 鬼道 · 地獄道 · 畜生道



## 六道輪迴錄白話選譯序

《六道輪迴錄》一書是丁福保居士輯錄各個朝代中的輪迴故事而集大成者，為延續丁福保居士的精神，高雄淨宗學會委託末學翻譯此書，首先由全書中挑選出較具趣味性與教育意義的篇章，進而白話潤飾，輯為《六道輪迴錄白話選譯》一書。本書出版的宗旨，在以淺顯易懂的白話文幫助讀者，跨越文體與時空的障礙，讓普遍缺乏文言文閱讀能力的現代人，也能親聆古德的教誨。

丁福保居士編輯此書時取材廣泛，並依六道加以分門別類，光是本書所選錄的篇章，作者便多達二十八人。末學選譯的過程中，為使文意更加暢行無礙，於原文或有刪減；語句上，也採用講述故事的方式，而非逐字逐句翻譯。然末學才疏學淺，要將古德之意忠實地呈現，實難盡善盡美，還望讀者不吝指正，使日後再版之時，全書更為完備。今礙於篇幅，僅將原書目與作者統一收錄於書末，若讀者有興趣，亦可自行查閱原文，一方面增強淨土信心，另一方面可以多接觸文言文，為學也是





很有益處的。

《六道輪迴錄》的編者丁福保居士生於清末民初，是江蘇無錫人，畢生著作等身，出版了多種佛學著作，如《佛學起信錄》、《六道輪迴錄》、《佛學大辭典》、《佛學撮要》、《一切經音義提要》、《翻譯名義集新編》等讀物，箋注了《六祖壇經》、《無量壽經》、《金剛經》、《金光明經》等十餘種佛教典籍，為中國佛學領域貢獻良多。丁福保居士曾言：「余少習儒書，未通內典，每以為人事之得喪禍福，此是彼非者，迨至一棺戢身，萬事都已矣。」這似乎也是許多讀書人的通病。我國教育首重儒學，然儒學雖是待人處世的根基，卻非了脫生死之大道。丁福保居士到了不惑之年始歸心象教，佛法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而闡揚佛法，也成為他後半生最重要的使命。

在這一篇篇曲折離奇的故事中，末學所見到的，並非怪力亂神的小說家言，而是作者透過一桿細筆所欲撐起的經世濟民重任。總論《六道輪迴錄》一書，多為善惡報應之實例，證明因果不昧，善惡有報，粗淺的理想雖是勸戒未來，警惕世人積善因得善果，但最終目的，還是要以

超脫六道輪迴為目標。丁福保居士在《六道輪迴錄》自序中曾言：「欲生淨土者，先自不願入於輪迴六道始。既自警策，又欲以此勸人，因輯《六道輪迴錄》。」

書籍編譯的工作上，瓶頸在所難免，在此要特別感謝百忙之中仍不吝向末學伸出援手的高雄淨宗學會總幹事，以及陳俊榮先生，兩位的耐心指導，是末學最堅強的後盾，也是本書得以問世的一大助力。

我們要脫離六道輪迴，第一步便是從相信因果做起，最後引用善導大師《歸去來偈》一首，勉勵諸位離苦得樂，早脫輪迴。

歸去來，魔鄉不可停，

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  
到處無餘樂，唯聞愁嘆聲，  
畢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

歲次癸巳池中生謹識





## 六道輪迴錄白話選譯目錄

天 道	
一、冬祀天應……………	1
二、曾德小記……………	6
三、天女下凡……………	18
四、失之交臂……………	20
阿修羅道	
人 道	
五、善汗得子……………	23
六、順甯啞子……………	25
七、壽由自取……………	28
鬼 道	
八、奢入儉難……………	30
九、深藏不露……………	33
十、僧來運轉……………	34
十一、浮生若夢……………	40
十二、夢迎五祖……………	55
十三、斷臂和尚……………	57
十四、採桑女子……………	61
十五、父幼子壯……………	65
十六、鏡山寺僧……………	70
十七、通關護照……………	75
十八、春暉難報……………	77
十九、托夢乞子……………	81



二十、馬氏乞食	.....	8	2
廿一、晉井荒魂	.....	8	3
廿二、漠北戰場	.....	8	6
廿三、袴中美人	.....	8	7
廿四、恕人恕己	.....	9	0
廿五、無非是罪	.....	9	3
廿六、兩峰談鬼	.....	9	4
廿七、百密一疏	.....	9	7
廿八、情難兩全	.....	9	8
廿九、此情不渝	.....	1	0
三十、至死不休	.....	1	0
卅一、究竟誰錯	.....	1	0
卅二、葉公驅鬼	.....	1	1
卅三、切身之痛	.....	1	1
卅四、沉冤得雪	.....	1	1
卅五、順義城隍	.....	1	2
卅六、能者多勞	.....	1	2
卅七、孝感動天	.....	1	2
卅八、自有安排	.....	1	2
卅九、吳王嫁女	.....	1	3
四十、死為閻王	.....	1	3
畜 生 道			
四一、人面豬身	.....	1	3
四二、三位道士	.....	1	3
四三、羔羊拜佛	.....	1	4
四四、仁慈之殺	.....	1	4
四五、婆媳情深	.....	1	4



四六、惡名昭彰	1 4 4
四七、冤冤相報	1 4 6
四八、為富不仁	1 4 9
四九、蛇魂乞懺	1 5 1
五十、作牛償債	1 5 3
五一、放下屠刀	1 5 5
五二、後悔莫及	1 5 6
五三、胡者入道	1 6 0

——地獄道——

五四、壓脂地獄	1 6 1
五五、誦偈排苦	1 6 4
五六、地獄一遊	1 6 5
五七、獠婢傳法	1 6 7

——結論——

五八、實相坐化	1 7 5
五九、長辭六趣	1 7 6
六十、非吾所願	1 7 7
六一、龍舒立化	1 7 9
六二、一念自誤	1 8 1

——神鬼談叢——

六三、縊鬼求代	1 8 5
六四、醉生夢死	1 8 9
六五、牆上留影	1 9 1
六六、鬼影幢幢	1 9 3
六七、兩江督署	1 9 5



六八、會計奇才	1	9	9
六九、在劫難逃	2	0	1
七十、巧計騙鬼	2	0	4
七一、現世報應	2	0	6
七十二、金井神童	2	0	8
七三、索討欠薪	2	1	0
七四、金鞭奪命	2	1	3
七五、執事陰曹	2	1	6
七六、自討苦吃	2	2	1
七七、堅辭不受	2	2	3
七八、井泉童子	2	3	1
七九、如有神助	2	3	3
八十、巧計翻案	2	3	5
八一、菱塘盜案	2	3	7
<hr/>			
八二、山中鬼友	2	4	0
八三、勾魂使者	2	4	3
八四、恃膽而敗	2	4	5
八五、死生同心	2	4	7
八六、天理昭然	2	4	9
八七、哀矜勿喜	2	5	2
八八、死生有命	2	5	5
八九、邊疆見聞	2	5	7
九十、追魂攝魄	2	6	0
九一、蘭臺說鬼	2	6	1
九二、善有善報	2	6	3
九三、見義勇為	2	6	5
九四、逆向思考	2	6	6
九五、拘他不得	2	6	9





◎六道輪迴錄 白話選譯 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

九六、告哀於人…………… 273

— 附 錄 —

引用書目…………… 274



● 選譯叢書2

# 六道輪迴錄



白話選譯

丁福保 編  
池中生 譯





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  
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堅財，行方便事，  
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  
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

蓮池大師

## 一、冬祀天應

（清波雜誌·周輝、平等閣筆記·狄楚青）

宋朝的皇帝大多信奉道教，而宋徽宗更是篤信太上老君出了名。政和三（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徽宗自稱老君來到夢中召見，並將振興道教的重任託付於他。同年十一月五日，徽宗便率領群臣浩浩蕩蕩前往南郊祭天，車隊行經南薰門時，眼尖的徽宗似乎發現有些不對勁，他轉頭問旁人：「你們瞧！玉津園東方何時多了些亭台樓閣？」眾人隨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執綏（音同雖）官蔡攸立刻上前稟報：「再出城外已無樓台，那也許是陛下祭祀時暫住的齋宮吧！」徽宗又說：「這裡距離齋宮還有一段距離，你且再去看個仔細。」

果然，蔡攸極目望去，只見重重樓閣在雲霧飄渺間或隱或現，與齋宮有著顯著的差異。再仔細一看，樓閣底座竟是騰空數十丈，無所憑依。蔡攸將所見回報徽宗：「臣起初只見童子數人手持旌旗忙進忙出，



但才過了一會兒，樓臺上逐漸聚集起一波波的群眾，目測約有一千餘人，每人身長皆超過一丈註①；此外，他們用一種不知名的生物代替馬匹拉車，那種動物似龍非龍，似虎非虎，臣還是頭一回見到。而青色的車駕後頭還緊跟著數十位手持大紅花的侍者，不知他們此行是要到什麼地方去。

後來隨著雲層散開，樓閣上的能見度也跟著提高，眾人的衣服眉目清晰可見，無論是他們戴在頭上的道士冠，或是小童身上五彩斑斕的服飾，都能清楚看出細部的裝飾，如果多留意觀察，還能發現他們的衣服上佈滿許多圖紋考究的彩繡。此時有人手持簡冊，有些人輕搖羽扇；而為數眾多的衛士們估計有數千人，則在樓閣的東方來回巡視，形成一幅壯觀的景象。另一方面，在樓閣的南邊所見到的人物就與方才大不相同了，數丈高的旗幟隨風翻飛，舉目所見皆異於人間。奇怪的是，這般光景有時一眨眼就不見蹤影，但再過一會兒，又會突然浮現在眼前。就這樣反覆一段時間以後，整個樓閣才徹底消失，最後是連一點兒蛛絲馬跡也沒有留下了。」

徽宗對這樣的異相大表讚歎，他深信這是天神顯靈，於是之後便降下御詔，定這一日為天應節，並親筆寫下《天真降臨示見記》頒示全國，命人於京師建立迎真館，用以迎接天神的降臨。

編者按，這件事被記載在《文獻通考》與《續通鑑》當中，蔡攸所說的話，也非後人偽造。由此可知，偌大的天空中並不是一無所有的，既然明白了這個事實，我就再引述《平等閣筆記》中記載佛典諸天的名稱來加以證明。

佛教經典中所謂的「天」雖然享有大福報，但尚在三界之中；想要出脫三界，依教修行淨土法門，求生極樂世界是最快的方法。所謂三界，指的是欲界、色界與無色界。一般人只要奉行上品十善，就能生天道。什麼是十善呢？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貪、不嗔、不癡、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

修上品十善又能布施、守戒律的人，死後得以生到欲界六天。是哪六天呢？依序分別為四王天、忉利天（又名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以及他化自在天。





而更進一步修行禪定的人，則可以生到色界天與無色界天。色界天中又包含了十八天，其中初禪三天為：一梵眾天、二梵輔天、三大梵天，這裡的天人們無論男女，都以禪定法喜為食。二禪三天分別為：一少光天、二無量光天、三光音天，此地的天人們還有喜捨二種感受，因此仍無法擺脫水火災的侵擾。三禪三天：一少淨天、二無量淨天、三遍淨天，此三種天的天人都有禪定樂的感受，所以仍為風災所壞。四禪九天：一無雲、二福生、三廣果、四無想、五無煩天、六無熱天、七善現天、八善見天、九色究竟天。

凡是修這四種定的人，會生到無色界四天：第一修空無邊處定，會生空無邊處天，超越以前色界中所有色想，心住在無邊空處；第二修識無邊處定，生在識無邊處天，超越空色與空，心住在無邊識；第三修無所有處定，生無所有處天，以前有識可住，今識亦不可得，心若境，皆無所有故；第四修非想非非想定，生非想天，前能離心識之想，今亦無故。

人類及神鬼眾生，其實都包含在欲界裡頭。無論是欲界、色界或無



色界，皆由我們的意識所生，我們所認知的三界就像夢境一樣，有夢雖美，但終須醒來；跳脫此三界之大夢，方能回歸自性，找到通往故鄉的道路。而我所謂超然於三界之外的故鄉又是什麼呢？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啊！眾生若是貪戀眼前虛幻的歡樂而執迷不悟，便在此三界中輪迴不已；縱然生無色界天，有八萬四千劫之長壽，我們要知道生命乃是由眾多無常所構成，剎那即萬劫，萬劫即剎那；有朝一日，福報享盡，業報仍在，終不能脫離六道輪迴之苦，屆時就不知生天道究竟是福是禍了。

註① 丈：宋朝一丈約等於現代的三百一十二公分。





## 一一、曾德小記

（曾德女士言行小記·曾樸）

小女曾德纏綿病榻已有三個多月了，我還記得，那天是八月二日的下午，她忽然從昏迷中轉醒過來，差遣僕人找齊內外家的親戚們。眾人貼著病榻圍繞曾德，不知道她今天把大家找來有什麼目的。這時曾德緩緩撐起上身，吃力地靠著枕頭半坐。她先是向在場眾人淺淺一笑，接著才開始一番慎重的告白：

「這三個月來，我每天臥病在床，身體不受控制，每天過著與死神拔河的日子，人人見到我都不免現出尷尬同情的模樣。但我不但不感到痛苦，反而滿心期待，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很清楚即將來臨的死亡，可以引領我得到真正的永生，並且讓我找到回家的路。說到這裡，可能已經有人覺得我瘋了，但我現在的思緒相當通達明瞭，接下來要說的話聽起來或許更荒誕，但句句摯誠懇切，不敢有所欺瞞或誇大，請你們聽了不要存疑或害怕。」

依據我宿世以來所修的福報，我應當生在欲界的忉利天，然而因為

自己盲昧無知，被濁亂的環境掩去自性，將因果報應的至理拋在一旁，平日飲食也葷腥不忌，白白造了許多殺業，因此退轉到四王天中。四王天在欲界六天中與人世最為接近，無論是君臣倫常，或是男女之欲都與這世間沒有什麼兩樣；真要說有什麼較大的區別，那就是四王天中的天人們知足常樂，不像世間人一天到晚庸人自擾，煩惱心從未斷過；還有四王天中的每一位天人都相當聰明有智慧，像這人世的愚昧與癡態，在那兒是看不到的。」

曾德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表情誠懇溫和，聲音悅耳清脆，言之有物，就像古大德們親臨為我們講演說法，不像一般病人神智恍惚時的胡言亂語。就在言談之間，曾德忽然想到似的，對表姊雙慶招招手，她說：「雙慶姊姊，妳靠近一點，我有話跟妳說呢！」

「我就快要離世了，然而臨別之前，有些話一定要告訴姊姊。姊姊妳身體向來不大好，心思也比較細密，然而人若是凡事想得多了，又愛鑽牛角尖，必定會引發一些不必要的煩惱。姊姊現在尚未出閣，但之後必定有嫁作人婦的一天。如果說女兒家的猜疑心是煩惱的芽，那麼婚姻





就是煩惱的根。雖然妳無法避免煩惱的種子在土裡生根，但學會控制妳那紊亂的思緒，卻可以有效抑止煩惱茁壯開花。

另外，我想奉勸姊姊，往後若是論及婚嫁，千萬要記得我今天所說的話，能找到一位賢能的夫婿相匹配固然可喜，但愚笨的人必定也有他的長處；若是論外貌的美醜，長相俊美的夫婿雖是人見人愛，但醜陋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好啊！說起來一個人的聰明才智或高矮胖瘦，都不過是粗淺的表相罷了，與我們的本心是沒有什麼關聯的。人生在世，真正應該極力追求的是修行的功夫，千萬不要誤信了人死後形神俱滅的傳言，而讓自己走向歧途。要知道天理運行不輟，自有一套準則，我們的靈魂在世間修行，這一生你多做一些善事，來世便多一些福報；相反地，作惡多端的人自會有得到報應的一天。這道理就像天秤一樣，公正又沒有偏私。今天說的這番話是我的肺腑之言，希望姊姊與在場的每一位都能銘記在心。」

說到這裡，曾德緊握住雙慶的手，臉上勉強擠出一抹淒楚的笑，就像在訣別一樣。雙慶到此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滿室的人感染到那股悲

愴的氣氛，也紛紛哭了起來。曾德不捨眾人為她落淚，便故作爽朗地勸道：「哭什麼呢？你們也真是的，我就要回家了，現在應該要高高興興地替我送別才對啊！雙姊妹快擦乾眼淚，不要再悲傷了，現在的分離只是一時的啊！」

這時恰巧曾德的嫂嫂端藥進來，她不願讓曾德見到自己哭泣，於是便轉過身，偷偷拭去臉上的淚水。這些舉動曾德全都看在眼裡，她揮手制止嫂嫂，並對她說：「我現在已經不需要這些藥了。而妳也不應該再難過，依我看來，嫂嫂妳與這世間的緣分也快盡了，希望妳能依照我的話去做，努力積德修善，精進個人的修行，如果能一直持續不懈，五年後或許我們會再相見。」

眾人聽了這番死亡預言全都寒毛直豎，但是又不禁對曾德的話帶著幾分猜疑，她看出了大家的疑慮，又說：「難道你們不相信我嗎？剛才我所說的句句屬實啊！我們身處在這個時空中，就像被一層無形的網膜所包覆，現在正是我要破膜而出，得大智慧的時刻；我看你們蒙昧無知，所以苦口婆心好言相勸，希望能把你們從迷惑顛倒中喚醒，而你們





竟以為我是滿口胡言的精神病患。真是太荒謬了！」

我和妻子聽了相當悲慟，女兒的言行越來越不對勁，我們心中都有一股隱隱的不安，生怕這是什麼不好的預兆。妻子急忙上前安慰她：「妳的病情才稍微好轉，不要再多說話了，好好休息吧！」曾德定定地凝望著母親，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口：「媽媽，如果女兒離開了，您要怎麼辦呢？我一看見您，話都哽在喉頭說不出來了。」說著，便撒嬌地摟住妻子，親吻她的臉頰。「唉，都結束了！我們母女一場，二十二年的情緣就以這一吻完結吧！」

妻子與我聽到這番話既難過又不捨，心中酸楚無法抑制。這時候曾德轉過來拉了我的手，就這麼緊握著不肯放。我告訴她：「妳從小受的是新式教育，向來看輕宗教的鬼神之說，今天會突然一反常態，我想都是因為長期讓病痛纏身，或多或少影響了妳的心智。妳把以往不得其解的種種現象都歸諸宗教，並催眠自己深信不疑，這樣做實在沒有意義，那些無稽之談希望妳以後不要再提起，否則只是增添家人的困擾，徒增父母的傷心罷了！」

曾德聽完對我露出失望的苦笑，她說：「爸爸您也不相信女兒的話嗎？我只不過是同情世人愚昧無知，於是把我所知道的毫無保留說出來，期望有人能夠明白並傳播出去而已。不過如果爸爸您覺得這是我虛構的謊話，那就依您的吧！我以後都不會再提起了。」接著她一邊掐指算數，一邊自言自語：「還有十天，這樣也夠了！」說完她轉身背對眾人，不一會兒便發出穩定的鼾聲，好像睡得很熟的樣子。

能預知自己往生的日子在古書中時有所聞，曾德果真能看到未來將發生的事嗎？我一方面憂心疑惑，又暗地希望這事千萬不要成真才好。不料到了八月十二日，她竟在睡夢中死去，與預料的十日之數吻合不差。天啊！這又該怎麼解釋呢？曾德從八月二日承諾我不再談此事後，便很少主動開口說話，也不肯再吃藥，但是日常供給她的飲食倒也不曾拒絕，只是整天雙手在胸前合十做出禮拜的樣子，如果強行將她的手扳開，過不了多久又會自動回復成合掌狀。到了過世前兩天，她突然不再合掌，而是不停變換各種手勢，十根手指頭時而伸直時而彎曲，有時左右手互勾，有時又像樹枝交錯，還曾比出圓環與拱橋的形狀。我起初以



為是發病時體內氣血不順，導致她做出這些動作，但經過我仔細觀察，這些手勢不僅結構平衡，還亂中有序，竟然與我在如來秘密軌儀中所見到的金剛手印相吻合。這不但與她向來所受的教育背道而馳，平時更不可能有機會去接觸或學習，怎麼能夠無師自通做出這些動作呢？

曾德死去的那一晚是面向房內而臥，她睡得很香甜，還發出穩定的鼻息聲，固定一段時間去探她的脈搏，顯現出來也都是很好的脈象。那一天，家中僕人呼喚她好幾次，她沒有應聲，以為是太過疲累，於是讓她繼續休息，過了兩小時再喚她，她仍然沒有回答。我跟妻子知道情況不對，趕緊大聲呼喊她的名字想將她喚醒，但她還是默不作聲，只是可以明顯感覺到呼吸變得很急促。

那天晚上雲層很厚，戶外黑漆漆的，一片萬籟俱寂，但就在曾德出狀況的同時，天色卻剎那間明亮了起來，雲朵在空中搖曳款擺，天際則是被日光染上一抹紅霞。滿室飄浮著一股異香，既不是檀香、麝香，也不是以往我曾聞過的任何一種香味。我知道這是異象，於是急忙上前探視曾德的情況，只見她臉上含笑，已經離開人世了。然而曾德死後，屍



體並沒有馬上僵硬變冷，尤其是額頭相當溫熱<sup>註①</sup>，一直到了隔天的清晨，溫度才漸漸退去。過了兩天要為她更衣入殮時，意外發現她的關節竟沒有一處僵硬，肌肉也仍舊柔軟有彈性，簡直與生前沒有什麼區別。前來打理的殯葬業者雖然見過許多世面，還是不免對此嘖嘖稱奇。

唉！如今我的女兒已經不在人世了，但回想到她的那番言論，還是不免徬徨無助，不知道要怎麼看待這些事。到底是該相信她呢？還是要將那些話看作一派胡言？到底是病中所發出的囈語，還是如假包換的真理？然而如果真是病中毫無根據的瞎說，那又何以能如此條理分明，言之有物，好像古書中記載的警世良言一樣？況且本來就篤信佛教，整天吃齋念佛的人，如果臨命終時專心致志，一心想往生極樂世界，那麼看到心目中的勝境現前也是有可能的，但曾德所受的是崇尚科學的新式教育，以往她聽到有人談神說鬼，總是第一個跳出來駁斥對方，不論是篤信業報的六道輪迴之說，或是像金剛手印那樣的秘密儀軌，她應該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從前我每天念誦《楞嚴經》與《法華經》，曾德雖然不敢有所詆



毀，但是雙眼中還是不免流露出不屑的神色。怎麼會在生了一場大病之後就判若兩人呢？從前沒有學過的東西忽然間開竅了，不願談論的怪力亂神忽然從她口中說出了，而且還滔滔不絕，如數家珍。可是我真的該相信她嗎？如果她真是天女降生到這世間，就算不能以圓融的智慧來教誨我們對抗這五濁惡世，至少也有滿載的福報可享用，怎麼會像曇花一現，只有短暫悲苦的二十二年壽命呢？我曾為她許配一房婚事，想不到男方在婚前驟逝，從此以後她鬱鬱寡歡，終於染上了無藥可醫的重病。而她所染上的病，又讓她頻頻打嗝作嘔，連要進食都有困難，前前後後折騰了三個多月。如果曾德真是天女來投生，又怎麼會受到這樣的磨難呢？

然而現在仔細回想曾德的言行舉止，又好像是有跡可循。她儀態端莊不加雕飾，與人相處總是和藹親切，聰明善良，做起事來相當果決，平時喜歡行俠仗義，總是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如果遇上他人有病苦，自己也食不下嚥，整天為對方擔憂著。在家中，她對父母孝順有禮，與兄弟姐妹相處也恭敬和睦；在外，待人處世溫文有禮，臉上總是

掛著天真的笑容。讀書時，博聞強記又能融會貫通，不會在文句或字義上鑽牛角尖，可以說是一個思想相當靈活的孩子。

一開始我讓曾德就獨上海愛國學校，她在校成績優異，卻還是絲毫不敢懈怠，然而那段期間我常因公調職，兩個兒子又在外求學，曾德不忍母親獨自一人住在上海，於是自告奮勇要回家陪伴母親，便毅然決然休學了。不過她並沒有因此放棄進修，在家中只要一有機會，她還是會拿起書本仔細研讀，常常讀到半夜還不肯上床睡覺，可以說只要女子該有的學識修養，她都粗略具備了。

我為曾德許配的這一門婚事，對象是三舅沈忻齋的次子，沈公子品德高尚，勤勉好學，是難得一見的青年才俊。然而婚期才將要訂下來，他卻忽然病逝。我與妻子暗中商量，不讓曾德知道這件事。但是有一天，曾德在戲院遇到沈公子的姑姑，姑姑見到曾德時頻頻拭淚，並有意迴避。曾德恍然大悟，戲也看不下去，直奔家中，把自己關在房裡偷偷哭泣。妻子知道這件事無法再隱瞞下去，便將實情一五一十告訴曾德，並且安慰她：「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事情都已經發生了，我們



也只有接受它。古代崇尚女子守節的精神已經過時了，爸媽只有妳一個女兒，我們一定會再為妳挑選一個好夫婿，妳放寬心吧！」曾德堅強地說：「倘若我不再嫁，就可以一直陪伴在爸媽左右，只是往後的日子或許會比較乏味罷了。」經過妻子再三安慰，曾德終於止住淚水勉強露出了笑容。

從那天以後，曾德又回復往日活潑嬉笑的模樣，只是關於那件事絕口不再提起。她閒暇的時候，便教導弟弟讀書寫字，有時跟哥哥們踢球玩耍，只要遇到我回來，必定會笑容可掬地親自迎接，看起來好像比以往還要快樂。雖然她平常對待我們恭敬順從，但只要一提到婚事，臉色總是瞬間大變。我們夫妻倆起初以為這是女孩子矜持的表現，殊不知她一直默默承受著巨大的悲傷又不願讓人看出，才讓她自己內心更加煎熬。

曾德與舅舅家結下姻親關係後總是避嫌不前往，但這次妻子回娘家，她卻一反常態，堅持要與母親同行。她一到那兒便開始發病，巧合的是，病中所躺的那張床，正是她未婚夫以前所用過的，只不過是換了

一張竹蓆而已，她在病中也一直牽掛著這件事。某天，她忽然對我說：「爸爸您打算如何處置女兒呢？」我明白她的意思，便告訴她：「我一定會按照妳的意思去做。」「真的嗎？」「傻孩子，爸爸怎麼會欺騙妳呢？」曾德這才放心地點點頭，她守貞不嫁的決心，真是令做父親的我也不禁動容啊！

我今天放下悲痛回顧她的一生：侍奉父母孝順有禮，對待兄弟和睦友愛；以仁慈的眼光看待世人，以嚴格的標準對待自己，勤奮好學，一心向善，從小到大幾乎沒有犯過什麼錯，如果不是真的從天界降生這個世間，能夠做到這樣嗎？縱然其他人不願相信，但我最終還是決定相信自己的女兒。

我與妻子憐憫曾德的遺志，於是和妻舅沈忻齋夫婦商議，決定將曾德與未婚夫合葬在祖墳，並選定了出殯的日子，就當作是他們冥婚的日期。小女福薄命短，我不敢說要為她做什麼墓誌銘，只是想她一路走來言行合度，能不背離道統，也算難能可貴，因此將她的一生做了簡略的摘要，含淚記錄下來。



註① 印光大師《臨終三大要》：「又人之將死，熱氣自下至上者，為超升相；自上至下者，為墮落相。」故有「頂聖眼天生，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之說。

### 三、天女下凡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廣西提督田耕野年輕時娶了孟夫人為妻，小倆口夫唱婦隨，如膠似漆，但這段美滿的姻緣卻因孟夫人的早逝而匆匆畫下了句點。之後尚未發跡的田耕野隨職務調動來到涼州，某天夜裡，他獨自坐在官邸的庭院中乘涼，皎潔的月光使他不自覺地打起盹來，就在半夢半醒之間，卻見孟夫人像仙女一樣自樹梢翩翩降落，相貌與離別時一點兒差別都沒有。

孟夫人對田耕野說：「我本是來自天界的天女，因為與相公有緣，前世便落入人道與您結為夫妻，當年我重返天界，以為你我之間緣分已盡，真想不到今天路經此地，還能夠與您再見上一面。」田耕野一聽她是天女，也顧不得敘舊，急忙問道：「我以後有升官的機會嗎？」孟夫人回答：「您的官祿不止於此，只要再加把勁，前途不可限量。」田耕野又問：「那我的壽命呢？」孟夫人沉思了一會兒，說：「一時間難以說分明，但您不會死在家鄉、官署或是旅途中，更不會死在沙場上。時候一到，您自然就會明白了。」田耕野又問：「那麼我死了以後，還能再見到妳嗎？」孟夫人說：「這就要看您的造化了！如果您能努力行善，求生天道，我們自然能夠再相見。」

之後，田耕野奉命前往苗疆平定叛亂，在班師回朝的途中卒於軍營，而他過世的時候最高官階為廣西提督，一切果然都與孟夫人的預言吻合不差。



## 四、失之交臂

（六道集·釋在慘）

清朝的時候，廣州麻奢鄉有一位陳孺居士，行事光明磊落，個性耿直，而且相當好客，朋友需要幫忙時他總是義不容辭；不過陳公自己的生活起居卻是一切從簡，與家人過著淡泊樸實的日子。陳公晚年皈依佛教，受持六齋，心底逐漸萌生了創立精舍的念頭。康熙丙午（一六六六）年，他捐出自宅後方的一塊土地，用來建立瑞塔禪寺，並且廣邀親戚朋友們一同學習佛法，麻奢當地的居民們之所以能夠認識佛法僧三寶，以及知道改過修善的重要，可以說都是陳公的功勞。

轉眼間來到癸丑（一六七三）年一月，六十六歲的陳公感到身體有些微恙，但大夫看過以後卻說是沒有什麼大礙；同年的五月初五，他還在僕人的攙扶下走進荔枝園，飽覽荔枝結實纍纍的新氣象。但就在那一天晚上，陳公卻突然撒手人寰，留給家人一陣錯愕。

精舍中的法師與居士們立刻全體動員為陳公誦經修法，希望他能順利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當中有一個從東安石麟菴來的小沙彌藏一，在



這段期間負責看管大殿的香燈。那天用過午飯以後，藏一與幾位小沙彌在大殿後跏趺而坐，等待將茶上供，此時藏一突然頓了一下，頭便垂到膝蓋去了。隔壁的沙彌們以為他打瞌睡，便伸手推了推他，想不到藏一卻僵直不動，他們這才發現，原來藏一已經氣絕身亡了。誰知道就在眾人要將他抬上床鋪的時候，藏一卻又突然伸了個懶腰，悠悠轉醒過來。大夥兒將藏一團團圍住，急著想弄清楚究竟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藏一回想了一下，便向眾人娓娓道來：

「起初我看見前殿的門外有幾位身穿鐵甲，英姿煥發的神人，恭敬整齊地跪在地上，現場還有許多天人進進出出，一時間來往的人車絡繹不絕，把裡裡外外都塞滿了。他們的排場相當闊綽，香花燈燭、幢旛寶蓋應有盡有，悠揚的樂音更是瀰漫整個空間。除此之外，裡頭還有一個神祕的巨人，我站在他的腳邊向上張望，看了許久還是沒見到他的真面目，我想他的頭部以上大概都隱沒在雲霧中了吧！後來，我看到兩面大大的旗子，其中一面寫著『娑羅樹王佛』，另一面寫著『越三界菩薩』；還有兩個孩童樣貌的天人，手上各拿一面較小的旗幟，一面寫著



『妙喜世界』，另一面則寫著『極樂天幢』，這說的不正是東方的阿閼（音同觸）毘佛世界與西方的阿彌陀佛淨土嗎？就在這時，身旁忽然有人遞來一面旗幟要我拿著，說是要送住持到化樂天去。我跟著他們來到一處橋頭，這時有兩個長老在後頭呼喚我：『嘿！你不能跟去！』我一聽到這句話，就醒過來了。」

我聽聞了這則故事，不禁為陳公感到有些遺憾，他雖有佛緣，無奈卻太晚接觸佛法，所以根據他所累積下來的福報，只能來到欲界第五天。若是他能早些時候植下善根，或許現在就能生到第四兜率天，親聞彌勒菩薩的妙法了，真是可惜啊！



## 五、善行得子

（池北偶談·王士禎）

鄉野間流傳著本朝進士孫卓家中的一則趣聞，孫卓出身書香世家，他的祖父孫翁年輕時一直為膝下無子所苦，雖然四處尋訪名醫、求神問卜，但終究是徒勞無功。

某天孫翁經過市集，見到一位出家師父引火燃指，正在供養面前的佛像，孫翁看了於心不忍，趕緊舉步上前關切。這位出家人感嘆地說：「長久以來，我的心願便是建立一間茅庵，我相信只要有了固定的居所能夠安頓下來，不但佛像可以免於風吹日曬，我還能在一旁設座，朝暮誦經禮佛，也不用每日出門沿街托鉢了。但或許該怪罪自己不夠精進，缺乏福報，到現在還是沒有一位施主向我伸出援手，如今老衲居無定所，三餐不繼，所以才會燃燒自己的手指來供養佛祖。」孫翁見是自己能力所及，便爽快地向眼前的出家師父承諾：「就讓在下來完成您的心



願吧！」這位出家人喜上眉梢，連忙將火熄滅，跟隨孫翁回到家中。

才一轉眼，法師的茅庵已經成立三年有餘，而久久不能生育的孫夫人也在這段期間懷有身孕。有天孫翁送走來訪的客人後，看見法師默默朝屋子後方走去，他察覺有異，正要上前詢問，家僕卻在此時送來夫人臨盆的消息，他急忙趕往產房探視，結果夫人已經平安產下一名男嬰。孫翁又驚又喜，但令人震驚的還不止於此，同一時間，庵中派人前來告知：法師已於不久前坐化。再看看那剛出生的嬰孩，其中一隻手指頭竟留有火燒的痕跡，教人要推說是巧合也難啊！傳聞這孩子就是後來在朝廷擔任給事中<sup>①</sup>的孫勳（音同香），也就是孫卓的父親。

註① 給事中：官名，清代隸屬都察院，與御史同為諫官，故又稱給諫。省稱給事。

## 六、順甯啞子

（池北偶談·王士禎）

湖北黃州的曹石霞居士，在崇禎己卯（一六三九）年科舉鄉試拿下第一名，隔了四年，又不負眾望考取了進士；除了仕途順遂以外，他的文章在學術界也享有相當高的評價。

曹石霞的父親任官期間死在雲南順甯，於是他千里迢迢來到雲南，護送父親的靈柩返鄉歸葬。順甯當地有一戶民家，七年前歡歡喜喜生下一個兒子，但如今七年過去了，他卻從未開口說過半句話，家人以為這孩子天生聾啞，自是對他頗為失望。這一天，啞子忽然對他的父親說：「黃州曹石霞是我的學生，今天他會來到順甯，我想去見見他。」他這一開口，把家人嚇了好大一跳，不過卻沒有人願意相信啞子的話，他只好想辦法自行去見曹石霞。他的父母雖然假裝不在意，卻偷偷尾隨在後，想看看他究竟玩什麼把戲，結果到了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果然看見一位大人物乘轎而來。啞子擠開重重人牆上前攔轎，他親切地呼喊：「石霞，我等你好久了！」曹石霞愣了一下，努力回想自己何時見過這



位小朋友，啞子卻繼續說道：「這個地方不適合談論私事，我們先到你父親的官邸去再說吧！」

到了官邸，啞子囑咐僕人把門戶關上，待兩人都坐定後，他才開始向曹石霞訴說自己的身世：「你大概很難相信吧，其實我是你的老師章格菴。過去我因為一念之差，接連三世在這人道受苦，第一世投胎在河南，上一世生在廣東，這一世來到雲南順甯，在此等了你好幾年，現在總算等到你跟我一同離開了。」曹石霞聽除了驚訝，似乎還有些為難，他先向啞子行了個大禮，接著又客氣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既然是老師開口相邀，學生必當遵從，只是眼前先父的後事尚未辦理妥當，這一趟路途遙遠，恐怕無法那麼快結束，如果可以的話，請老師再給學生一些時間吧！」啞子聽了沉默許久，終於開口：「那麼我就先一步到那邊等你吧！」果然那天傍晚，啞子就在家中逝世了。

曹石霞寫了幾首詩記錄這件異事，沒幾個月後，竟也死在順甯了。他的兒子在移棺返鄉途中路過一個郡，當時不知何故，棺木突然千斤重似的，怎麼都抬不起來，他思前想後，希望能找出應對的方法，這時只

見一旁的石壁上，赫然題著曹石霞弔友人洪半石的詩句。話說這位洪半石也是黃州人，客死異鄉被草草葬在這裡，曹石霞的兒子於心不忍，便命人打開洪半石的墓穴，在他的棺木前默唸了一些禱詞，並詢問他是否要與父親一起回到黃州安葬，經過洪半石的同意後，曹石霞的棺木又能順利抬起了。



## 七、壽由自取

(守一齋筆記·金捧閻)

好友畢恬溪的外祖父家姓趙，是浙江寧海當地的大家族。他們家有一位讀書人，這裡姑且稱他趙生，趙生好學上進，一心想考取功名，只可惜天妒英才，二十多歲那年他無端生了一場大病，才沒幾天的功夫就被折騰得不成人形了。

就在趙生彌留之際，恍惚間竟見到已故的父親趙侍御。趙侍御見到兒子忍不住驚呼一聲，他說：「你怎麼會糊裡糊塗跑到這裡來？快！我帶你去向城隍爺問個明白！」轉眼來到衙門，趙侍御的隨從向守衛遞上名片，城隍爺立刻派人大陣仗出來迎接，將他們奉為上賓。

接著趙侍御向城隍爺說明來意，城隍爺聽了二話不說，便為趙生調閱了生死簿，他的目光在名簿上來回掃射，確認無誤後就對趙生說道：「對不住，這回的確是我們弄錯了，你理應還有十年的壽命。」趙生聽了沉默不語，只是眼神裡藏不住失望悲傷，城隍爺知道他一時間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於是勸慰他：「人的壽命並非固定不變，所謂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能不能得到健康長壽，端看個人的努力。」話才說到一半，就聽外頭有人大聲呈報：「姜節婦到！」城隍爺不敢怠慢，馬上命人打開官署正中的大門，幾乎是用晉見官員的禮節來迎接她。趙生與父親同時好奇地注視門口，結果走進來的卻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村婦。

只見城隍爺對著姜節婦高聲宣判：「妳能堅守節操，為亡夫守貞四十年不再嫁，值得嘉獎，就讓妳下輩子嫁到富裕人家作少奶奶，好好享受榮華富貴。」但姜節婦似乎有些失落，她問：「若是我想成為一名男子，有可能嗎？」城隍爺回答：「這不成問題，只要妳記住不要失去妳過去守節的正念，那麼下輩子不但可以轉為男兒身，還能成為達官顯要。」說完又讓樂工敲鑼打鼓，在一片歡騰中送走了姜節婦。

趙生的魂魄回到陽間後，又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才醒過來，事後他派人暗中查探，果然村子的南邊有一位姓姜的節婦，就在前一天因病過世了。趙生親眼見到冥府賞善罰惡，不敢忘記城隍爺的囑咐，於是畢生努力行善，後來足足活到了八十多歲才離開人世。



## 八、奢入儉難

（尊鄉贅筆·董含）

山東萊州人宋琬告訴我，他的家鄉曾發生過一件轟動鄰里的大事。當時山東登州有一位名人王晉，考取進士後駐派越中（今浙江紹興）擔任觀察使。王晉的家裡頭很有錢，不但他居住的樓房富麗堂皇，飲食起居也非常奢侈講究；但是一個人就算坐擁金山銀山又如何，到頭來終究是難逃一死。

王晉死後，帶著前世的記憶投胎到萊州濰（音同維）縣的秀才劉曰瑚家中，小男嬰才呱呱墜地，立刻轉動他圓滾滾的大眼，開始打量起四周環境。他見劉曰瑚家中貧困，忍不住按著胸口嚎啕大哭。劉曰瑚家中上下都對這個新生兒的舉止感到又驚又怕，但是卻礙於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實在不忍心將他殺掉。後來總算有人鼓起勇氣試著對他說話，探問他的來歷。

小男嬰開口自道：「我前世本姓王，是登州當地富豪，一生中車馬輕裘樣樣不缺，過的是帝王般的生活，誰知道如今卻投胎到這種地方，

往後的日子真不知該如何過下去！」接著小男嬰又開始滔滔不絕地回顧起他的前世，他拜託劉曰瑚為他找來王家的親人，希望能夠與他們相認。濰縣距離登州約有二百多里，但不到三日，他的女婿與兩個兒子都排除萬難前來了。

四人言談間，小男嬰對王家的人事對答如流，問起家中物品擺設時也都瞭若指掌，王晉的兒子知道眼前之人是自己已逝的父親無誤，難過地趴在地上痛哭。王晉又命他們召來愛妾李氏，問她：「我藏在床下的五百兩黃金，應該還沒有被偷走吧？」李氏回答：「您亡故以後，妾身私自取用了一部份來料理您的後事。」李氏話才說完，與王晉分別時那股不捨之情再度湧上心頭，讓她難過得頻頻拭淚。後來王晉的兒子依照囑咐將財產分作兩半，一半贈與劉曰瑚家，從此以後兩家來往頻繁，也因為王晉的投胎而意外結下一段善緣。



## 九、深藏不露

（尊鄉贅筆·董含）

清朝初年，河北省高陽縣出了一位宰相名叫李蔚（音同未），他曾經向人提起他轉世的經過，曲折離奇的過程，讓在場眾人聽了無不驚嘆。

李蔚的前世也是一位讀書人，不過他沒有那麼幸運，雖然學富五車，博通經史，但卻是懷才不遇，始終無法通過科舉考試，轉眼間已從滿懷抱負的年輕人變成一個年邁的老頭子。

這位老儒有一次偶然經過鄰居一戶姓李的富貴人家，見到人家屋子美輪美奐，不禁起了欣羨與感慨之心。某天，老儒突然感到身體不適，但是下一個瞬間，又好像被人在體內注入了一股氣流，渾身輕飄飄地，步伐變得相當迅速靈活，他見機會難得，於是便躡手躡腳潛入鄰居李家。

他進入其中一間房，只見眾多婢女焦急地圍繞在床邊，床上躺著一個婦人，看起來像是在待產的模樣。他為了一探究竟，便爬到屋頂下方

的橫梁，正想看個仔細，卻猛然被人從後方推了一把，不偏不倚地跌進產婦的肚子裡。

他就這麼昏迷了一段時間，等到醒來時，身長卻只剩下一尺左右，還被綑綁在床上不能動彈。那時適逢寒冬，窗外下著大雪，產婦聽到聲響，便問道：「窗外那是什麼聲音啊？」剛轉世的李靄隨口回她：「是雪啊！」眾人都被嚇了一跳，哪有一出世就會說話的嬰兒呢？他的母親怕是妖怪作祟，要下人把他按到水中溺死，但卻被丈夫給制止了。從那之後，李靄便不再開口說話。

到了七歲那一年，有一個親戚指著李靄冷嘲熱諷：「像這樣的啞巴，留著有什麼用呢？」他起初對那人報以一笑，接著便連珠炮似的說起話來，此舉再度讓眾人跌破眼鏡。之後，李靄進入學校就讀，比起同齡的孩子顯得格外聰明出眾；十六歲那年他便通過科舉鄉試，隔年春天又順利考中進士，仕途一路順遂，最高還做到了宰相，死後被迫封為文勤公。



## 十、僧來運轉

（聽雨軒筆記·徐承烈）

乙酉年二月，我受友人沈益川先生的邀約來到紹興。這天風光明媚，正是適合出遊的好日子，益川便又邀請了沈康勤、祁顯仁兩位先生與我們同遊西城門外蓮花菴。我們一路閒談，不知不覺間行至一座吊橋，距離橋的南方約百步之遙，座落著一間氣勢萬鈞的豪宅，從平原上拔地而起，直迫雲霄；堅實的圍牆如山峰綿延無盡，與外界隔出一道距離。屋子的正前方有一片幅員遼闊的原野，左側還有護城河環繞，如此派頭，想必住在裡頭的人非富即貴。我向同行的友人提出心中疑問，得知這一家的主人姓郝，是當地出了名的富豪；沈康勤先生平素與郝家頗有交情，於是在回程的途中，便特地帶我們一同上門拜訪。

郝家原有兄弟八人，但這些年一個個相繼過世，現在只剩下大哥聲來與排行七、八的兩位弟弟了。主人郝聲來年紀約六十開外，但體格壯碩，渾身散發一股難以抵擋的英氣；反觀兩個小弟，雖然樣貌溫和，但柔不禁風的模樣與聲來可說是判若雲泥。我原以為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

弟，但離開後詢問康勤，他才為我們說出郝家的一段往事：

聲來的父親郝某，以前在西城牆虹橋邊開了間客棧，有一年冬天，戶外飄著小雪，天色正要漸漸暗下來，這時一個身材修長的行腳僧匆匆現身，他挑著行李走進店內，向郝某打聽：「從這裡到能仁寺還有多遠呢？」郝某回答：「這附近有兩間能仁寺，大能仁寺在南門，距離這裡大概十多里路；小能仁寺在西城門內，興文橋的北方，旁邊緊鄰著越王祠，離這裡還不到三里，就不知師父您問的是哪一所能仁寺了。」行腳僧聽了點點頭說道：「貧僧正要前往拜訪一位道友，但是先前他忘了告訴我，這裡有兩間同名的寺院。唉，貧僧還是先到小能仁寺去碰碰運氣吧，告辭了！」說完他就將行李放到客房離去了。

到了二更（晚上九點至十一點），眼看城門已經關上，行腳僧卻還沒有回到客店，郝某推測，他大概是被道友給留下來過夜了，於是也沒有多加留意。想不到又過了三四天，行腳僧卻還是音訊全無，郝某因為掛心他的行李惹來爭端，於是親自前往大小能仁寺尋人，結果兩間寺院都否認有見過這名行腳僧。郝某雖然滿腹疑問，但也只能先將僧人的



行李雜物移至他處，暫時擺放到較靠近裡間的樓梯下方。在搬動的過程中，他隱約感覺到重量不太尋常，遠比外觀看起來要重上許多，但猜想裡頭裝的是法器或經文一類的物品，便說服自己不要大驚小怪。只是其中還有一支圓身的長扁擔，兩頭特別包覆了一層金屬，拿在手裡沉甸甸的，簡直像武器一樣，怎麼看都有點古怪，但郝某不願惹事，便與行李都收在一塊兒，不許自己再胡思亂想。

轉眼間，就這麼數年過去了。某天，郝某的妻子提著重物下樓，走到一半，梯子的木板竟應聲斷裂，郝妻重重摔落下來，整個人就壓在行腳僧的行李上。郝某聞聲趕忙飛奔過來為她查看傷勢，好在只是虛驚一場，身子沒有什麼大礙。後來他們一起將碎裂的竹箱拖出來整理，但眼前哪裡有什麼經書法器，取而代之的是陣陣耀眼奪目的光輝，待眼睛習慣了那亮度，他們才看清楚，原來在箱中塵封多年的盡是些高檔的珍珠美玉與金銀財寶。

他們一時間慌了手脚，眼前若是僧人不法得來的贓物，那麼自己不但揭人隱私，還有可能涉入偷盜重案。他們恐怕小命不保，於是急急忙



忙將寶物裝箱封藏。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想想大筆錢財放著不用，不免有些可惜，於是夫妻倆又私下商議：「客棧的利潤微薄，賺不了什麼錢，我們何不先預支一些銀兩來做生意？如果那位師父之後要來討回，那麼我們大可連本帶利地還給他呀！」就這麼議定後，他們便收了客棧，改做起米店的生意。過了幾年，還是不見行腳僧前來索物，但郝某的生意卻蒸蒸日上，家境也逐漸富裕起來，此時夫妻倆若要說還有什麼遺憾，大概就是膝下無子了。

又過了一年多，郝妻終於懷有身孕，就在一個下著小雪的傍晚，街上沒有什麼行人，郝某獨自坐在店裡頭，才一個閃神，消失已久的行腳僧竟一陣風似的迅速進入屋內，郝某急忙起身迎接，但僧人看都不看他，逕自往裡頭的房間走去，一下子就不見蹤影。隨後郝妻開始陣痛，沒一會兒便順利產下一名男嬰，郝某知道僧人與他有特殊的因緣，於是幫孩子取了一個名字叫「聲來」，就是取「僧來」的諧音。之後郝家連連得子，包含聲來在內，一共生了八個男孩子。

聲來從小就展現出勤奮節儉的特質，而且他有一個本領，就是能夠



徹夜不睡，在店裡頭來回巡視，因此成功嚇阻了許多盜匪，郝某也深知聲來是重要的幫手，因此相當倚重他。可惜的是，聲來雖然武力出眾，卻不太喜歡動腦筋，常常沒事就拿著行腳僧留下的扁擔做勢揮舞，彷彿從前對武術就相當有研究。除此之外，聲來不知何故，相當看不起七個弟弟，總是動不動就對他們拳腳相向，弟弟們有時氣不過向父親告狀，郝某也只是沉默避談此事。

有一天，郝某在蓮花菴擺酒設宴，只單單邀請了聲來，他趁這個獨處的機會苦口婆心地勸他：「孩子，多虧了你，為父才有今天的成就，但有些話我是不得不說，習武雖好，但你還是要學會控制你的脾氣，如果哪天不小心打死了人，可是會吃上官司遭到判刑的。如此一來，你從前所累積的福報不就全都化為烏有了嗎？為父今天告訴你的話一定要謹記在心，明白嗎？」雖然聲來當下只是敷衍過去，不過隨著年齡漸長，他慢慢體會出父親話中的涵意，行事作風也收斂了不少。

郝某晚年的時候開始為兒子們分配家業，他將所有的財產分成十等份，將其中三份給了聲來，另外七個兒子各得一份。除了聲來之外，

七個兄弟們都感到相當不公平，紛紛對父親提出抗議。郝某把他們都叫來，語重心長地說：「你們今天認為我不公正是因為不曉得其中緣由，我這樣分配，還怕委屈了你們的大哥呢！如果現在真讓你們平均繼承我的財產，我怕我走了以後聲來會有其他動作，到時候事情就不是你們可以擺平的了。」兄弟們聽了郝某的話，雖然表面不敢再有違逆，但私下仍是抱怨不斷。

郝某臨終的時候，慎重地拿出一個箱子交給聲來，並囑咐他：「這是屬於你的東西，你好好收起來吧！」聲來打開後，只見裡面滿是黃金與珠寶。原來郝某之前只借用了部分的銀子，其餘的物品則皆原封不動，等待僧人前來取回，直到聲來出世，郝某便將寶物找了地方妥善保存，打算日後一併交給他。到今天，郝某一直耿耿於懷的心頭舊事總算能順利了卻了。

在那之後，聲來沒有因為父親的許可而獨佔這批珍寶，反而將寶物均分，慷慨地贈與諸位兄弟們。直到郝某過世以後，郝妻偷偷向弟弟透露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郝妻的弟弟這才知道，為什麼姊夫一向特別重視



聲來，某次他在言談間偶然向人提起，這件事便在當地迅速傳開了。

## 十一、浮生若夢

（勸戒錄·梁恭辰）

名列清朝「四大書家」的蔡之定寫得一手好書法，不過他離奇的轉世經過以及夢境與真實交錯的一生，更是老百姓茶餘飯後的話題，這裡便擷取一段他自記生平的《記夢草》作為故事的開頭：「華胥國註①以夢為真，以真為夢，聞者誕之。天下事何夢非真？何真非夢？夢即是真、真即是夢。我聞一時，如是如是。」

乾隆己巳（一七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蔡之定的母親沈夫人夢見自己衣著正式，與家中女眷們聚集在大廳互相朝拜行禮，彷彿在為誰祝壽一般，就在這個時刻，沈夫人的肚子突然傳來陣陣痛楚，醒來後不久

便生下了蔡之定。那時候蔡之定的祖父在離家九十里外的郡城教書，碰上春節書塾休假，便頂著連夜大雪乘船返鄉。夜宿船上的時候，他聽見四周鑼鼓聲大作，原來是有使者向他傳來捷報，他手中接過報條一看，上頭卻只寫著大大的「麒麟」二字，「難不成有人惡作劇？」他心裡正這樣想著，便從夢中醒了過來。

蔡之定的祖父生來就天賦異稟，平時極少作夢，不過一但夜裡有夢，醒來後不久往往就會成真，果然此次一回到家中，便逢蔡之定出世，於是他向家人詳細描述了船上的夢境，並將蔡之定的字取作「麟昭」。

與蔡之定同一年考取進士的狀元潘世恩，乳名喚作日麟，傳聞他的祖父有天夢到麒麟從天而降，當晚兒媳婦便生下了潘世恩；此外，蔡之定的夫人嵇氏九歲那年也曾作過一個奇異的夢，她在夢中看見一個男孩子頭戴珠冠，身穿青、赤、白、黑、黃五彩交織的衣服，手上還把玩著一隻青色麒麟，她心裡正感到疑惑，男童卻突然騰空飛起，迅速消失在眼前。嵇氏醒來後將夢境告訴母親，母親聽了喜出望外，她對嵇氏說：



「真是吉兆啊！這表示妳以後一定會嫁個好夫婿。不過事關重大，妳不要輕易向外人提起。」上述幾個夢境都好巧不巧與蔡之定的出世有關，也難怪有人要說他是因夢而生了。

他出世的隔天一早，有位樣貌老實的農民踏雪而來，挨家挨戶地四處打探：「昨天晚上有沒有哪一戶人家生了兒子啊？」有熱心的村民向他探詢來意，他立刻喋喋不休地說了起來：「是這樣的，我家住在離此地不遠的黑橋村，家中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媽媽，吃齋念佛已經好幾十年了，她平時身體硬朗沒有甚麼病痛，昨天夜裡卻不知什麼緣故突然走了，我們還在傷心難過，她卻又悠悠轉醒過來。她醒來後看到我們一家老小環繞身邊，開口便說：『方才我不省人事來到一處地方，只見最外頭的牌匾寫著「狀元及第」四字』，大廳後頭還有一條深邃幽黑的小巷子，再往裡頭去最後一戶人家，就是我即將要投生的德清西門蔡家。蔡家世代都是讀書人，雖然家境貧困了些，但行善向來不遺餘力，你們不必為我擔憂，我這便去了！」老媽媽話才說完，兩腿一伸就斷氣了，我今天就是特地來看看她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鄰人聽完他的話，氣喘

吁吁地跑來知會蔡家，蔡家人急忙追出去查看，可惜那位農民已經走遠了。

蔡之定的祖父因為奇夢得孫的緣故，對他疼愛有加，還時常親暱地把他抱在懷裡諄諄教誨：「你好好讀書的話，爺爺就會疼愛你；但你要是不用功，爺爺就不愛你囉！」親愛之情可見一斑。不過這樣的天倫之樂只持續到蔡之定六歲的時候，隨著祖父過世便消逝了。

蔡之定從小體弱多病，因此比同齡的孩子晚入學，直到八歲才進入書塾，準備參加科舉的童生考試。到他十二歲時，家中的經濟狀況已經跌到谷底，窮途末路的父親恰好在此時得知舊交朱某在灤州當官，於是他安排蔡之定與母親沈氏回到娘家，自己則不遠千里前去投靠朱某。由於沈家沒有多餘的錢可供蔡之定讀書，這段期間他的學業就暫時荒廢了。

三年後，蔡之定的父親終於回到德清，先前因為家貧導致孩子失學一事讓他耿耿於懷，於是這次他打定主意不再離鄉背井，要安分地在故鄉當個教書先生。蔡之定從小就知道自己資質魯鈍，並且對此感到相當



自卑，但這次好不容易有機會重拾書本，接受父親的教育，讓他決心振作，每天焚膏繼晷，不眠不休地挑燈苦讀。皇天不負苦心人，蔡之定終於在二十三歲後補上縣學生員，但誰知造化弄人，就在參加完省城舉行的考試後，他的宿疾怔忡症再度發作，每天只覺渾身氣血奔騰，心悸無力。到了隔年春天，病情更加惡化，由於體內中氣不足，日常飲食吞嚥都有困難，就連說起話來也是有氣無力，日子一久，他只能每天落寞地躺在病床上，幾乎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夏至那天，久病不起的蔡之定夢見自己來到一處地方，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巨大宮殿，無論是佈置與規模都有別於凡間所見。宮殿的上半部幾乎沒入了雲中，隱約透出的屋脊與屋瓦採用的是色彩鮮豔的上等建材，非凡的氣派筆墨也難以形容。蔡之定來到門口，偌大的宮殿竟是無人看守，於是他又鼓起勇氣來到中庭，豈知卻仍是不見一人。他雖然疑心有詐，卻終是掩不住好奇，經過了重重門扉，來到宮殿中心的大廳，只見屋子內部無論是門窗或牆壁都漆上素雅的白色，地板則透出一層如月色般溫潤皎潔的光輝，上頭分別佈滿各種主題的彩



繪，無論是神仙、佛菩薩、山水草木乃至飛禽走獸，應有盡有。在廳堂左右兩側的石柱上，各盤旋著一條蓄勢待發的巨大金龍，彷彿隨時都會從柱子上騰空撲向獵物一般；廳堂的正中央則懸掛一幅巨型的金色匾額，鏤刻的部份用碧玉鑲嵌上大大的「麟宮」二字，字的直徑粗估至少有一丈呢！

就在蔡之定左顧右盼之際，忽然東邊的小廂房有人開門走了出來。來人個頭甚小，頂上戴著官帽，身上卻穿著不搭調的青色長布衣，他也不招呼一聲就逕自走向蔡之定，開口便說：「你的陽壽已經所剩無幾，再過不久就要一命嗚呼了！」蔡之定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嚇了一跳，連忙問：「閣下是什麼人，為何要這麼說呢？」那人自稱是這裡的宮卒，但聽口音卻似乎是浙江石門那邊的人。蔡之定沉思了一會兒，接著又問：「那麼您能說出在下的大限是何時嗎？」宮卒回答他：「那還不簡單，就在今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此話一出，蔡之定便清醒了過來。雖然夢中所見相當吊詭，但他久病纏身，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於是只當它是尋常夢境一場，沒有放在心上。



時光飛逝，轉眼間便來到夏天的尾聲。某一個晚上，蔡之定睡夢間只感到身體沉甸甸的，整個人直往下墜，想要掙扎卻渾身使不上氣力；然而越往下墜，四周就越加寒氣逼人，到後來，他又冷又怕直打哆嗦，心裡只是不斷想著「這下鐵定沒救了」，但就在他即將要放棄的同時，突然急中生智，想起從前曾聽人說過，若是遇到危難，只要一心一意念誦白衣觀音大士神咒便能得救，於是他馬上凝神專念，果然身體立刻停止下墜。他知道觀音菩薩出手幫助，於是加緊收心念誦，在此同時，他的身體也隨著意志力向上升起，頓時便超越了平地來到半空中；再繼續念下去，連屋頂的瓦片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蔡之定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突然間，頭頂閃現一道耀眼的紅色光芒，再睜開眼，人已經回到床上了。

費了這麼大一番功夫才逃離鬼門關，蔡之定整個人上氣不接下氣，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不敢置信地摸摸自己，只覺衣物棉被悉數被汗水濕透，明明是七八月的天氣，身體卻冷得像冰一樣。這件事情過後，他的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不僅渾身氣血通暢，飲食也逐漸恢復正

常；經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已經不需他人攙扶，自己就能下床行走；到了宮卒預言的七月二十八日那天，竟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就這麼平安度過了。之後，他寫了兩首絕句來挖苦自己，其中一聯：「麟宮宮卒頑皮甚，賺得生人怕死期。」看得出他對宮卒也是頗有微詞呢！

又過了半年多，蔡之定不知何故舊疾再度復發，不僅貧血暈眩，胸口也時常隱隱作痛。隔年他因為鄉試中舉，要繼續北上應考，途中投宿在一間小旅館中，沒想到在這裡的一場夢，卻讓他洞悉了自己三世輪迴的因果。

在第一世中，他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沙彌，從小在寺院中長大，與一位年歲相當的師兄一起向老比丘學習佛法。由於寺院處在偏僻的深山裡，平時沒有什麼人往來，小沙彌與師兄閒暇之餘總會結伴出遊，到附近的小溪比賽撿拾各色的石子，要是誰撿到的顏色種類較多，就是誰勝出，至於輸掉比賽的人則要被罰誦經一遍，或是幫忙對方做一次打掃的工作。由於他們生活單純，沒有什麼俗務煩心，所以總是能樂此不疲。然而就在他們十三、四歲的時候，小沙彌與師兄卻雙雙暴斃，因為事情



來得太過突然，兩人好像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亡，神識久久不肯離去，看起來就好像是不小心睡著，過一會兒就會揉揉眼睛爬起來一樣。

不久後，他們的屍體逐漸僵硬，小小的身軀躺在單薄的棺材裡，孤零零地被火化掉，老比丘雖然不捨，但迫於現實的無奈，也只能這樣簡單而草率地為他們打理後事。見兩人的遺體都化為灰燼之後，老比丘便拄著柺杖上前為他們祝禱，他若有深意地在口中喃喃自語：「你們兩人的緣分尚未了結，不應該分葬。」說完便將他們的骨灰集中一處合埋了。隔世他又投胎在人道，還記得剛出生不久時，身為小沙彌的點滴仍歷歷在目，但隨著年齡漸長，涉世愈深，就無法再回憶起前生的事了。

他在第二世中是一個女孩子，因為家境貧困，從小就被送到夫家當作童養媳。她的夫家其實也不怎麼寬裕，家裡空間非常狹窄，進出時相當不便，房子裡頭有一座木造梯子，因為只有橫向的木條支撐，貧女每次經過時總是戰戰兢兢的，深怕木板會承受不住重量突然斷裂。她還記得八九歲的時候，有一回惡夢成真，腳下一個踩空便從樓梯上跌了下來。

來，當時她摔得頭破血流，忍不住放聲大哭，沒想到哭聲卻惹來婆婆不悅，一瞬間身上又多挨了幾道藤條的傷痛。她幼小的身心同時受創，日後回想起這段往事時，那種心酸委屈依然難以釋懷。

待到結婚生子後，貧女在家中的責任也越來越重，不僅要肩負起養育孩子的重擔，家裡的大小事務也幾乎都交由她打理，每天除了要出門挑水，回到家中還有燒菜煮飯等等繁雜的工作等著她。疲憊的身軀使她的步伐越來越吃力，每每經過木梯時她便感慨：「我一定是前世造了很深的罪業，這一生才來吃這麼多苦頭。」由於業報輪迴的觀念深植心中，貧女在四十多歲時便開始持齋修行，每天勤念佛號從不間斷；她平時尤其愛護動物，即使是蚊子跳蚤一類人人喊打的害蟲，她也只是耐心驅趕，不忍殺害。貧女晚年就這樣過著簡單規律的生活，日復一日年老凋零，終歸一抔黃土。她過世了以後，蔡之定隨即從夢中醒來，他環顧四周，發現自己仍躺在旅店的床鋪上，原來經歷了三世迷夢，亦生亦死，亦男亦女，雙眼一睜，仍是夢幻泡影。

悵然若失的蔡之定下了床，逢人便說：「人生苦短，切記凡事都要



看破、放下！我不過昨夜裡一場夢就經歷了三世輪迴啊！」正當他這樣說著，忽然耳邊傳來一聲嘹亮的雞鳴，蔡之定胸口突地一跳，即刻又從夢中驚醒過來。原來啊，剛剛到處向人說夢的自己還茫茫然在夢中呢！隔天，他把夢中輪迴的來龍去脈告知同住在旅館中的友人，眾人聽了都不禁嘖嘖稱奇。不過更奇怪的是，打從那天起，每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感受到蔡之定的轉變，他們形容蔡之定就像脫胎換骨一樣，不論是行為動作，甚至是周身的氛圍都變得從容自在，不像以往病懨懨的，總是一付了無生氣的樣子。可惜的是，蔡之定似乎與官場無緣，這回雖然信心滿滿地赴試，卻仍然是名落孫山。

十三年後，蔡之定再次入闈應試，這一回應考時，他被分配到字號編列為「麟」的考場，對照先前一遊麟宮的怪夢，他心中抱持著狐疑，隱約感覺到有意事將要發生。果然這回拿到試卷題目後，蔡之定只覺文思泉湧，下筆如有神助，還不到中午，已經完成了大半題目。他一路過關斬將，終於來到作詩這關，可惜他一看詩題「繁林翳蒼」便不禁認栽，由於不曉得典故出處，他只好自行揣測題意，稍加發揮敘述一番，

直到累了才蓋上試卷，伏在桌上稍做休息。才趴下去沒有多久，他就聽到同一個試場的考生交頭接耳，偷偷地議論：「這是出自蘭亭詩集中的句子啊！」蔡之定靈光一閃，馬上想起晉朝詩人謝萬的蘭亭詩中似乎有這麼一句，況且蘭亭集會與今年同是癸丑年，韻腳又限用下平一先韻，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了，於是他馬上又翻開試卷，將先前所寫的句子統統改掉。

晚上用過飯後，他拖著疲憊的身軀呼呼大睡，這時候過世的父親卻突然現身夢中，蔡之定見救兵來到，趕緊將白天所作的詩呈給父親過目，希望能徵詢他的意見。誰知父親才讀至第二聯「修楔風懷古，流觴事記前」便又是蹙眉又是搖頭，他說：「不好不好，還不如你原先寫的那樣。」蔡之定醒來後，心中猶豫不決，不過隔天交卷時還是採納了父親的意見，用原先所寫的那首詩。事實上，當時他是誤把謝萬詩中的「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修竹冠岑」幾句，與晉代葛洪《抱朴子》書中的「繁林翳蒼，則羽族云萃」文句混淆，不過好在他交卷前得到父親夢中提點，否則就與試題的旨意完全背道而馳了。





他在會試結束後散步到離試場不遠的郊外透氣，走著走著，來到一座別致的樓閣前，問了附近的人，說是裡頭住著一位姓方的仙人，能夠洞悉世人的命運。蔡之定向來不信算命先生所說的話，但聽到附近居民尊稱他為仙人，不禁感到有點兒心動，於是便請託當地人帶上口信登門拜訪。

進了門以後，乍見一座高大寬敞的樓梯直立眼前，蔡之定沿著台階一級一級向上攀爬，行至半途，已能窺見二樓的大半景象，他見到傳說中的仙人靠著窗戶北向而坐。此人皮膚白淨，長長的眉毛與鬚鬚更添仙風道骨，看起來彷彿畫像中全真派的祖師呂洞賓。蔡之定不敢小覷眼前之人，急忙恭敬地上前拱手拜見，他問道：「敢問先生，在下命中是否有金榜題名的一天呢？」仙人回答：「可以。」蔡之定又問：「那麼之後在下又會在何處任職呢？」仙人回答：「你的功名只到翰林院，往後也不會有機會加官晉爵。」蔡之定停止發問，只是自言自語：「讀書人在翰林院當官已經是求之不得，想到往後每日有書香長伴左右，我這一生便無憾了！」他笑著走下樓梯，恍惚間卻不慎跌了一跤，醒來後，才知



道原來又是夢一場。

上述的許多夢境，都是由蔡之定親筆記錄下來，他曾自述：「恩師劉墉聽聞我生平作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夢，於是特別派了潘世恩先生前來，要我把夢境原原本本地告訴他，我便奉命將有記憶以來的夢境一一記錄下來，讓後人看看因果報應如何在這世間運行，望眾人能引以為誡。」于蓮亭先生曾親眼見過蔡之定，他形容：「之定先生的外貌端莊穩重，談吐誠懇敦厚，一派古代仁人君子的風範。」據傳先生喜歡研讀佛經，平時嚴守齋戒，人們大多稱呼他「蔡老太婆」，我看了他的著述，一夜之間就經歷了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這與《枕中記》<sup>註②</sup>、《南柯太守傳》<sup>註③</sup>非常相似。我們的確是該向他學習，早日看破紅塵，不染俗事才對。蔡之定相當長壽，一直活到了九十多歲才離世，如果不是在佛法中有所領悟或成就，一般人能夠享有如此健康長壽的大福報嗎？

註① 華胥國：《列子·黃帝》：「黃帝晝寢，而夢游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音同眼）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



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後用以指理想的安樂和平之境，或作夢境的代稱。

註② 枕中記：傳奇小說。唐代沈既濟作。寫盧生在邯鄲旅店中遇道士呂翁，自嘆懷才不遇。呂翁授枕令其入夢，盧生於夢中享盡榮華富貴，醒後發現店主爐上黃粱尚未蒸熟。因悟人生得失榮辱皆為黃粱一夢。後世「黃粱夢」或「邯鄲夢」一詞，皆從此出。

註③ 南柯太守傳：唐代李公佐作。《南柯太守傳》敘述淳于棼（音同墳）夢至槐安國，娶公主，封南柯太守，榮華富貴，顯赫一時。後率師出征戰敗，公主亦死，遭國王疑忌，被遣歸。醒後，在庭前槐樹下掘得蟻穴，即夢中之槐安國，南柯郡為槐樹南枝下另一蟻穴。後因「南柯一夢」以指夢境，亦比喻空幻。



## 十二、夢迎五祖

（庸閑齋筆記·陳其元）

《冷齋夜話》中記載一則有關大文豪蘇東坡前世今生的軼事。東坡的弟弟子由被貶官江西高安時，與住在洞山的雲庵禪師以及聖壽寺的聰禪師素有往來。某天，雲庵禪師睡著了以後，夢見他們三人一同出城迎接五祖戒禪師。

雲庵醒來後覺得有些古怪，便在隔天找上子由，想聽聽他的意見，但是他話才說到一半，聰禪師就找上門來了。子由開心地迎上前去，他半開玩笑地說：「你來得正好，雲庵昨天夜裡作了一個怪夢，他正對我說著呢！待會兒就輪到你說說看，昨天夜裡你也夢見什麼了。」沒想到聰禪師卻一本正經地說：「不瞞你說，這就是我今日前來的目的！昨天晚上，我夢見我們三個人一同到城外迎接五祖戒和尚。」子由聽了高興地拍手大笑：「以前曾聽說過異床同夢的趣聞，沒想到這新鮮事今天真讓我遇上了！」

隔了一陣子，子由收到東坡寄來的信，上面寫著：「我已經來到奉



新，很快就可以跟各位見面了！」三人接到消息都非常歡喜，連忙出城二十里，來到高安南方的建山寺迎接東坡。待他安頓好了以後，三人便爭先恐後向東坡敘述那天的夢境。東坡聽出一些線索，便向眾人娓娓道出一段兒時往事：「其實在我大概八、九歲年紀的時候，經常反覆作同一個夢，我在夢中是一位出家人，往來於陝西一帶。此外，先母說她懷著我時，曾經夢見一位僧人前來借宿，根據她的描述，那位僧人身材纖長，有一隻眼睛失明。」雲庵禪師連忙附和：「戒禪師就是陝西人啊！而且他也有一隻眼睛看不見。如果我沒有記錯，戒禪師在晚年時雲遊到高安這個地方，五十年前在大愚寺圓寂，而東坡你今年四十九歲，照時間推算，你應當是戒和尚轉世無誤啊！」從此以後，蘇東坡便常以「戒和尚」自稱，並經常穿著僧服上朝辦公。

## 十三、斷臂和尚

(三異筆談·許仲元)

在我國的小說雜著中常常可以看見有關六道輪迴的種種記載，其中最令我感到信服的，就是清朝大書法家張照與斷臂和尚的前世今生了。

說起斷臂和尚，沒有人清楚他的來歷，但坊間曾出現一些謠言，說他自知根機愚鈍，久久不能開悟，因此自斷右臂，想效法二祖慧可大師。張照的祖母錢太夫人很敬重這位斷臂和尚，於是長期在朱家閣的指松庵中供養他。那時候張照的父親張農部辭去官職，就住在秀野橋的西邊，這天遇上妻子王夫人分娩，他趕緊指派僕人分工合作，忙進忙出折騰了一整晚，張農部疲憊地靠在大廳的矮桌上打瞌睡。到了清晨天色矇矓微亮，他眼角餘光忽然瞄見斷臂和尚走入屋內，張農部急忙出聲招呼：「師父，不好意思！現在家裡頭有些緊急的事需要處理，暫時不能陪您，请您先坐一會兒吧！」斷臂和尚聽而不聞，自顧自地向內走去，張農部心裡一急，便從夢中醒了過來。

過了片刻，門外傳來守衛與船夫爭吵的聲音。守門人說：「斷臂和



尚又不在這裡，你怎麼會來向我們索討船費呢？」船夫聽了相當不服氣，他說：「他昨晚還睡在我的船上，今天一早天剛亮，我親眼看見他起身離開，到現在他的傘還留在船上呢！」兩人還在僵持不下，突然指松庵有人帶來消息，說是斷臂和尚已經在半夜圓寂了。張農部急忙回到客廳，婢女則算準時機似地前來稟報：「恭喜老爺！夫人平安產下一個男孩子。」他這才會意過來，這孩子是斷臂和尚投胎轉世的。

張照從小聰明伶俐，膽識過人，但是由於太過聒噪，五歲時被他的父親取了張默這個名字，後來覺得不妥，才又改名張照。他在十四歲時進入學校就讀，十九歲就考上進士，但是在翰林院庶吉士的選拔中，沒有得到康熙皇帝的欽點。當時他知道自己落選，立刻下跪向康熙皇帝毛遂自薦，他說：「微臣張照年紀雖小，對於官場事務都還不太熟悉，但立志讀遍宮中所有藏書，請求皇上恩典，讓張照一圓出入翰林院的夢想。」說完依舊頑固地跪在地上，任旁人軟硬兼施，他也不願起身。康熙皇帝覺得張照相當有趣，笑著向在場的眾人說道：「你們看，這野孩子還挺有膽識的！」之後張照如願進入翰林院，擔任編修檢討的職務長

達十八年。

雍正皇帝即位後，有天問大臣張廷玉：「愛卿，你知道在朝官員中，有誰比較通曉禪機的嗎？」張廷玉回答：「微臣的小姪張照曾經讀過一些佛經，或許對這方面有點研究。」雍正皇帝於是派人召來張照，他劈頭就問：「依你看，朕是什麼？」張照回答：「是佛。」雍正又問：「那麼你自己又是什麼？」張照回答：「乾屎橛註①。」他的回答讓雍正相當滿意，一問一答間，雍正便喜歡上眼前之人，於是他重用張照，讓他作了刑部尚書。

張照除了最為人熟知的書法外，在詩文的領域也頗負盛名，他所作的《天瓶詩》二卷融入了許多學習佛法的心得，詩名大多只有一個字，例如：生、老、病、死、衣衾、棺槨，及夢、幻、泡、影、露、電等，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受了佛學影響的創作主題，有些讀者甚至開玩笑地說：「這卷詩集就好像伽陵頻伽註②所發出的絕妙音聲，我看詩集的名稱真應該叫做《伽陵集》才對！」

有一次，張照隨乾隆皇帝出巡，不小心從馬上摔了下來，幾乎折斷



了右手臂，後來雖然治癒，但他在不能寫字的期間，曾用左手書寫《荷葉唱和詩》獻給乾隆皇帝，字體凝斂優美，與右手相較之下，別有一番韻味。而據傳斷臂和尚也是一位左手書法的高手，從此，張照是斷臂和尚轉世的傳聞就更加不脛而走了。

註① 乾屎橛：古代用來清除糞便的木片。橛音同絕。

註② 伽陵頻伽：意譯作好聲鳥、美音鳥、妙聲鳥。此鳥產於印度，本出自雪山，山谷曠野亦多。其色黑似雀，羽毛甚美，喙部呈赤色，在卵殼中即能鳴，音聲清婉，和雅微妙，為天、人、緊那羅、一切鳥聲所不能及。在佛教經典中，常以其鳴聲譬喻佛菩薩之妙音。





## 十四、採桑女子

(夢園叢說·方濬頤)

某天，一位僧人來到泰興城南方的蝦蟆圩化緣，或許是人生地不熟的緣故，到了中午，他的肚子早已餓得咕嚕咕嚕叫了，鉢中卻還是空無一物。他一時間想不出什麼好主意，只好在田間小路來回踱步，希望能遇上當地人相助。恰好，眼前就有一位年輕女子在樹上採桑，僧人急忙上前向她問路：「施主，叨擾了，請問這附近哪裡有可以供我乞食的地方呢？」女子指了一個方向說：「從這裡往前約莫三四里路，有一戶耿姓人家現在正在設齋施食，你趕緊到那裡去，他們一定不會拒絕你的。」

僧人依照女子的指示來到一處村落，果然看見有戶人家設了齋供，受邀前來的僧人們正要入席坐定，見他來到，便連忙招呼他一起加入。席間，主人耿翁對於僧人如何得知此地設有齋供，感到十分好奇，於是僧人便把遇見採桑女子的經過說了出來。耿翁與妻子聽了都很驚訝，於是兩人便立刻結伴上路，想要找女子問個仔細。



他們來到方才僧人問路的地方，女子仍在樹上辛勤地採著桑葉，耿翁抬頭一看，原來是鄰村中某戶人家的女兒。本來耿翁正要出聲招呼，想不到女子才見到他們，竟然立刻從樹上溜了下來，三步併做兩步逃回家中，連裝桑葉的籠子都顧不得提走。耿翁夫婦不明所以，只能在後頭苦苦追趕，費了好一番功夫，總算來到採桑女家中。

女子的父母見來者是認識的耿姓夫婦，連忙出門迎接，沒想到採桑女卻趁機衝進自己房間，並拉來一張床鋪，將房門口封得死死的。這時候被阻擋在外的眾人都是一頭霧水，不知道採桑女為何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耿翁眼見情勢不對，只好先向主人說明來意：「在下今日在自宅設齋施食，筵席間，有一位不在受邀之列的僧人，說是透過令媛指點而來，但訂在今天設齋之事，在下不曾向外人提起，我看這其中似乎透著一些古怪，所以特地登門拜訪，還望令媛能出面，解除在下心中疑惑。」

女子的母親覺得耿翁所言頗有道理，於是千方百計想強迫她開門解釋清楚，然而採桑女卻是說什麼都不肯出來，僵持到最後，她甚至還

對著耿姓夫婦破口大罵：「你們這一對老畜牲，真是吵死人了！」她的母親見她口出惡言，氣得渾身直發抖，顧不得眼前還有外人，狠狠教訓了她一頓：「隔壁村的老公公、老婆婆大老遠來看妳，妳避不見面也就算了，還反過來講這種難聽話！是想把我們家的臉都丟光嗎？」耿姓夫婦見了採桑女的反應，更覺得事有蹊蹺，於是堅持要與她見上一面。這時候女子突然發出一聲冷笑，接著就隔門大喊：「老頭我問你，某年某月某日，你們家來了位賣麻的商人，麻煩你們告訴我，現在他在何處？」此話一出，耿姓夫婦的臉色登時瀾地慘白，他們倆互看一眼，便頭也不回地逃回家中了。

耿姓夫婦走遠了以後，採桑女的母親把她叫出來問話，她自知瞞不住，只好聲淚俱下地向母親招出實情：「其實我與他們倆的孽緣已經糾葛三世了，從前女兒生在湖南，曾經在外做過販麻的生意，來往家鄉與異地時總是借宿在耿家，當時原以為遇上好心人，沒想到他們卻是這般歹毒。有一年我身上帶著許多銀兩，想是被他們夫婦給看出來，暗地裡起了盜心。那晚他們藉機把我灌醉，奪走我身上所有財物，為了防止消



息走漏，最後竟還殺人滅口。我死了以後，為了索債，投胎作他們的兒子，因為我從小就比一般的孩子聰明伶俐，所以一直被他們捧在手心疼愛著。但是就在我十五歲那年，不幸染上了一身重病，從此病情每況愈下，才二十歲年紀便夭折了。在我患病的前後，花費在我身上的醫藥費早已遠遠超過他們不法得來的金錢；如果再加上每年為我設供作齋，以及憶念亡兒的那份苦心，老實說，可能反過來是我虧欠他們夫婦倆較多了，所以今天那位僧人前來問路時，我才會指點他前往耿家。」說完，採桑女往後一倒，便當場氣絕身亡了，而耿姓夫婦也在幾天後相繼過世。這件事是好友禮園從泰興歸來後親口告訴我的，其真實性應該是毋庸置疑。



## 十五、父子壯

（子不語·袁枚）

揚州有一位商人名叫陳山農，家裡世世代代作的是騾馬運輸的生意。陳老闆五十多歲的時候生了一場重病，有一天他臥病在床，卻看見一位少年騎著馬，長驅直入來到他的面前，陳老闆心想：「哪來的野孩子？也沒通報一聲就闖進來。」但他連話都還來不及說出口，就被少年一掌劈在頸上，倒頭昏了過去。後來他模模糊糊地意識到自己被放上馬背，不過由於路面顛簸，加上馬兒疾馳，陳老闆很快就被震醒過來，他對著路邊大聲呼救，行人卻都置之不理，馬兒就這樣一路奔到了郊外，才在少年的命令下停步。少年像在抓小雞那樣，將陳老闆整個人扔到地上，只冷冷丟下一句話：「我先一步到前方等你，趕緊跟上！」接著便拍了拍馬兒的大腿揚長而去了。

陳老闆滿腹疑問，正踟躕間，雙腳卻像裝上機關一樣，自己動了起來。他以飛快的速度不斷前進，身體也不感到疲累，只是腳上所穿的鞋子因為步伐太快，所以不一會兒就嚴重損耗，不堪使用了。但是一切



都像事先安排好似的，就在鞋子磨壞的同時，路邊就會恰好出現織草鞋的人，只是鞋匠在幫他換鞋的過程裡始終不言不語，即使陳老闆向他招呼試探，他也一概不回應，換好了就示意他繼續趕路；當陳老闆飢腸轆轆，前方便能看見市集，裡頭賣的東西琳琅滿目，食物也相當豐盛，有了先前的經驗，他試著直接拿起酒肉飯菜來吃，也沒有人出聲制止。

就這樣過了三天，他遠遠見到前方路旁立了一塊去思碑<sup>註①</sup>，湊近一看，才知道自己已來到陝西咸陽城。到了城門口，少年已經等在那裡，一見陳老闆到達，少年便破口大罵：「為什麼來得這麼慢，害人多捱了三天的痛楚！」說完隨即引領他進入城中，來到其中一戶，少年自己走了進去，要他先在外頭等著，但立刻又出來拉著陳老闆的衣襟，將他拖進屋內。

到了室內，只見一位婦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痛苦難當的模樣，這時少年出其不意，一把抓住陳老闆的脖子，把他往婦人身上丟去，陳老闆眼前一黑，好像跌入了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洞中，洞裡還不時傳來一股腥穢惡臭，真令他不知所措。就在他六神無主之時，洞外突然透進一絲光

線，他趕緊使盡吃奶的力氣向前奔去，忽然腳下踩了一個空，便跌入一個未知的新環境了。

陳老闆眼睛都還沒能看清楚，就聽到耳邊傳來許多道賀聲，內容不外是「恭喜」或「是個男孩子」，陳老闆心下一凜，全身寒毛都豎了起來。他試著開口說話，卻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於是他扯著嗓子大聲呼叫，但滿室的男男女女，卻彷彿沒有半個人聽到他的叫聲。後來陳老闆冷靜下來，漸漸能從吵鬧的環境中分辨出自己的聲音，那是一把相當稚嫩的童聲；再摸摸臉上五官與四肢，全部都是細細小小的，像個嬰孩一樣，這時他才不得不相信，剛才親眼目睹的一切，竟是自己投胎轉世的過程。

陳老闆認清現實開始觀察四周環境，卻被一個老婆子發現他的異樣，她說：「這孩子眼神異常明亮，該不會是邪魔附體吧？你們仔細留意，如果過幾天還是這樣，就要趁早把他殺掉。」陳老闆聽了心中懼怕，趕忙閉上雙眼裝睡。之後他總是裝出一副懵懂的模樣，安安分分地扮演起嬰兒的角色；反正他只要大哭大叫，旁人就直接把他抱去餵奶，



全然不懂他幼小的心中藏著多少秘密。

日子一久，陳老闆也習慣了新的人生，不再常常想到過去的事。到了六歲的時候，他已經稍微能夠跟大人對話，某次他的父親從江南作生意歸來，拿了一條手絹送給妻子，還慎重叮嚀她：「這條手帕是上等貨色，在江南要數十金才買的到，妳好好收著！」母親聽了相當歡喜，把手絹寶貝地收藏在枕頭下，有一回陳老闆偶然拿起來把玩，母親看了便搬出丈夫的話制止他，他聽了語帶不屑地笑說：「爹爹吹牛！這只是浙江濮院產的尋常絲綢，不用數金就能買到。」母親聽了馬上回頭質問丈夫，陳老闆的父親沒想到會被識破，又羞又驚，馬上找來兒子想問個明白。

陳老闆知道自己說溜嘴，只好把轉世經過向父母詳細描述了一遍，解釋完了以後，他又感慨地說：「我來到這裡的時候，兒子才十多歲，料想現在已經長大成人，只是不知道日子過得怎麼樣了。」他把兒子的姓名住址告訴父親，希望他到江南作生意時可以順道拜訪。

隔年他的父親到了揚州，果然找到陳老闆的兒子，並把事情的來



龍去脈交代一番。陳老闊的兒子也是生意人，陝西本來就在必經的路線中，於是抱著緊張又期待的心情跟隨他回到家中。父子隔世相見，已經不能認得彼此。離別前的青青小樹，如今已經高大茁壯，臉上還蓄著濃濃的鬍鬚；反觀做父親的，卻是操著一口童音，頂著一身小孩子的皮囊。兩人聊起家中細故，就像從前一樣侃侃而談，陳老闊不改慈父本色，對兒子細細叮嚀：「某家欠錢還沒有還，某處還有我為你儲蓄的三百金，這些都是要讓你將來娶妻生子的，回去後盡快拿出來用吧！」

經過一整天的促膝長談，兩個人心中都有無限感慨，尤其是陳老闊的兒子，看起來既悲傷又無奈。他回到故鄉後，依父親指示前往某家取回債款與儲蓄，數字果然與父親所說一一吻合。後來又過了十幾年，已經長成翩翩少年的陳老闊克紹箕裘，接續父親的生意，某一年他途經江南，再訪故居，結果前生的兒子已經過世了，曾經氣派繁華的陳家如今也已家業凋零，只剩下自己前世妻子垂垂老矣，獨自撫養孤苦無依的幼孫。陳老闊看了不勝唏噓，於是留下三百金接濟他們的生活；他自己則準備了濁酒一盞，來到署名陳山農的墓前，哀悼了一番才離開。



註① 去思碑：又名德政碑，通常是有德政的官員離任後，當地百姓感懷這位官員所立的紀念碑。

## 十六、鏡山寺僧

（子不語·袁枚）

出身浙江錢塘的王鼎實先生從小就聰明過人，才十六歲年紀，便與我同在戊午（一七三八）年考上舉人，可以說是少年得志，只可惜他考運不佳，後來接連三次進京趕考都名落孫山。那時恰好鼎實有一位熟悉的親戚在京都作官，於是就暫時投靠到那邊去。過了一段寄人籬下的日子後，鼎實的身體開始出現異狀，似乎是染上了什麼疾病。從那時開始，他便吩咐下人不必再為他準備食物，每天只喝幾杯涼水維生。

有一天他向親戚自道：「我上輩子是福建鏡山寺中的僧人，在寺中修行了幾十年，眼看就要頓悟得道，只可惜塵緣未了，許多俗務煩惱不能斷盡。在那一生中，我對於科舉及第而平步青雲的士人們感到很羨慕，因為這一念偏差，所以這一世成為一個屢試不中的讀書人；說來慚愧，我的罪業還不止於此，當時我見到許多富貴人家服用奢華，出入有車轎代步，總是心馳神往，就因為這層關係，讓我始終脫不出輪迴。幾天後，我便會投胎到不遠處的順治門外姚姓大戶。而你之所以會把我留在京都，其實也都是冥冥中註定好的。」

親戚聽了這番話也只能勸他放寬心，看開一些。鼎實接著又說：「生死自有定數，正所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只是想到我這一去，父母的養育之恩再難報答，臨別在即，仍是百般不捨，難忍心中悲痛。」鼎實說完後向僕人要來紙硯，提筆寫下與父親的訣別書。上頭的大意是這樣的：「乞求父親原諒孩兒不孝，本該是大展鴻圖的年紀卻一事無成，如今拖著病體眼見就要客死在異鄉，又留下少不經事的愛妻與幼子，給爹娘們徒增麻煩。但事已至此，孩兒有件事不得不向您坦承，其實弟弟



才是王家命中的血脈，我的到來只是一場意外。父親您還記得嗎？某年您在一間茶館中與鏡山寺的僧人同桌共飲，彼此相談甚歡，其實孩兒就是那位僧人。那時候與您言語契合，相見恨晚，我感念您為人忠厚老實，卻苦苦盼不得一個兒子，因為這一起心動念，死後便投胎王家，與您再續前緣；而我的妻子也是從小就與佛門結下善緣，所以不遠千里來到這裡相聚。但這一切都不過是虛幻飄渺的鏡中花，水中月，就算再美好，終有結束的一天。還望您早日看破，千萬不要為我的逝去感到心痛不捨，免的加重了我的罪業。最後，請盡速放下牽掛，原諒孩兒的不孝吧！」

親戚看他信中說得篤定，於是問他何時投生姚家，鼎實回答：「因為我這一生沒有什麼罪過，所以死後馬上就能去投胎，我斷氣的那一瞬間便是姚夫人臨盆的時候。」這段時間，鼎實的作息與談吐都一如往常，到了第三天上午，他取來乾淨的水將自己梳洗打理一番，盤腿端坐到椅子上，並召來親戚與家人，他問說：「現在大概是什麼時辰？接近中午了嗎？」親戚回答：「已經是正中午了。」鼎實含笑說道：「那麼是

時候了。」語畢，他拱手向眾人一一作別，便溘然長逝了。後來親戚派人到順治門外姚家打聽，果然就在鼎實過世當天，姚家也生下一個男孩子；而姚家專營騾馬運輸的生意，是富可敵國的有錢人家，這點也與鼎實所言不差。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

## 十七、通關護照

（夢園叢說·方濬頤）

給死去的親人燒紙錢並不稀奇，但死後卻要焚燒護照，又是什麼樣的原因呢？有這麼一則傳聞，是我從一位朱姓的朋友那裡聽來的：

奉天承德府幕僚的僕人陳某，因為家裡貧困，所以離鄉背景來到瀋陽受僱於人。他平日省吃儉用，辛辛苦苦積蓄了一年多以後，總算存到二十多兩白銀，他於是就把錢全數拿來買了一件上等的皮裘。有一天，皮裘突然不翼而飛，雖然陳某對於偷盜之人心裡有數，但因為他生性寬厚，不忍心因為身外之物而壞了一個人的名譽，所以硬是將心中的不平壓抑了下來，但沒想到不久之後他卻因為鬱悶過度，撒手人寰了。

他死後沒幾天，幕僚家中的小僮僕五兒忽然站在窗外大喊：「我是陳某啊！你們為什麼不准我進去？」眾人知道五兒被陳某附了身，於是質問他：「既然你說你是陳某，那麼先告訴我，你是打哪兒來的？」陳



某的鬼魂回答他：「我剛才看見五兒在馬廄那邊閒晃，所以就趁機從他的胯下鑽進去，附在他身上。」剛才問話的人又說：「既然你附在五兒身上，那麼五兒的靈魂現在在哪裡？」鬼搖搖頭推說不知，於是眾人又問：「你先前丟失的那件皮裘，知道是給什麼人盜去了嗎？」鬼說：「事關重大，我不想毀人聲譽，就算知道，我也是絕對不會說的。」眾人聽了，又問他說：「你死了以後住在哪裡呢？」鬼聽了勃然大怒：「你們不要亂說話，我什麼時候死了？」眾人聽了不禁打從心底同情陳某，原來他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於是又說：「你家鄉的父母親還不知道你過世的消息，你為什麼不回去呢？」鬼聽了無奈地說：「從這裡回到家鄉，一路上層層關卡，稽察相當嚴格，我身上沒有通行許可的護照，回不了家鄉也實在是莫可奈何啊！」

眾人聽了也替他感到十分著急，這時其中一人跳出來說：「你放心，這件事就交給我們來想辦法。」於是眾人來到廟裡向城隍爺遞了疏文，並向道士求來蓋有官印的符籙燒給陳某，以作為護照之用。隔天，陳某的鬼魂又附在五兒身上來向眾人道謝，他感激涕零地說道：「承蒙



各位的大恩大德，現在有了護照，我總算可以回家了！」話才說完他便一溜煙地消失無蹤，然而恢復意識的五兒，卻是完全不清楚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狀況。後來民間只要有人過世，親戚都會照例多燒一紙護照給他，這習俗就是這麼來的。

## 十八、春暉難報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在湖北省江夏地方有一位朱雲舫先生，他的元配夫人不幸早逝，身後留下了四女一子乏人照料，後來家中長輩勸朱雲舫續絃，他才又娶了繼室龍氏。龍氏出嫁前曾經作過一個夢，夢中有位陌生婦人來到她的面前，親暱地喚她作妹妹，但龍氏想破了頭，還是對這位婦人毫無印象，只是暗自疑惑：「這個人為什麼要叫我妹妹呢？」婦人彷彿能夠看穿她的心思，笑著對她說：「妹妹妳大概不知道吧？我倆的輩分本來就該以



姊妹相稱啊！姊姊今天來此，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須託付於妳，如果不嫌麻煩，就勞駕妳跟我走一趟吧！」龍氏聽了不疑有他，於是便緊跟上婦人的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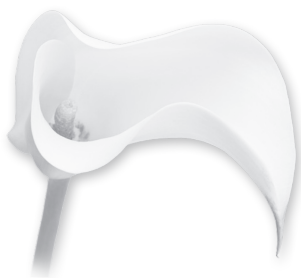
兩人走著走著來到了一戶人家，婦人帶領她穿越曲折的迴廊，經過灶房，最後終於進入一處隱密的房間。房裡只有一個小嬰兒孤零零地睡在床上，婦人一見到嬰兒，眼裡立刻流露出疼惜的目光，她倚在床邊愛憐地撫摸著嬰兒，一邊對龍氏吩咐：「這是妹妹的孩子，以後妳一定要好好地照顧他喔！」龍氏的夢到這裡便中斷了，她醒來後原想找人商量，但又覺得不妥，只好暫時把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埋藏在心中。沒想到隔天一早，朱家就派人上門前來說媒，而龍氏的父母也欣然答應了這樁婚事。

完婚後一個多月，龍氏有天在家中走動，偶然來到似曾相識的迴廊，於是她回憶起夢中的路徑，依著夢境逐步前行，果然通過廚房，便見到婦人曾帶她前往的房間，由於眼前場景與夢境完全吻合，龍氏一時間有些愣住，不過等到她回過神來伸手開門，卻見到房裡多了一位乳

母，抱著夢中的那位小男嬰坐在床上。

龍氏不解：「為什麼要將小嬰兒藏在這裡呢？」經過乳母解釋，原來是因為正屋迎娶了新嫁娘，礙於禮俗，只好把朱雲舫與前妻所生的孩子移到此處餵養。龍氏這才醒悟，原來夢中所見到的婦人，是丈夫的前妻，她愛憐之心油然而生，於是趕緊交代乳母把孩子帶回自己的房間照顧。

說也奇怪，後來龍氏一直遲遲無法受孕，但因為她長期將那名嬰孩視如己出，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所以前妻的孩子也就將她當作親生母親，衷心地禮敬奉養。他們雖無血緣關係，但是母慈子孝，夫復何求！



## 卅九、托夢乞子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蘇州陸墓村的村民某甲在戰亂間偶然檢到一個棄嬰，由於某甲夫婦膝下無子，一時間又找不到嬰兒的親生父母，於是就瞞著這個孩子，將他當作親生兒子拉拔長大；孩子成年了以後，他們又為他主持婚事娶進一門媳婦，幫他將未來都安排妥當。雖然某甲夫婦後來陸續生下幾位兒女，但對待養子與親生子之間卻沒有差別心，所以孩子們彼此和睦友愛，那名棄嬰也沒想到自己的身世會是如此。

到了光緒六（一八八〇）年，因為某甲妻子的一場重病，這個秘密才曝了光。當時某甲的妻子危在旦夕，一度沒了呼吸心跳，眾人都以為她沒救了，誰知道這時她卻又突然間迴光返照，悠悠地轉醒了過來。她醒來後誰也不理，只急急忙忙找大兒子說話，她說：「我在陰曹地府遇見你的親生母親，說是要來向我討回兒子，我已經答應她了。她還告訴我，你的生父姓某某，現在尚在人世，住在蘇州城中某處，你快快帶媳婦回去認祖歸宗，不要讓我失信於你的親生母親。」她匆匆交代完遺

願，便一命嗚呼了。但她的兒子卻沒有把母親的話當一回事，只覺得病人臨死前神智錯亂，難免說些顛三倒四的話。

隔天，有一個蘇州人找上門來，他自報身分，說是要來討回失散的兒子，姓名與甲妻先前所言一字不差。某甲於是問他：「為何你父子失散了二十多年，如今才要前來討回呢？」蘇州人回答：「昨晚我死去的老伴托夢告訴我，我們二十多年前走失的兒子被你收養，如今長大成人也娶妻了，她與尊夫人已經協議妥當，所以我今日特來府上叨擾，希望可以帶兒子回家認祖歸宗。」某甲接著又問了他的住所，結果也與亡妻所說相符，於是他這樣告訴兒子：「此人是你的生父沒錯，你就放心帶著妻子跟他回去吧！不必替我擔心，我還有弟妹們陪著。」某甲的兒子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他感慨今後無從報答某甲的養育之恩，縱然心裡頭有萬般不捨，但最後也只能帶著媳婦拜別了某甲，隨著生父回到蘇州的故鄉。



## 一二十、馬氏之貧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唐西姚家有一位巧婦，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聰明賢慧，姚家的大小事務實際都是交由她打理，每年春秋主持祭祀的重任，也都是落在她的身上。姚家巧婦主持祭祖典禮已經有好幾年了，然而不知為何，每逢祭祀的前一天她總是會夢到同一位婦人，這位婦人現身時總是先說：「娘子，馬氏給您拜託了！」說著便向她欠身行禮，接著說：「每年家中祭祖，我雖然與諸位尊長同時前來，卻僅能站在一旁觀看，不能舉箸享用。請娘子您可憐可憐我，幫我在末座擺上一副碗筷，並默念：『請馬姨娘坐此享用祭品。』這樣一來，我就能與諸位長輩共享了。」

巧婦醒來後滿腹疑問，她一心想知道馬氏究竟何許人也，於是遍訪姚家長老。原來姚家其中一位先祖娶了馬姨娘作偏房，但因為馬姨娘沒有子嗣，所以死後不能參加家祭。巧婦憐憫馬姨娘的遭遇，於是之後便按照她的話，祭祀時不忘在末座擺上碗筷，並且祝禱：「請馬姨娘坐此享用祭品。」在那之後，馬氏的鬼魂不曾再找上巧婦，姚家人也就將這

個傳統一直延續下去。從前有些人對於鬼魂乞食的傳聞嗤之以鼻，如今看了姚家的故事，還有誰敢不相信呢？

## 廿一、智井荒魂

（池北偶談·王士禛）

祖籍河南睢（音同雖）州的蔡石岡，是明孝宗弘治年間的進士，為人剛直無私，渾身散發出一股沛然正氣，他的同鄉後輩湯荊峴（音同現）先生告訴我，蔡石岡生平多次經歷神祕離奇的靈異事件，在睢州時有所聞。

蔡石岡在山西擔任按察使的時候，某天巡至一處驛站進行視察。當地傳聞這個驛站有鬼魅作祟，沒有人敢在這裡過夜。驛站的士卒把這件事報告上去，反而被蔡石岡訓了一頓；然而他表面上不動聲色，私底下



卻早已做好了防備。

當天晚上，蔡石岡亮著蠟燭，自個兒睡在床上，枕頭旁還按著一把劍。來到三更（半夜十一點至一點），窗外忽然颳起一陣劇風，把房門吹得左搖右晃，門戶洞開。蔡石岡從睡夢中醒來，卻見一人披頭散髮跪在床前。他看了也不害怕，只是坐直了身子，像在堂上審案那樣，從容不迫地問他：「你是什麼人？如果有什麼冤屈儘管告訴我，我一定義不容辭為你平反。」那人不言不語，只是慢慢站起身，逕自沿著外廊走了出去，蔡石岡迅速拔了劍緊跟在後。

行至廊外，舉目所見除了等身的雜草，只餘一片斷垣殘壁，更加添了詭譎的氣氛。他們跨越矮牆，來到一口枯井前，那人卻在此時忽然失去了蹤影，蔡石岡目光快速掃射，人影卻早已遠離，他只好當機立斷，先把劍插入土裡作記號，日後再做打算。回房之後，他也沒多心，幾乎是身子才沾到床鋪便睡著了。

隔天一早，蔡石岡集合隨從們找到昨天夜裡立劍識記的地方，果然又見到那口枯井。他派人用繩索垂降到井裡搜查，結果在井底撈出了一



具屍體，蔡石岡知道此人死因必定不單純，於是就把在驛站當差的每一位士卒都叫來審問。

其中某位年資較久的差役提供了一條破案的線索，他說：「就我所知，從前這裡是一間客店，這口井的所在位置便是客店的後院，不過店主人某甲已經搬離此地好幾年，現在也不知道身在何處了。」蔡石岡見案情有了眉目，立刻命人將某甲逮捕歸案，某甲知道紙包不住火，只好當場伏首認罪，將犯案經過全盤托出，他說：「某年某月有一位旅客投宿在我這裡，我見他身懷鉅款，一時間財迷心竅，不但殺了人，還將他棄屍荒井。後來我拿了那筆錢作生意，小有積蓄之後，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了。」蔡石岡對某甲依法作出判決，被害人沉冤得雪，驛站總算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再也沒聽說有鬼魅作祟的事了。



## 廿二、漠北戰場

（居易錄·王士禛）

門人金德純告訴我，戶部侍郎賽弼漢先生從前出使漠北塞外時，曾經發生過一樁糗事。漠北的荒涼是不消說的，外地人若是不趕在太陽下山前找到落腳處，麻煩可就大了。那天先生與隨行的部下運氣不大好，眼見天色已經不早了，卻還是四處找不到可以投宿的旅店。就在眾人徬徨無助間，前方突然出現一座巨大的營帳，裡頭人聲鼎沸，看起來好不熱鬧。先生彷彿見到救兵，趕緊催動馬鞭，帶隊前往。

一行人來到營帳不遠處，已經大致可以看見內部的情況；帳篷的正中央坐著三位豪氣干雲的大將軍，在他們的面前，有一批伏跪在地的鐵甲士兵，輪流向長官呈上香噴噴的酥酪糕點。眾人已經一整天沒有進食，豈能抵擋這誘人的香氣，他們爭先恐後來到入口處，卻被眼前的情景嚇了一跳：地面上乳酒橫流，食物掉了一地。眾人才在心裡暗罵他們暴殄天物，豈料往上一看，原來裡頭所有人都缺了一塊下顎骨。

先生與部下們嚇得屁滾尿流，本能地躍上馬背，快馬加鞭逃離現

場。奔馳了好一段路再回頭看，方才的營帳已經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點點鬼火，閃爍著令人毛骨悚然的燐光進逼而來。先生嚇得冷汗直流，手上馬鞭沒有停過，足足狂奔了二十多里才總算擺脫那些鬼火。後來他們才聽當地人說，那裡從前是一座古戰場，久遠以來已有不計其數的士兵葬身其中，這一回他們見到的，應該就是那些士兵的鬼魂吧！

## 廿三、袴中美人

（池北偶談·王士禛）

明清易革之際，清軍為平定反叛勢力大舉揮軍南下，順治七年，廣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庚寅之劫，平南王尚可喜與靖南王耿繼茂攻陷廣州城後，進行了長達十二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時間廣州城內血流成河，生靈塗炭。



在廣州大屠殺發生後不久，有一位姓周的書生在市集閒逛，偶然間看見一件作工精細的朱紅色皺紗褲，令人愛不釋手，便出價買了下來；回到家後，他也捨不得馬上穿，只是很寶貝地吊掛在床邊。當天晚上周生正準備要就寢，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忽然揭簾而出，周生不敢相信，他揉揉眼睛，忙問女子的身世來歷。女子避而不答，只是幽幽地說：「妾身與公子人鬼殊途……」周生聽了差點沒嚇破膽，女子話還沒說完，他已經連滾帶爬地逃離房間了。

隔天一早，周生家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原來昨夜附近鄰居聽了周生的遭遇爭相走告，於是就紛紛來到他的住處，想見識見識女鬼的模樣。就在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嘻笑怒罵的同時，現場忽然傳來一陣細細的人語，來源正是周生從市場買回的朱紗褲；又過了一會兒，聲音從四面八方接連傳來，忽近忽遠，教人摸不著頭緒。緊接著，眾人眼前慢慢浮現出一道人影，清秀的面貌配上嬌弱身段，舉手投足宛如天仙一般飄逸出塵，緊抓住在場每一位的目光。

眾人正看得目瞪口呆，女子即開口自道身世：「妾身是博羅縣韓氏

家族的閨女，在廣州城淪陷後，一家人顛沛流離，我不幸被清狗抓去做了俘擄，想不到這身臭皮囊惹來覬覦，我不肯乖乖就範，對著他們痛罵一頓後，就自我了斷結束了生命。我死了以後無處可歸，想起生前最愛穿的這件褲子，便將魂魄附在上面，周公子在市集買了這件褲子，我也就跟著一起回來。在座的諸位大老爺，倘若你們憐憫妾身，就請求你們為我超度，讓我可以早日往生西方淨土，不再墮入輪迴受苦。」女子說完便梨花帶雨般地哭了起來，眾人見了於心不忍，於是遂了她的心願，請來僧尼舉辦法會為她超度，並將女子的朱紗褲一併焚燒，從此以後，周生家裡再也沒有見到女子的魂魄出現了。



## 廿四、恕人恕己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有位婦人在家中長期遭到婆婆虐待，但為了顧全大局，她總是忍氣吞聲，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就是希望哪天婆婆能幡然悔悟，婆媳兩人和好如初。豈料這位惡婆婆不但不知悔改，反而還日漸變本加厲，婦人實在是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在家中選了一個靜僻的房間上吊自盡。她死了以後陰魂不散，就算關上門，濃烈的怨氣還是不斷從房間裡散發出來，沒有人敢靠近，久而久之那裡就漸漸荒廢，只用來貯藏家具雜物。

後來婦人的公公納了一個小妾，個性比那位惡婆婆還要強悍百倍，家中的僕人們因為以往飽受這位惡婆婆的氣，所以看到新來的女主人有能耐對付她，只覺大快人心，於是常常暗中幫助這位小妾；婦人的公公也因為寵愛小妾而對她的行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儼然成為她公然使壞的靠山。惡婆婆無計可施，心裡又羞又恨，只想找個地方自我了結，但因為家中沒有閒置的空間，於是她拿著鑰匙來到婦人上吊的那間儲藏室，結果才剛推開門，就看到死狀淒慘的婦人披頭散髮，長長的舌頭吐

到胸前，將整個身軀橫擋在門口。

惡婆婆因為向來潑辣慣了，根本不把婦人的鬼魂放在眼裡，還嘴硬地撂下狠話：「妳不需要再當厲鬼為害人間了，我今天就把這條命賠給妳！」鬼魂遲疑了一會兒，忽然加速朝惡婆婆撲了過去，婆婆被她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暈死過去。過沒多久，家人遍尋不著惡婆婆，四處巡視，好不容易找到這裡來，卻看見她暈厥在地，眾人趕緊七手八腳將她攙扶回房，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後，她才慢慢清醒過來。

惡婆婆心有餘悸地敘述在儲藏室裡看到的景象，經過眾人互相安慰，她才打消了尋死的念頭。夜裡，她夢到媳婦前來泣訴：「婆婆您且聽我說，我想您也知道，只要您死了，我就能離開此地重新投胎作人，但是天底下沒有媳婦怨恨婆婆的道理，更沒有拉婆婆來當替死鬼這樣的事，所以我方才阻撓了婆婆您的行動。自從我死了以後，靈魂被禁錮在這幽暗的小房間，每天重複上演著死亡的戲碼，這種淒慘萬分的苦楚，我並不希望發生在婆婆您身上，請您千萬不要步上我的後塵才好。」惡婆婆聽了羞愧得無地自容，嗚嗚咽咽哭著醒來。經歷了這件事以後，她



發心懺悔，痛改前非，還請來眾多法師為媳婦連辦了七天七夜的法事，希望能超度她的冤魂。

戈荔田先生為我說完這個故事以後，自己也心有戚戚焉地感嘆：「善莫大於恕人之過，這位婦人能夠放下仇恨實屬難得，往生天界必定不是問題，其實這場超薦法會是多餘的。」我對他的話大表贊同，只可惜他堅持不肯透露婦人的真實姓名，令我感到有些兒美中不足。





## 廿五、無非是罪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毛振翎（音同宣）先生在河間府擔任同知的期間，告訴我一則發生在他家鄉四川的真實故事。有一個鄉民傍晚獨自在山中行走，忽然間頭頂上傳來悶雷陣陣，彷彿是山雨欲來的前兆。他正愁著沒有地方避雨，正好在眼前不遠處，見到一座荒廢的祠堂，就在他要踏進門的同時，眼角餘光卻瞥見，屋簷下也有人坐在那兒避雨。這時他心中不禁納悶，這種荒郊野外怎麼還能遇上人。

他出於禮貌想跟對方打聲招呼，可是這一看不得了，眼前之人竟是自己身故多年的叔叔，他被這麼一嚇，轉身就要逃跑，亡叔卻急忙攔住他說：「你先別怕，叔叔沒有要傷害你的意思。今日在此相待，其實是有件事想要麻煩你。事情是這樣的，自從我死了以後，你的叔母也隨之失寵，而祖母對於日常瑣碎小事，常常不問是非黑白，稍不如意，就抄起棍棒對她一陣毒打，你叔母雖然表面上逆來順受，但其實心裡的怨念從沒停止過，經常在背地裡咒罵她，希望她不得好死。我在陰曹地府擔



任伍長，曾見過許多土地神審理案件的公文與記錄罪狀的簿冊，世間的人們無論是明著為非作歹，或是暗地裡生起一個歹念，上面都一五一十地記錄著。希望今天藉由你把這些話轉述給我的妻子，勸她放下心中的仇恨，如果執迷不悟，以後恐怕不免要墮入泥犁地獄，到時就後悔莫及了啊！」語音方落，他的鬼魂便灰飛煙滅，消散在半空中了。

鄉民回到家中仍是驚魂未定，他把遭遇原原本本地說給叔母聽，叔母聽完後雖然矢口否認自己起了歹念，但是臉上神情早已藏不住驚恐，言談間又不時流露出幾分懊悔，鄉民立刻就明白亡叔所言不假。

## 廿六、兩峰談鬼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乾隆年間，揚州八怪在畫壇上相當出色活躍，今天要介紹的，便是

八怪之一的羅兩峰。據傳羅兩峰的雙眼能夠看見鬼魂，也就是俗稱的陰陽眼，他曾說：「凡是有人跡的地方就有鬼的存在，而鬼又可以被細分為好幾種。如果是遭遇橫禍死於非命的人，大多心懷怨恨，死後化作厲鬼，滯留在幽暗的房間或久無人居的空屋，這種厲鬼萬萬不能靠近，否則他必定會找機會加害於你；另外還有一種四處遊蕩的孤魂野鬼，中午之前因為陽盛陰衰，他們會刻意沿著牆邊或者有遮蔭的地方行走，到了下午陰陽交替，他們就開始無所顧忌地四處遊蕩。他們還有一種本領，就是出入的時候可以不經由門窗，而是直接穿過牆壁或障礙物，但是因為他們害怕人類身上的陽氣，所以在路上遇到生人會主動迴避，世間到處都有他們的蹤影，不過他們比起厲鬼還算是和善許多，極少會主動找人類的麻煩。」

他還說過：「其實鬼跟我們人差不多，總是喜歡往熱鬧的地方鑽，所以人多的地方通常也是鬼魂聚集的地方，相較之下，郊外就很少看見他們的蹤跡。據說鬼還有一種習性，就是他們喜歡在廚灶附近留連，聞聞食物的香氣；另外啊，茅廁裡頭也普遍可以見到他們的身影，不過



這是什麼緣故就不得而知了，我猜想或許是因為茅廁經常都是空無一人吧！」

羅兩峰先生還畫有一幅《鬼趣圖》，不過內容太過天馬行空，我總質疑那全是出自他的憑空想像。在鬼趣圖中有一個大頭鬼，頭部比身體還要大上幾十倍，簡直是荒腔走板，令人想不去懷疑鬼趣圖的真實性都難。直到有一次，我聽先父姚安公說：「瑤涇（音同經）地方有一位陳公，因為夏天悶熱難耐，晚上習慣開著窗子睡覺。他家的窗戶相當大，約有一丈那麼寬，有一天晚上，陳公就寢前照例打開窗子，豈料此時窗外竟赫然出現一張巨臉與他打了個照面。據陳公描述，鬼臉的寬度跟窗戶相當，將窗戶整個塞得滿滿，根本無法看見他脖子以下的其他部位。陳公立刻回過神來，一個提劍刺入鬼的左眼，瞬間鬼魂就消失不見了。事後陳公向家人提及此事，當晚住在對屋的一個老僕人跳出來說他也看見了，大頭鬼是從窗外的地下冒出來的。於是陳公派人挖掘老僕所說的那塊地方，但挖了超過一丈還是一無所獲，最後只好作罷。」看來這世間的鬼魂果真是千奇百怪啊！

## 廿七、百密一疏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田侯松先生告訴我，在今年六月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和升的扈從侍衛不幸死在灤陽，馬蘭鎮總兵愛星阿與和升是舊交，於是自願為他料理後事，並護送他返鄉歸葬。事成之後的某一天晚上，弦月高掛，能見度相當低，總兵大人內急摸黑來到廁所，彷彿見到一人站立在煙霧中，朦朧朧地，樣貌不甚清楚。問他是什麼人，他默不作聲；大聲罵他，他還是杵在原地不動。

總兵大人以往也有過類似的撞鬼經驗，於是他不驚不恐，只是屏氣凝神，想要先把眼前之人瞧個仔細再說。但當他定睛一看，這才發現原來面前正是和升的鬼魂。俗話說無事不登三寶殿，他知道鬼魂找上人之八九有事相求，於是便恭敬地拱手向和升問道：「兄台，前些日子為您辦理喪葬事宜，恐怕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愛某能力有限，您向來是知道的，我確實已經竭盡所能了。今日您前來，是不是要責怪我處事不周呢？」和升的鬼魂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這時總兵大人靈機一動，又問他：「我曾聽聞，客死塞外的人如果沒有護照，鬼魂就不能入關。先前粗心大意，一時疏忽了這件事，難不成您是因為此事前來嗎？」鬼魂像是默認，聽完後立刻跪到地上磕頭拜謝，接著便消失在黑暗中。於是總兵大人按照約定，上書城隍爺稟明此事，並為和升焚燒一紙護照，處理妥善了以後，和升的鬼魂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 廿八、情難兩全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家中的廚娘楊奶奶告訴我，在她的故鄉有一對夫婦十分恩愛，只可惜丈夫某甲年紀輕輕就患了不治之症，丟下了一雙孤兒寡母。他臨終前含著淚細細叮囑妻子：「唉！都是我不好，連一些積蓄都沒有留下，

我過世了以後，你們母子倆難免要捱餓受凍，我們家族已經接連四代都只一脈單傳，如今也只剩下這可憐的孩子與妳相依為命了。我跟妳立個約，今後不論任何人前來提親，只要誰有能力照顧好你們母子倆，妳就直接答應下來，不必再執意為我服喪，若是家中已經沒有糧食可以溫飽，就擇日嫁過去吧！」某甲耗盡全身之力將遺囑交代完畢，整個人癱軟在床上，閉上眼睛不再說話，只有偶爾因為忍不住病痛而發出呻吟，就這樣折騰了半天之後才氣絕身亡。

他們的同鄉有位好色出名的男子某乙，他聽聞某甲的遺孀頗有姿色，便立刻派人前去說媒；婦人雖然答應了這樁婚約，但因為生計還勉強能夠支撐下去，加上心中對某甲仍眷戀難捨，所以遲遲不肯定下婚期。又過了幾個月後，因為家中存糧用盡，已經無法再開伙，婦人才勉為其難與某乙成婚。

大喜之日，賓客都散去後，新婚夫妻吹熄了蠟燭準備就寢，此刻窗外忽然傳來一聲嘆息，婦人聽出是某甲，連日來的思念之情難以再壓抑，眼前頓時被淚水模糊成一片，她隔窗對著亡夫說：「相公您臨別前



囑咐我以兒子為重，並非我移情別戀私自改嫁。今晚的事，我也是迫於無奈不得不從，您何苦前來打擾呢？」某甲的鬼魂語帶哽咽，對著妻子說：「我只是想來看看孩子過得如何，並不是有意要嚇你們，只是方才看妳人前歡笑，更衣卸妝時卻暗自垂淚，不由得感嘆自己太沒出息，害得妳落到這步田地。我越想心中越酸楚，才不自覺發出嘆息聲。」

某乙早就在一旁嚇得直發抖，聽見他們的對話，趕緊起身披上衣服，對著某甲高聲說道：「我某乙對天發誓，從今以後，對待你的兒子無異親生，如果我違背誓言，甘願受到老天爺重罰。」某甲聽了好像吃進一顆定心丸，不再發出聲音，過了一會兒，窗外便陷入一片寂靜。

後來某乙沉迷妻子的美色幾乎足不出戶，將大部分時間都拿來陪伴嬌妻，然而婦人卻總是眉頭深鎖，一副悵然若失的模樣。某乙見她悶悶不樂，愛憐之心更甚以往，使出各種手段對她百般討好，並加倍疼愛她與前夫所生的孩子，這才偶爾搏得她展露歡顏。七八年後，某乙因病過世，留下了一筆遺產，由於他與妻子沒有生育，家族中也沒有較常往來的親人，於是婦人便依自己的意思妥善分配，動用其中一部分為孩子請



來教書先生，而孩子也不負母親的辛苦栽培，爭氣地考取了秀才，繼續在學校深造。待他年歲漸長，又在婦人的安排下娶進一門媳婦，並接連生下兩個兒子，過著人人稱羨的生活。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間婦人已經四十多歲，有一天晚上睡覺時，某甲入夢對她說：「自從我跟隨妳來到乙家後，一日都未曾離開過。看見妳含辛茹苦將孩子拉拔長大，讓他沒有後顧之憂專心向學，我心裡很是欣慰。雖然妳與某乙成天耽溺房事，卻還是對我念念不忘，常常暗地裡難過掉淚，妳的癡情我都看在眼裡，這段日子我時常忍不住想再與妳相會，但又害怕以我現在的形體現身，必定會讓你們母子倆受到驚嚇。現在某乙已經投胎轉世去了，而妳陽壽也將盡，如果妳還期盼再續前緣，就隨我一同歸去吧！」

過了幾天，婦人果然開始生病，雖然病情不重，但因為她始終惦念著某甲所說的話，便堅持不肯服藥。兒子見她屢勸不聽，急得都要哭出來了，她心一軟，才將夢境轉述給兒子知道，她的兒子拿她沒輒，最後也只好放任母親，眼睜睜看著她的身體一天天衰弱。婦人死了以後，



兒子遵照她的意願將遺體運回甲家與前夫合葬，他們生前雖不能長相廝守，但死後總算能在九泉之下再度相聚了。

宋代理學大師程頤曾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古今公認的至理名言，但聽了某甲的故事以後，我卻萌生了不同的看法。在沒有家累的情況下，名節確實是最重要的；但某甲的妻子是為了大局著想，含莘忍辱，才得以延續了夫家的命脈。我十分同情婦人的遭遇，所以她記下這一筆。楊奶奶雖然知道某甲夫婦的真實姓名與鄉里，但因為甲妻已非完璧之身，終究還是怕落了有心人的口舌，所以在這裡便隱去不寫。



## 廿九、此情不渝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外祖母的娘家有一位幫傭的姥姥，生來就有陰陽眼，在大白天裡也能看見鬼魂。有一回外祖母歸寧，回到娘家後跟姥姥閒話家常，因而聊起有關於鬼怪的一些傳聞，姥姥將親眼目睹的一段往事說給外祖母聽。她說：「從前我曾在一位寡婦家中看見鬼魂出沒，那個鬼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還要癡情。他的遭遇實在真夠可憐，我想任何人聽了他的故事都不免要為他紅了眼眶。」

癡情鬼住在某村，家境小康，過世的時候才二十七八歲年紀。在他身故百日以後，他的妻子因為不習慣一個人，所以經常邀我到她家中作伴。我在他家中走動的那段期間，總是看見他坐在庭院的一棵丁香樹下。平常我們人類身上陽氣太重，鬼魂不會輕易靠近，但他只要一聽到妻子啜泣、孩子哭鬧，或是哥哥嫂嫂辱罵妻子的聲音，一定立刻離開樹下，盡可能地把耳朵貼近窗邊偷聽，惶惶不安的模樣著實讓人於心不忍。有一回，他看見媒人上門提親，慌慌張張地從座位上跳了起來，不



停在窗外探頭探腦，後來知道婚事沒有談成，他才面露喜色，彷彿是鬆了一口氣。

既而又有媒人上門，成天在妻子與兄嫂的房間來回奔走勸說，他一顆心七上八下，緊黏著媒人的腳步，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訂婚那天男方送來聘金，他一如往常坐在丁香樹下，眼睛卻直勾勾地盯著妻子的房間，淚水像黃梅時節的雨絲一般落個沒完。從那天起，無論妻子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眷戀之情似乎更甚以往。改嫁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正著手整理嫁妝，他又在窗外徘徊不去，有時靠著柱子偷偷掉眼淚，有時又低頭若有所思，只要一聽到房內有什麼動靜，就馬上從窗戶的隙縫偷看，一整晚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我感嘆他的死心眼，忍不住出言相勸：『傻孩子，你何苦這樣糟蹋自己呢？』但窗外毫無動靜，也不知他是真的沒聽到，還是故意充耳不聞。

婚禮當天，娶親的人手執火把前來，他不得已只好閃避到牆角去，但仍舊伸長脖子癡癡望著愛妻。我陪同新娘往外走，途中曾回頭看了一眼，他竟尾隨迎娶的隊伍來到新人家，但是才到門口就被門神給擋了下來。

來，只見他跪在地上磕頭苦苦哀求，門神拗不過他，總算答應放行。他進了門以後，偷偷地躲在牆角觀看婚禮，眼見愛妻今後就要委身他人，承受不住打擊的他兩眼空洞，像個不醒人事的醉鬼。妻子進入新房後，他悄悄來到窗邊，那情景就像前一晚偷看婦人整理嫁妝時的模樣；到了晚上，新婚夫妻要就寢時，他還不肯離去，直到地基主看不過去前來驅趕，他才狼狽地逃了出來。

那時候我受了婦人囑託，回去探視他們的兒子，他也一路跟隨我回到家中。到了婦人的房間，他深情地望著妻子在此遺留下的痕跡，舉凡她坐過的椅子或睡過的床鋪，一樣也沒有漏掉。過了一會兒，孩子大聲哭鬧吵著要媽媽，他連忙衝上前去，不停在孩子周圍打轉，不知如何是好。沒有多久，他的嫂嫂走進來，狠狠賞了孩子一個耳光，他看了心中又急又怒，卻只能咬著牙在原地搥胸頓足。他這副模樣我實在不忍心再看下去，只好先行離開，也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日後我私下告訴婦人這件事，她聽了悔不當初，只恨自己無法為他守寡，害他死了以後還要受這等折磨。」婦人所在的鄉里中，也有位年輕的寡婦正盤算將來



改嫁，聽了這件事以後，卻反過來立下重誓，她說：「一想到亡夫的感受，我哪裡還有改嫁的心情呢？今後無論發生任何事，我都不會再動搖自己的決心了。」

唉！一個有德的君子，無論生前死後意志都是一般的堅定；而那些小人，也只有在「善變」這件事上貫徹始終。按常理來說，凡夫總是在情在，一旦陰陽兩隔，我們的情感也就隨之消逝；如果我們常在心中想起這位癡情鬼，應該多少能夠自我警惕吧！我見過幾位唯恐天下不亂的知識份子，他們不知打哪聽了些鬼怪作亂的傳聞，索性借題發揮，順道將神棍與追逐名利的投機者統統牽扯進來，斷然否定鬼神所帶來的正面意義。他們將迷信與虔誠混為一談，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卻不試著去理解為何古聖先賢們智慧廣博，仍不敢斷然否定鬼神。那些自以為是的讀書人恣情倡導無神論，以為能夠匡正人心，結果只是讓一些愚夫愚婦視因果為無物，幹起壞事更加肆無忌憚，還不如姥姥今天一席話，更能對人心達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 三十、至死不休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不知各位是否都聽過「至死方休」這句話呢？這話用來形容強烈的愛情與仇恨應該都是合適的，但若是要用來形容父母對兒女的愛呢，那我說「至死方休」是絕計不夠的，以下這則故事是海陽鞠（音同局）庭和前輩轉述於我的，諸位可以細細思索我話中的意思。某位官夫人臨終時，一雙兒女都還相當年幼，據說當時她淚流滿面躺在病床上，左手挽著兒子，右手勾著女兒，萬般不捨地離開了人世。斷氣之後，家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她的手心扳開，然而婦人的雙眼卻還是不肯瞑目，似乎仍是放心不下年幼的孩子。

後來，婦人的鬼魂開始在家中出沒，她四處遊蕩，沒有固定的居所。有時候家人遠遠看見她的身影，向她招手她沒有回應，出聲呼喚也相應不理，一旦接近更是立刻消失；有時正想著好幾天沒看見夫人了，她就接連在一天中現身好幾次；有時候看她就站在某人面前，某人卻絲毫未查；或是剛剛才見她在此處，一下子又出現在彼方。她的行蹤神不



知鬼不覺，就好像夢幻泡影、電光石火，一轉眼煙消雲散，彈指間卻又立刻出現。

雖然夫人始終沒有做出危害他人的事，然而她的出現卻讓家中上下都心照不宣，知道這裡還有一位先夫人的存在，因此後來即使男主人續絃，新來的夫人也不敢對她的孩子生分別心，總是公平以待；家裡的婢僕也不敢對失恃的小主人們不敬。後來到了婦人的兩個孩子成人各自婚嫁，她才漸漸沉寂，不再出現。然而之後每隔幾年，婦人的鬼魂又會不期然現身，惹得人人惴惴不安，心中戒慎恐懼，深怕她又像從前一樣，一天到晚徘徊不去。

有人聽聞了這件事，推斷是狐魅精怪作祟，這是一種可能，但是狐魅現形通常別有居心，因此主動接近人的機率較大，然而他們見到的鬼魂並不接近人類，如果是精怪幻化，這麼做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況且這樣辛苦停駐此地，幻化人形十幾年，難道就只是沒事幹嗎？依我看啊！大概是這位婦人情執過深，太眷戀自己的孩子，導致神識久久不散，無法前去投胎。為人子女的我們如果聽了這則故事，應該就更能體會父母



的用心良苦，進而明白即時行孝的重要吧！

## 卅一、究竟誰錯

（子不語·袁枚）

在杭州北關門外有座惡名昭彰的鬼屋，人人都不敢靠近，因此門戶一年四季都緊閉著。某一年，鎮上來了位大膽的蔡書生，有意要買下這棟宅子，雖然附近居民都好心地勸退他，但是蔡書生仍然不肯打消念頭。房契簽訂的那一天，他的家人因為害怕鬼魅出沒而不肯入住，蔡書生便執意一個人來到新居。他將門窗全數打開，裡外巡視了一遍，就點亮蠟燭親自在客廳坐鎮。

到了半夜，果然一位頸上掛著紅絲繩的女鬼走了進來，她向蔡書生盈盈一拜，就逕自在屋子的橫梁上結了一個繩套，女鬼以繩套頸，作勢



上吊，蔡書生看了卻絲毫未懼；於是她又在旁邊打上一個繩套，招手示意蔡書生前來，蔡書生二話不說走上前去，卻是將一隻腳伸進繩結中。女鬼看了不禁皺眉，她指正蔡書生：「公子您做錯了，不是這樣的。」蔡書生聽了反過來笑她說：「不，我沒有錯，做錯的人不就是妳嗎！否則妳怎麼會淪落到今天的下場呢？」女鬼聞言有如當頭棒喝，哇的一聲便哭了出來，她感念蔡書生的提點之恩，跪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好幾個響頭才離開。從此以後當地不再鬧鬼，蔡書生也如願考取了進士。至今民間仍一直謠傳著，他就是後來的布政使蔡炳侯。



## 卅二、葉公驅鬼

（子不語·袁枚）

從前江湖上有一個見聞廣闊，豪放不羈的俠士，人人都稱呼他葉老脫。葉老脫看似瘋癲，但始終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來歷，只知道無論春夏秋冬他都罩著一件單薄的破布衣，經常披頭散髮，打著赤腳，手提一床竹蓆雲遊四海。

有一次，他投宿在揚州的一所旅館，但他嫌隔壁房間太過吵雜，所以想要換到較靜僻舒適的地方，老闆無奈指著一間房對他說：「這是本店最安靜的客房，但是裡頭時常鬧鬼，不能住人。」葉老脫急忙打斷他：「不礙事，我就住這間吧！」說完他也不麻煩人，自己就把房間清掃乾淨，並將隨身攜帶的竹蓆鋪在地上，預備晚上要睡在上頭。

到了三更，房門忽然被打開，一位脖子套著絲繩的女鬼走了進來。她的雙眼只餘兩個窟窿，眼球像是活生生被人挖出一般，血肉模糊地垂掛在兩頰的下方；她口中吐出的舌頭約莫有好幾尺長，幾乎都要拖曳到地上去了。女鬼迂迴地進入房內，身旁還有一個無頭鬼，手上提著兩顆



頭顱戰戰兢兢地跟著她，尾隨在後的還有兩個奇形怪狀的鬼，其中一個全身發黑，五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樣貌；剩下的那個全身腫脹，膚色偏黃，挺著一個像葫蘆瓜一樣的大肚子，模樣相當滑稽。

他們進到房間以後眯起眼睛互相走告：「這裡有活人的氣息，大夥兒快把他揪出來。」他們七手八腳展開搜索，但是費了一番功夫，還是沒能找出葉老脫所在的位置。其中一隻鬼氣得直跺腳：「哼！人明明就在這裡，為甚麼始終找不到，這下該怎麼辦呢？」那位身體黃腫的大肚鬼告訴他：「我們做鬼的之所以能夠收攝人類的魂魄，是因為人類見了我們總是嚇得魂不守舍，自然魂魄就會出離軀體，我們很容易就能坐享其成；可是現在我們要捉的，恐怕是個品格高深的修行人，他見了我們不害怕，所以魂不離體，這下我們可能難以在短時間內達到目的了。」

就在他們討論完畢要繼續搜捕時，葉老脫忽然從竹蓆上坐直身子，向他們招了招手，說：「我在這裡呢！」眾鬼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個個驚慌失措，膝蓋一軟，便撲通通都跪到地上去了。葉老脫面對他們，從容不迫地審問起每一位的死因。帶頭的女鬼指著一旁說：

「這一位腹脹如瓜的死於溺水。這一位全身焦黑的死於火災。這一位無頭鬼因為殺人奪財而被斬首示眾，我則是自己在這個房間上吊身亡的。」葉老脫聽完點點頭，對他們說：「你們服我不服？」眾鬼連忙點頭稱是，於是葉老脫又說：「那麼我要你們現在就去投胎，不要留在這裡作祟。」眾鬼感激激葉老脫的寬恕，一個一個向他行過跪拜大禮後才各自離去。天亮以後，葉老脫向店主轉述此事，從此那間客房便復歸平靜，再也沒有人看見鬼怪出沒了。



### 卅三、切身之痛

（子不語·袁枚）

同窗好友魏夢龍比我晚了四屆參加科舉，後來他順利考取進士，從部郎升遷為監察御史。己卯（一七五九）年，魏君奉命前往雲南主持國家考試，卻不幸在途中染病身故，後來他的棺木就被暫時停放在西湖的昭慶寺。同年十月，擔任觀察史的沈辛田也將亡父的靈柩安置此處，在昭慶寺設置靈堂讓親友前來弔唁。由於他與魏君是舊識，所以當他見前屋放置的棺木旁，有塊金字牌位寫著「雲南大主考」時，立刻就會意過來，這是故人魏夢龍的棺木。

過了一會兒，前來弔唁的親友魚貫而入，依照習俗，孝子應當扶杖註①行禮，這時辛田卻四處都找不著弟弟清藻的人影。沈家人急得直跳腳，經過一番搜索，總算在魏君的靈柩前找到神志不清的清藻，只見他一人呆坐著，神情既哀傷又沮喪，眾人不曉得清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好先將他攙扶回房休息。

原以為經過休息就能復原的清藻，卻意外高燒不退，病情急轉直

下；大夫把脈問診後為他開了一帖藥方，上面只寫著「人參三錢」。辛田雖不通醫術，但總覺得這帖藥方開得不合常理，因為他內心尚有疑慮，所以不敢貿然讓弟弟服下參藥。接著他來到病床前，沒想到清藻忽然矯健地從床上坐起，靈活的程度簡直讓人不敢想像方才他還奄奄一息。清藻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先是客氣地向哥哥拱手作揖，又忽然笑嘻嘻地說：「沈五哥，真是好久不見啊！近來可好？」辛田察覺弟弟身上有異狀，趕緊大聲斥喝他，但清藻不但沒有閉口，反而是旁邊有兩位伺候湯藥的女眷被他請了出去。

他先是對她們說：「在下有要事與五哥一談，兩位嫂嫂請暫時迴避吧！」接著又轉頭向辛田說：「勞您替我準備紙筆，我有些話要說。」辛田譴下人拿來宣紙，清藻端詳良久，笑著搖搖頭說：「抱歉！這張紙太小了，還不夠我寫。」於是辛田讓下人改送上長幅的紙，又親自為他磨墨。清藻仔細確認了紙張的大小，才開始伏案書寫。

辛田在一旁默默觀察，只見他用工整的楷書寫下：「夢龍奉命到雲南擔任主試官，從豫章出發，行經樊城，原先只是輕微的感冒暑熱，卻



因奴才吳陞草菅人命，胡亂下藥方，要我日服人參三錢，害得我病情加重，終至身亡。所以你們注意聽好，人參這種藥千萬要小心服用啊！樊城的令尹某君，料理我的後事頗盡心盡力，讓我的靈柩得以回到故鄉，然而我的諸位弟弟們人多嘴雜，又不辨是非，不但不好好感激，還誣賴對方侵占我們魏家的衣箱銀兩，真是不知好歹！我們家中能稱的上財產的東西，恐怕也只有幾卷破書罷了，弟弟們竟還忍心說要分家產，真是令我痛心疾首。先賢有言，覆巢之下無完卵。還望弟弟們能把我說的話聽進去。」清藻寫完以後把筆擱下，便趴在桌上睡著了。

不久，清藻醒了過來，再度提筆特別在「人參這種藥千萬要小心服用啊」幾個字旁加上一排密密麻麻的小圈，似乎是有了一切身之痛，不得不再三強調。辛田看了紙上文字大驚失色，不敢讓弟弟服用人參；他又延請了魏家的人前來，公開清藻適才所寫的自白書，在場的魏家人看了又驚又愧，冷汗與熱淚交織而下。

不久以後，清藻的病總算痊癒，辛田便試探他關於書寫一事，然而清藻卻一點兒印象也沒有，只說：「依稀記得我病重的時候，看見一



位身材短小，滿臉鬚鬚，穿著夏衣的人來到房間，接著我就昏過去不省人事了。」清藻年紀還小，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魏君，然而他口中所形容的，卻實實在在是魏君的樣貌。後來沈辛田在辛卯年中了探花，無奈天妒英才，年紀輕輕就過世了。

註① 扶杖：喪禮中，孝子因哀痛不能自持，故必扶杖，其杖稱「哀杖」。

## 卅四、沉冤得雪

（子不語·袁枚）

祖籍錢塘的翰林湯世昌，字其五，乾隆年間曾任清領統治時期的巡臺御史，負責監察臺灣的行政工作，不過在他還沒有飛黃騰達以前，早就是一個以膽大正直而聞名的有為青年了。



有一年，湯其五離鄉參加科舉考試，在鄰近考場的地方租了一間小屋暫居，他因為房子簡陋狹窄正苦惱著，恰巧看見鄰近有一座大宅邸門窗深鎖，似乎已經荒廢許久，於是他走訪附近鄰居，總算探聽出屋子的來歷，原來這是杭州太守柴大人的屋子，因為傳言當中有惡鬼作祟，遲沒有人肯買下，太守反正別處有的是田產，於是也就放任不管。湯其五藝高人膽大，所以聽了不但不害怕，還反問鄰人：「言下之意，我可以暫時借住在這裡囉？」鄰人雖然暗中取笑他狂妄無知，但一方面抱持著看熱鬧的心態，也就沒有人執意攔阻他。

湯其五一經許可便不客氣，大搖大擺地來到柴大人宅邸，開門入住。他來到二樓，只見裡頭家具皆備，除了兩組桌椅，西側還有一個竹製的大箱子，雖說是久無人居，但環境卻一塵不染，就像是有人定期前來打掃一樣。湯其五看了心中很滿意，馬上將行李一一搬上樓，他取出茶壺、棍子以便隨身使用，接著更迫不及待點起蠟燭，準備好好用功。

到了三更，窗外掀起陣陣陰風，燭火被吹得忽明忽滅，眼看四周隨時就要陷入一片黑暗，就在此時一位女子披頭散髮，赤身裸體走了進

來，紅豔的血從她身上不斷湧出，令人怵目驚心。湯其五不慌不忙，拿起手邊的棍子想要將她驅離，女子的反應倒是出乎意料，她向湯其五盈盈一拜，軟言說道：「不知大爺在此，妾身冒犯了。」語畢便由窗戶離開。湯其五雖不表露，但見女鬼離去後，心裡頭著實安心不少，便預備要寬衣就寢，就在此時，西邊的廂房卻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響，前往查看，原來又是方才的女鬼。她手裡挽著一件顏色亮麗的裙裝，緩緩從廂房走了出來，另一手還拿了套梳妝用具，似乎是正要沐浴盥洗。湯其五見她無心加害，便繼續喝茶讀書，且看她接下來有什麼動作。

過了一些時候，女鬼衣著整齊來到湯其五的面前，但她雖然打扮得光鮮亮麗，卻掩不住臉上的愁慘落寞。她幽幽地跪到湯其五面前，開始向他哭訴滿肚子的委屈：「賤妾有冤在身，希望湯大爺您能為我作主。妾身姓朱，賤名筆花，生前是杭州太守的偏房。太守的元配夫人生性狡猾，她雖然私下嫉妒我，但因為顧忌太守對我的寵愛，不敢明著加害於我。後來妾身有孕，被她逮到機會拿了銀兩賄賂產婆，要她在孩子平安生下後，將有毒的生桐油塗在我的產宮，讓我下體潰爛，受盡折磨而



死。犬子名喚柴某某，在我身故後被元配納為己子，事發至今已二十年了，他卻仍被蒙在鼓裡，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誰。十年後的科舉考試，湯大爺您將受命前往湖北擔任主試官，屆時犬子會出自您的門下，希望湯大爺您能將妾身所受的冤屈轉述於他。如今妾身的屍體還埋在這棟屋子的東牆井邊，有一塊八角磚為記，就請您行行好，讓他前來為可憐的生母收屍改葬吧！」

女鬼說完又指著西側的竹箱告訴湯其五：「這口箱子裡裝的全是妾身的首飾嫁妝。當年我的驟逝讓太守哀痛欲絕，搬離此地的時候，他怕往後觸景傷情，特地吩咐家人不要把我的物品移到新居，後來有些盜賊聽到風聲，以為能在這裡大撈一筆，卻統統被我給嚇跑了。湯大爺您的大恩大德，妾身無以為報，現在這裡還留有三百兩黃金，就請大爺您收下吧！」湯其五見她可憐，本來就有意相助，雖然口頭上答應下來，實際上卻沒有將錢財據為已有的意思。十年後，他果如女鬼所言，在考場遇到名為柴某某的考生，於是他信守承諾將其事轉告，據說現在柴太守家中已經不再鬧鬼，那棟房子也順利售出了。

## 卅五、順義城隍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沈燾（音同陶）是按察使沈仲復的弟弟，曾任順義縣令與霸州知州註①。沈母亡故的那一年，他暫時解下官職在家服喪，守喪期滿後便回到京師定居，等待候補職缺的機會。沈燾平素喜歡作詩飲酒，家裡時常聚集許多騷人墨客，可以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臨終前幾日，沈燾依然與賓客宴飲作樂，歡暢之情無異以往，但隔天他卻突然在宴席中大聲宣佈：「沈某先在此別過諸君了！」客人皆覺他話中有異，連忙問他緣故，他面不改色，淡淡地說道：「我昨天晚上夢見順義縣的城隍爺對我說：『我功成身退了以後，先生您就是接替我這個職位的不二人選。』我原本堅辭不受，但城隍爺卻對我說：『先生老早就註定要掌管城隍廟，只是因為您家中有年邁的母親尚須照顧，此事才延宕至今。如今既然令堂已往生，您還有什麼理由推辭呢？』我回答城隍爺：『我還沒有為沈家傳宗接代，如何能走？』城隍爺聽了卻嗤之以鼻：『傳宗接代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有甚麼好拿出來說嘴的。』」



我見他說得頭頭是道，恐怕此事是免不了的了。」賓客中有人提出看法，認為夢中的城隍爺是妖魔鬼怪所幻化，刻意要來迷惑沈燾的心志，然而說也奇怪，沈燾的身體卻從那天起逐漸衰弱。到了臨終的那一日，他自己沐浴剃髮，換了身乾淨衣服躺到床上去，口中喃喃自語：「都已經到齊了嗎？」過了一會兒，又自問自答：「既然都已經到齊，那我也該出發了。」說完就閉目長逝了。

許多年以後，直隸省發生大規模的飢荒，朝廷開啟國庫賑災，順天府所屬的一位縣令卻在此時中飽私囊，將公款偷偷放入自己的口袋，後來東窗事發，他害怕受到朝廷的制裁，便仰藥自殺了。那時候有位某君，同為縣令的候補人選，他身兼二職，白天辦理公務，夜間到冥司去協助城隍爺審案。他見了那名貪官的下場，告訴友人：「昨天恰逢諸神審訊某貪汙的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的城隍爺都會聚一處，我在當中見到一個熟面孔，就是已故的順義縣令沈燾，沒想到他現在當上城隍爺，又回到順義為民服務了。」某君並不知道沈燾臨終的事蹟，但卻能說出他出任城隍爺之事，您說這難道會是巧合嗎！

註① 知州：宋初鑒於五代藩鎮之亂，留居諸鎮節度於京師，而以朝臣出守列郡，稱「權知某軍州事」，意為暫行主管某軍州兵政、民政事務。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總理郡政，省稱曰知州。明清因之，並定知州為官名。

## 卅六、能者多勞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好友閔小圃有一位顯赫的遠親，就是曾任職雲南府通判的閔斗陽，他曾經為我說過關於閔大人的一些傳聞，我覺得相當有意思，所以便將它記錄下來。

閔大人是清代浙江歸安晟舍鎮人，任職過雲南府通判，後來又升遷為司馬，因為他一生正直不阿，再加上從政期間能夠苦民所苦，所以深



受平民百姓的愛戴。

閔公晚年告老還鄉，回到浙江定居，據傳在他過世的前一天，有位同鄉里的人死而復生，醒來後告訴家人：「陰間的路實在太過漆黑難行了，我死了以後魂魄被困在原地，遲遲不能前去投胎，幸虧有人現身指點我：『明天是閔斗陽大人前往雲南城隍廟赴任的大日子，新官上任少不了車馬隨從，屆時必定會有燈火在前引導，一路上還有筵席設供，你可以放心前往。』這麼一來，我不但可以跟隨車隊前進，沿途也不必再擔心挨餓受凍了。」

隔天，閔大人忽然無疾而終，復生的鄉人也再度死去，這回鄉人托夢給他的母親說：「今天我跟隨閔大人的車隊行進，果然一路上燈火通明，而且閔大人還答應讓我留在城隍廟中工作，往後的日子我就不必擔心在冥間困苦潦倒了。」小圃既是閔大人的親戚，此事由他的口中說出，應該是沒有什麼疑慮了，況且照常理來判斷，世間聰明正直的人，死後被分派到冥司擔任神職，也是頗合情合理的。



## 卅七、孝感動天

（續子不語·袁枚）

在蘇州有一位姓顧的孝子，不忍心父親久病在床，於是天天向老天爺祈求，希望可以藉由自己減壽來換取父親的健康。有一天，顧孝子入睡以後，見到城隍爺派來官差，將他帶到衙門問話。他和官差們抵達的時候城隍爺正忙著處理其他事務，於是便請顧孝子先在門外稍候；此時恰好前方有人乘轎而來，顧孝子便退立至一旁等候。

不久，轎中走下來一名長者，顧孝子在一旁觀看，差點沒叫出聲來，原來眼前之人竟是顧孝子的授業恩師！他一見到顧孝子，立即上前拉住他的手，親切地問候近況。他說：「為師現在於某處擔任土地神，今日前來與城隍爺洽談公事，沒想到會在此處與你相遇。你趕緊說說，今日是為了什麼事來到這裡的呢？」顧孝子將父親病重以及自己發心減壽的事據實以告，夫子聽了點頭讚許：「不錯！看在你孝行可嘉，這件事包在為師身上，待會兒我就到城隍爺面前替你美言幾句。」顧孝子喜出望外，趕緊磕頭稱謝。等了好一會兒，夫子才步出官署，他告訴顧孝



子：「今天城隍爺忙得不可開交，這件事恐怕要暫緩了。」顧孝子眼看希望落空，只好悻悻然離開。

隔天夜裡，官差又將顧孝子帶到城隍廟，不同的是，這次他前腳才到，便立刻接到城隍爺的召見。城隍爺看了看手上卷宗，問他：「令尊的病情現今如何？」顧孝子回答：「家父病了許久，如今已是骨瘦如柴。」城隍爺聞言頓時勃然大怒，命差役好好賞他個幾大板。顧孝子突然遭受無妄之災，急忙大聲喊冤；幸好在此同時，公堂後方有人及時呈上一張字條，城隍爺一看紙上文字，立刻恢復方才的和顏悅色。他緊接著對顧孝子說：「你們家是開設藥舖的沒錯吧？某一年國內發生大瘟疫，令尊無條件供給窮苦的民眾藥材，功德無量；再加上你的孝心可慰，本官就讓你的父親延壽十二年吧！」顧孝子感激涕零，離開前連連向城隍爺道謝。

出了官府以後，他逮住機會向身旁的差役請教：「這位官爺，敢問剛才城隍爺為何突然發怒？」那位差役回答他：「豺這種野獸身形細長，世人大多以訛傳訛，勿把豺當作柴。城隍爺第一次聽到，以為你把

自己的父親比喻為野獸，所以才會那麼生氣。好在剛才幕僚為你解危，才免去你一頓打。」接著顧孝子回想起剛才在官府見到的情景，又連忙問他：「方才我在裡頭見到幾位同鄉，都是當初因為犯了重刑而被處死之人。另外有兩張生面孔：一人被繩索層層纏綁，另一個似乎正準備將他銬上刑具押解他方。敢問大哥，這兩位是什麼人呢？」差役告訴他：「被五花大綁的那個原任某地知府，後來被他的屬下告發；另一位則是桂林府城隍爺張大人的手下，今天奉命前來押送犯人離開。」顧孝子又問：「敢問張大人名號？」差役想了一會兒說：「說來慚愧，張大人的名字我不記得了，只知道他曾經任職雲南糧儲道，是當今河南巡撫畢大人的舅父。」

他們口中所說的張大人，其實就是與我同期錄取博學鴻儒的張鳳孫先生。鳳孫字少儀，是蘇州人士，在當時有「張三子」的美名。所謂三子，指的就是孝子、君子與才子。鳳孫先生平日恪守「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美德，一向為人景仰，他過世以後仍然受到重用，繼續在陰間賞善罰惡，實在不令人意外啊！



## 卅八、自有安排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從前有一位讀書人汪某，特別喜愛鑽研法家之學，恰巧他夜晚在陰間助理審案，也算是學以致用。據他描述，冥司在審理案件的時候，通常是採三人一組的方式分工合作；官員們身上都是一般打扮，與當今朝廷無異；開堂之時，主事者正中而坐，汪某則坐在他的左側。

某天晚上升堂，汪某遠遠就聽到有人在門外哭得呼天搶地，緊接著，就有一個披頭散髮的女鬼手持狀紙走了進來。主事者命衙役將狀紙呈送到汪某面前，由他先行過濾；他一面閱讀訴狀，冷汗卻一面從額際滴落，因為女鬼所要提告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汪某。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從前汪某在縣府擔任幕僚時，有一位姑娘遭人調戲，她不甘受辱，一時想不開便自盡了。依照當時的刑法，犯人應該要被判處死刑，然而因為汪某擅改了供詞中的一個字，導致案情有了逆轉，被告罪減一等，僥倖逃過死劫。由於這個緣故，女鬼今日特來提告。汪某因為案件涉及自身，不敢加以隱瞞，趕緊將狀紙轉呈主事者。

主事者明白其中原由以後，將女鬼帶到一旁交頭接耳，雖然不知道他們達成什麼協議，但只見後來女鬼神色好轉，心滿意足地笑著離開。

汪某在旁看得一頭霧水，恨不得能立刻知道他們商討的內容。隔天，汪某曾任幕僚的某縣派人前來，說是要重修縣志<sup>註①</sup>，希望能延請汪某執筆。汪某心中的疑團頓時解開，他趕緊將這份任務答應下來，隨後就在縣志中為女子立傳，將案件本末清楚交代，總算還給女子一個公道。

註① 縣志：記載一個縣的歷史、地理、風俗、人物、文教、物產等的專書。



### 三九、吳王嫁女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江蘇溧（音同立）陽有一位家境貧窮的讀書人名叫崔灑（音同雲），跟許多書生一樣，他除了讀書之外沒有什麼謀生的技能，在長期缺乏收入的情況下，漸漸地連房租都負擔不起，就這樣被房東趕了出來。這一年，他硬著頭皮來到山間的一所寺廟借住，每天寒窗苦讀，只希望有朝一日能金榜題名，盡快擺脫這種苦哈哈的日子。

這一天夜深人靜，崔灑就著燭火讀書，寧靜的後山忽然間傳來陣陣的車馬聲，他心裡覺得奇怪，這所寺廟與世隔絕，照理說應該是聽不到城市的喧囂，於是他忍不住打開房間的後門想瞧個仔細，但只見眼前一片烏漆抹黑，半個人影也沒有。

崔灑正自納悶，準備回到座位上，隆隆的車馬聲卻再度響起，而且聲音越來越接近，不久，外頭就傳來了迫切的敲門聲，還伴隨著一道洪亮的嗓音，喊著：「小吳王駕到！」崔灑不敢怠慢，急忙開門將來客延請入內，但他一見著對方心中便明白了，來者非人。在沒有弄清對方來

意之前，他選擇保持沉默，被動地等待對方開口。

過了一會兒，小吳王見崔灑不說話，先就跟他客套一番：「其實我今日前來並無惡意，若是唐突了先生，那我先在這裡謝罪了。」接著他又開口自道身世：「我的祖籍在廣西，從前也是像先生這樣的讀書人，曾經考取過秀才，當時原以為前程似錦，誰知道命運造化弄人。戰亂中，我意外被逆賊俘虜至江南，糊裡糊塗進入軍中，最後跟隨張將軍戰死在此地。這座山地處偏遠，死去的鬼魂大多不認識字，跟我難得搭上話，這麼長久以來我遍尋知音不得，今日有幸聽到先生吟研詩詞，才知道什麼叫相見恨晚，若是往後有先生朗朗的讀書聲相伴，定能聊慰我在山中的苦悶幽寂。」

他停頓了一會兒，沒等崔灑回話，又自顧自地說了起來：「我死了以後，上帝下令封我為小吳王，要我管理這座山頭，我對人世間雖然沒有什麼留戀了，不過嚴格說起來，其實還有件事始終令我放不下心，那就是我的獨生女阿鸞。她先前流落在廣東香港一帶，算算日子，現在也該十五歲了。如果先生不嫌棄的話，勞駕您走一趟香港將她帶回，就讓



她侍奉您吧！」小吳王交代完後，鄭重地向崔灑拜別離去。崔灑想依言前往香港尋訪阿鸞，無奈路途遙遠，一時間也無法籌措到旅費，只好先將此事暫時擱置。

不久之後，小吳王為阿鸞之事再度上門拜訪，一開門便焦急地問：「關於我上次的提議，難道先生您不考慮幫忙嗎？」崔灑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但最終還是將湊不到盤纏的窘境說了出來。小吳王聽了以後立刻拍拍胸脯說：「原來如此！先生您何不早說呢？這座山的南邊有一座地窖，裡面藏了許多金子，先生如有需要，不妨自行開窖取用。」崔灑依照他的指示來到金窖，在裡頭總計挖掘出五千兩白金，於是他立即前往廣東，結果在一處青樓中找到阿鸞。

阿鸞外型清麗出眾，幸虧當時她還未滿十六歲，因而仍保有處子之身。崔灑仔細觀察阿鸞的言行舉止，發現她知書達禮，還留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卻因自幼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對於自己的家世來歷一概不知。崔灑用白金三千兩為阿鸞贖身，並將自己如何遇見小吳王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訴她，兩人回到家鄉以後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婚事，雙雙擺脫了從前



困頓不堪的苦日子。

崔灃有一位舊識曾蓉舫，偶然聽崔灃提及此事，隨口說了出去，如此一傳十，十傳百，他們的故事在當地可以說是人盡皆知了，而我自己則是從曾先生的好友朱孔彰那兒聽來的。

## 四十、死為閻王

（竹窗三筆·釋袿宏）

蓮池大師說：「吏部侍郎趙定宇與雲南巡撫陳玉台兩人是舊識。趙大人在萬歷丙申（一五九六）年三月十五日過世，同時間還在任官的陳大人則是因為夫人重病，急著到處求神問卜，想知道愛妻能不能得救，然而神明所帶來的消息卻不大樂觀。陳大人心急如焚，千拜託萬拜託，就是希望能找出折衷的辦法，沒想到乩身卻兩手一攤，語帶無奈地說：





『新上任的閻羅王剛正不阿，最看不慣有人想循私枉法，我也是愛莫能助。』陳大人問：『敢問新上任的閻羅王是哪位大德？』乩身回答：『是常熟趙定宇。』不久後，陳大人便接到趙大人的訃聞，一經核對，神明所說的新官任期竟與訃聞上的日期吻合，陳大人當場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有人聽聞了這件事以後相當不以為然：『一般來說，閻羅王應該是由同時具有福報與惡業的人前去赴任才對，趙大人是眾所周知的仁人君子，難道他也有惡業在身嗎？』唉！真是無知小輩！君不見地藏菩薩曾言：『我觀閻浮提眾生，舉足動步，無非是罪。』縱然是品德高深如趙大人這樣的君子，又怎麼可能一生沒有犯過錯呢？

我曾聽人說過一則故事，從前有位僧人，一日遇見天庭派來的使者，說是要召請他死後作閻羅王，僧人聽了心生警惕，知道自己罪業深重，此後便一心修道，比從前更加精進，果然後來天庭的使者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傳說隋朝名將韓擒虎『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sup>註①</sup>，而近代又

有傳聞司寇鄭澹（音同淡）泉大人過世以後被延攬為閻羅王，以及杭州太守周大人<sup>註②</sup>作城隍爺的例子，看來這種事屢見不鮮，也算不上是新聞囉！」

註① 在韓擒虎病重去世前夕，發生了兩件奇異的事情：一天鄰居的母親去探望韓擒虎時，發現他家門前儀衛儼整，猶如大王的威儀。老人驚訝的問這些人幹什麼，其中一人回答說：「我來迎王。」話才說完，這些人就不見了。與此同時，有病重之人忽然奔跑到韓擒虎家門前，大聲說：「我要拜見大王！」人們問他要拜見甚麼王，那人答道：「閻羅王！」韓府眾人聽了以後捉住他正要痛打一頓，卻被韓擒虎阻止。韓擒虎大聲說道：「生為上柱國，死做閻羅王，斯亦足矣。」隨後不久，就去世了。

註② 周新，明朝永樂元年任監察御史，剛正不阿，懲治貪官，為人正直敢言，世稱「冷面寒鐵」。





「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瞰。惡業俱生。窮未來際。」

「汝負我命，我還債汝。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

楞嚴經

## 四一、人面豬身

（清祖筆記·王士禎）

清朝康熙年間，邯鄲有個不孝子名叫侯二，某回有個衣衫襤褸的乞丐來到他家門口要飯，他的母親動了惻隱之心，便端了一些飯菜給乞丐。侯二得知這件事情後非常生氣，也不顧妻子在一旁苦苦哀求，抄起棍子對母親就是一陣窮追猛打，最後還狠下心將她逐出家門。不久之後，侯二全身上下長滿了毒瘡，但因為找不出病因，最後他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傷口潰爛腐敗，在強烈的恐懼與苦痛中死去。

侯二死後向兒子託夢，他著急地說：「我生前對母親忤逆不孝，閻羅王罰我下輩子投胎作豬。你快到京師宣武門西側車子營，找一位叫張二的養豬戶將我贖回來，我怕再拖下去就太遲了！」侯二的兒子醒來後，即刻動身來到車子營，找到父親所說的張家，他向主人一問之下，果然有頭母豬剛剛生產，在一窩仔豬中，有一隻的頭部看起來特別像



人，臉上還長滿了鬍鬚，相貌狀似侯二。他兒子見父親淪落至此，忍不住痛哭失聲，他耐心向張二解釋，希望能用十金將父親贖回。但張二覺得這件事太過邪門，執意不賣，最終還是將人面豬給殺掉了。



## 四二、三位道士

（池北偶談·王士禛）

山東臨清胡給事的夫人，有一天晚上夢見三位道士偕同前來，默默跪到她面前，雖然三人都沒有開口說話，但儼然是有事相求。胡夫人直覺這其中另有隱情，於是醒來後立刻將此事轉告丈夫，但胡大人以為只是一般夢境，沒有加以理會。

隔天一早，胡大人出門辦公的路上經過一處市集，恰好有一位商人趕著三頭牛，與胡大人的轎子擦肩而過，不知怎麼地，這三頭牛忽然不約而同朝著胡大人下跪，那模樣就像是在求救。胡大人覺得奇怪，便把商人叫來問話。商人向他解釋，這些牛正要被賣到屠宰場去。胡大人二話不說便從身上拿出白金九兩，將三頭牛全數買下，並派人將牠們安置到放生池<sup>註①</sup>去。當天晚上，三位道士便又來到胡夫人的夢中向她磕頭稱謝。

註① 放生池：購買水族，畜養於池，禁止捕殺，其池稱「放生池」。



## 四三、羔羊拜佛

（池北偶談·王士禎）

京師有一位婦人過世不久，她的外甥女就在夜裡作了一個夢，她看見婦人對她說：「我已經投胎為一頭羊，現在就被畜養在某處，但願妳能夠前來將我贖回。」外甥女雖然半信半疑，但是因為婦人語氣嚴肅，不像是開玩笑，於是她醒來後便依照婦人的指示，到某處將羊買回來，暫時安置在池邊。

就在同一天晚上，外甥女入睡以後又見到婦人前來，她說：「很感謝妳將我贖回來，讓我免於被宰殺的命運，但是我還有一事相求，希望你能為我誦經超度，讓我盡早脫離畜生道。」隔天，外甥女請來僧人在池邊誦經作法，那頭羊見了像是有所感應，也跟著僧眾跪拜禮佛，就在法事結束後，羊也無故往生了。



## 四四、仁慈之殺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休寧朱村有一位姓朱的商人長期在外作生意，無奈父母早死，只能將妻子獨自留在家中。他的妻子許氏賢淑懂事，丈夫外出的時候，她總是將家中打理得有條不紊，還在院子裡養了一些雞，將賣雞的所得拿來補貼家用。

有一次，她拿了十幾枚雞蛋讓母雞孵著，但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卻沒有任何一顆成功孵化。過了幾天後，許氏夢見公婆從外頭回到家中，奇怪的是，他們兩人的頭上都綁著紅色頭巾，而且臉色愁慘，彷彿烏雲罩頂；許氏正要開口問候公婆，他們卻突然鑽進雞窩裡，消失不見了。

隔天早上，許氏一如往常巡視雞舍，沒想到久未孵化的那批雞蛋中，竟有兩隻小雞破殼而出。許氏回憶起前一晚的夢，心中茅塞頓開，她想：「這兩隻小雞必定是公婆投胎轉世來著。」這樣的噩耗令她既驚訝又不捨，為了讓公婆能夠早日脫離雞身，她把心一橫，強忍著悲痛將



兩隻雞壓入水中溺死，並請來僧人連續誦經三日，以求超度公婆的罪苦。

幾個月後，公婆來到夢中向她道謝：「我們兩人生前殺害了許多無辜的生命，按照刑罰，今生應該要投胎作雞，親自嚐嚐被熱湯熬煮的滋味。幸虧有妳為我們誦經懺悔前罪，給我們一個機會改過自新，接下來我們總算又能投胎重新作人去了。」



## 四五、婆媳情深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我的孫媳婦彭氏曾告訴我一則發生在她親戚身上的真實故事：湖南有一婦人馬氏，丈夫與公公皆早死，長期以來就她與婆婆相依為命，兩人相處融洽，感情幾乎勝過親生母女。無奈好景不常，婆婆因為年邁又染上重病，即使馬氏每天不眠不休地陪在一旁照料，終究還是回天乏術。

婆婆臨終時，馬氏在病床前哭得死去活來，她說：「自從相公過世了以後，就剩下婆婆您與我互相依靠，假如您丟下我先走，以後我還能仰賴誰呢？一想到往後這屋子裡空蕩蕩的，只剩下我一個人形單影隻，不如就讓我現在跟著您去吧！」婆婆聽了這番話也是百般不捨，只好安慰她：「妳不要難過了，我死後就化作一隻鳥兒，一直陪伴在妳身邊。」

婆婆仙逝後，果然不知從哪裡飛來一隻小鳥，在室內不斷盤旋，有時還會親暱地飛到馬氏懷中。馬氏知道這隻鳥是婆婆所化，心裡頭頓時



多了一絲安慰，於是每天對牠細心照料，就像從前事奉婆婆一樣。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本該寬心的馬氏卻越發心事重重，有一天她終於下定決心，淚汪汪地對著小鳥說：「我知道婆婆您可憐我孤苦無依，不惜化做禽鳥前來庇護，但是您的好意，我何德何能消受？從今以後，請婆婆您去過您想要的生活吧！」馬氏說完了以後，小鳥像是能體會她的用心良苦，溫馴地拍拍翅膀飛了出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 四六、惡名昭彰

（尊鄉贊筆·董含）

人死後投胎為畜生的傳聞屢見不鮮，我這裡就聽說過好幾個案例。江蘇宜興鄉人許杏元，死後投胎為一頭牛，牛背上的白毛排列工整有序，儼然就是「許杏元」三個大字。另外，宜興城中的惡霸任伯益也不

違多讓，他平素品行不良，作惡多端，無論遠近親疏，都避之唯恐不及。據說他死後投生為豬，雖然外表與一般的豬隻無異，但是只要一翻身，便能見到肚子上的白毛文字，像是老天爺有意懲罰似的，將他老兄「任伯益」的名號大大標記在上頭。

還有一個人名叫潘阿喜，生前欠了蔣船戶的太太好幾千文錢，蔣家屢次向他催討都被他給賴掉。潘阿喜死後託夢告訴妻子：「我將要投胎到蔣家當狗償債，妳盡快前來與我相認，到時候若是見到一隻黑頭黃身的狗，那便是我。」說來也奇怪，恰好潘阿喜下葬時，便是身穿黃衣，頭戴黑帽！隔天，他的妻子來到蔣船戶家中，果然見到好幾頭新生的幼犬，其中黑頭黃身的那一隻小狗，使勁抬起頭向她吠個不停，就像是在對她求救。潘氏不忍丈夫被當作畜生使喚，於是趕緊把先前欠下的債務一次還清，順利將潘阿喜贖回家中。



## 四七、冤冤相報

(鮪贖·鈕琇)

明朝末年，闖賊李自成的黨羽袁鷹兒屯兵河北，時常渡過黃河來陳州放火打劫，惹得陳州的居民們人心惶惶，苦不堪言。離陳州約莫二十里處，有位黃姓居民不幸成了他們刀下冤魂，他的兒子黃鳴梧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父親的死讓他內心澎湃不已，但鳴梧深知寡不敵眾的道理，於是隻身一人來到敵營假裝投效，私下則暗自發誓要血刃殺父仇人。

鳴梧天資聰穎，不但能射善騎，還彈得一手好琵琶，很快就被袁鷹兒接納，順利融入軍隊當中。在那邊待了七個月後，鳴梧透過暗中查訪，總算探聽出殺死父親的人，原來便是袁鷹兒的親弟弟袁三。而鳴梧的機會也在這時候悄悄來臨，袁鷹兒派遣袁三帶兵到陳州偵查情勢，鳴梧不願錯過大好時機，於是毛遂自薦，跟隨袁三一夥人來到陳州。

抵達陳州以後，鳴梧偷偷溜回家中，召集了八十位不怕死的族人，乘著月黑風高攻入袁三陣營，將他五花大綁，準備擄回家中，不料鬥鬧

聲卻驚動了附近官兵前來巡視，眾人一哄而散，鳴梧則算準時機選在此時現身，他見到袁三非但裝作不知情，還假惺惺地問他說：「發生了什麼事，袁將軍您怎麼會被弄成這樣呢？」說完趕緊為他解去束縛，還備妥了酒菜為他壓驚。

他們在陳州待了一段時間，直到父親的忌日，鳴梧忽然變了一個  
人似的，他面目猙獰，手持利刃走向袁三，對他說：「袁三，你還記得  
自己去年的這個時候幹了甚麼好事嗎？就讓我來告訴你吧，今天是我父  
親的忌日，而明年的這一天，也將會是你袁三的忌日。殺人兇手，納命  
來吧！」鳴梧說完便立刻脫去袁三身上的衣物，將他像牲畜那樣五花大  
綁，當作祭品獻到父親的墳前。經過一番痛哭祭告後，鳴梧從袁三的肚  
子上劃下第一刀，接著便失心瘋似的掏空裡頭的內臟。大仇得報的鳴梧  
悵然若失，他將袁三的心臟握在手上，久久不能自己，待他回過神來，  
才將袁三餘下的殘骸焚燒掩埋。但鳴梧還有一件任務尚未完成，在離黃  
家三里處有一棵柳樹，是父親絕命的地方，他將袁三的首級懸掛到柳樹  
上，以慰父親在天之靈，直到此刻，他才放下了心頭重擔。



經過半年後，鳴梧家中的母驢產下一頭色澤濃黑的驢子，這頭小驢不但身體強壯，而且資質相當出眾，鳴梧對牠很是喜愛，有人曾經出價十五金想要將牠買下，卻被鳴梧斷然回絕。

某天，鳴梧騎著這頭驢子正要回到家中，經過柳樹下時，黑驢突然開口說起人話：「還記得袁某人嗎？哈！我知道殺人償命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你逼人太甚，在我死前還讓我受盡剖腹屠腸的折磨。這筆帳，我袁三今天就來跟你清算。」牠說完便迅速張開驢嘴，從鳴梧的左腿大口咬下，再使勁將他整個人拖到地上，從肩膀到背部，一寸一寸地啃噬，把毫無防備的鳴梧咬得體無完膚；但是這還沒完，驢子殺紅了眼，又將他的手臂折斷，恰好當時鳴梧頭上戴著一頂帽子，他急中生智，趕緊用帽子掩住頸項，才不致被咬斷咽喉。過程中，鳴梧不斷掃射四周，找尋脫身的機會，幸好這時候旁邊就有一口枯井，他立刻轉身跳了進去。然而黑驢還是不肯輕易饒過鳴梧，牠繞著井邊來回踱步，但最後實在是沒有辦法，只好悻悻然地在一旁舔著鳴梧滴下的血。

後來有鄉人路過，急忙將氣若游絲的鳴梧抬回家去，經過幾個月的



治療，鳴梧才總算撿回一條命。鳴梧對這件事情懷恨在心，正想將那隻驢子殺了洩憤，恰好這時候有一位智者知道了，就勸他：「冤冤相報何時了？不如就讓仇恨在這裡結束吧！」這句話對鳴梧如雷貫耳，他趕緊放下屠刀，叫僕人將黑驢牽到市場賣掉，這才終結了一段輪迴不休的惡果。

## 四八、為富不仁

（尊鄉贅筆·董含）

在上海華亭有一位富翁名叫莊銓臣，他不僅有生意頭腦，對於儲蓄也相當有一套。可惜的是，莊銓臣生性貪婪吝嗇，不但不懂得布施，甚至連窮苦人家的錢也不放過，他仗著自己家財萬貫，在當地放高利貸，大賺不義之財，當時被利息逼得走投無路的人可以說是不計其數。



他死後幾個月託夢對妻子說：「我因為生前剝削窮人，這一世投生到某家作豬，預計明天就要被宰殺了。你趕快派兒子帶二兩八錢到某家將我贖回，再遲一些就來不及了。」他的妻子正要答應，莊銓臣又急忙開口說：「等等！這裡養的豬為數眾多，恐怕兒子不能認出我，到時候我會咬著他的衣角大聲啼哭，你記得轉告他，讓他能夠藉此辨別。」莊銓臣的妻子嚇得從夢中驚醒過來，她連忙把夢境轉告兒子，兒子一聽，便急急忙忙帶著銀兩出門了。

來到某家，果然有一頭大豬突圍而出，直直朝著莊銓臣的兒子走來，大豬先是咬了咬他的衣角，接著又趴在地上號哭，他兒子知道是父親無誤，趕緊向豬戶下訂，結果豬戶開價，果然是二兩八錢沒錯。回到家以後，他們在莊銓臣以前的臥室設置了一個較矮的床鋪，還另外準備了簾幕與床褥，讓牠住在裡面，每天將稀飯裝在銅盆裡餵養牠。不過這樣舒適的生活沒有持續很久，約莫過了一年多，這頭豬就因病過世了。

## 四九、蛇魂乞懺

(竹窗隨筆·釋祿宏)

蓮池大師說：「有一回我與姑蘇的曹魯川居士不知聊到什麼，他忽然回憶起一次難忘的經歷。有一年夏天，他嫁出去的女兒閒來無事坐在客廳，此時一條蛇沿著牆邊追趕鴿子，不小心失足掉到庭院裡，家裡的僕人看見了，就當場把牠給擊斃。」

過了幾天後，那條蛇的亡魂附在魯川女兒的身上胡言亂語，魯川接到消息，急忙前去探視女兒。那條蛇逢人就說：『我擔任荊州太守的期間，丞相高歡起兵造反，派遣侯景討伐荊州，我們雖然極力抵抗，但還是不敵，一行人被追殺至江邊，最後都不幸成為江裡的冤魂。回憶往事，不勝唏噓！只是不知道現在父母妻子是不是都還健在？』

魯川聽完相當震驚，他說：『高歡是北魏時期的人，而現在是明朝，中間早已經過隋唐宋元好幾個朝代了啊！』魯川這段話對蛇來說有如晴天霹靂，死了這樣長一段時間，恐怕墳上的樹都已經無法合抱了吧；然而更令牠驚訝的是，自己竟連人身都無法保住，而是墮入畜



生道當一條蛇。不過牠倒也想得開，只停頓了一會兒便接著說：『既然已經投胎為蛇，那被你們打死我也沒有什麼好怨懟的。只是還有一個心願，希望你們能為我恭誦一部《梁皇寶懺》，禮懺完畢，我就會立刻離開。』

魯川於是延請泗（音同四）洲寺的定空法師前來，禮拜結束後，蛇又要求齋飯，於是為牠放了一壇餒口註①施食。隔天，魯川的女兒就安然無恙了。由此可見，禮拜經懺的功德是多麼的廣大啊！」

註① 餒口：《救拔焰口餓鬼經》：「阿難即於其夜三更已後，見一餓鬼，名曰焰

口。其形醜陋，身體枯瘦，口中火然，咽如針鋒，頭髮蓬亂，爪牙長利，甚可怖畏。」後因以「焰口」指稱餓鬼。為餓鬼舉行施食、超度佛事稱「放焰口」。

## 五十、作牛償債

（見聞錄·釋智旭）

蕩益大師說：「湖州府武康縣有一名公差，某天走在路上，遇到一男二女並肩而行，他直覺對方形跡可疑，於是便偷偷尾隨在後。只見三人來到地方士紳駱老爺家，也沒經過通報就直接大搖大擺地走進去。公差覺得這事兒不太單純，於是打算在門外守株待兔，但是一直等到太陽都下山了，還不見三人出來。

於是他主動向駱家守衛探聽那三人的消息，守衛瞪了他一眼，倒是撇得一乾二淨，只說是公差眼花了，兩人爭執不休，差點就要扭打起來，後來只好將事情報告主人，請他做個定奪。駱老爺聽了公差的敘述，馬上傳令下去，要眾人清查當天家裡是不是有人生產。結果出乎意料，原來生產的是一頭母牛，數一數，總共生下三頭小牛，二母一公。

駱老爺趕緊把公差叫來相認，一經比對，小牛的毛色果然與三人所穿著的服裝顏色相符；公差這才知道，上午才見到的人，現在都已經轉世為牛了。之後駱老爺又派人依照線索調查那三人的姓名，結果都是些



積欠駱家地租的人。後來三頭牛陸續長大，力量也很快就分出高下，強而有力的是欠租較多的人；反之，欠租較少的力氣就較小。看來因果報應這回事還真是公正公平，絲毫不差啊！」



## 五一、放下屠刀

（見聞錄·釋智旭）

蕩益大師說：「淞江出海口有一位朱姓屠夫，以收購豬隻宰殺為業。崇禎己卯（一六三九）年一月的某天，接近晚上二更的時候，朱屠夫起床如廁，隱約間聽到細碎的說話聲，起初他以為是小偷，於是便隨手拿起棍子，循聲而去，他躡手躡腳靠近對方，結果卻是在豬圈中找到聲音的來源。

只見其中一頭豬操著福建口音說道：「苦啊！我明天一定逃不過被宰殺的命運。」朱屠夫頭一回聽到豬說人話，整個人嚇到腿都軟了，沒想到不遠處又冒出一個聲音搭牠的話：「那有什麼！你被判作豬七次，現在都已經來到第六次，眼看就即將要解脫了，還喊什麼苦呢？不像我，被判五世為豬，現在這才來到第一世，我看真正苦的人是我吧！」朱屠夫因為地緣關係，本來就聽得懂福建話，那天讓他撞見這樣的異相，說起來也是一個機緣，從此以後他嚇得不敢再殺豬，徹底洗心革面，轉行去了。」



## 五二、後悔莫及

（冥報記·唐臨）

隋朝時，廣西宜州城東南方四十多里處，住著一戶姓皇甫的人家。皇甫家有四個兒子，在當地都享有不錯的聲譽，他們除了在工作上努力不懈，待人接物也一向秉持著寬厚的態度。但其中排行老二的皇甫遷卻是一個例外，他因為交友不慎誤入了歧途，放任自己成天遊手好閒，不事生產，漸漸地成為了家中的麻煩人物。

大業八（六一二）年，這一天他們的母親皇甫夫人拿了六十文錢出來，正準備要到街上採買，卻因為臨時有事要到後院去，就把錢往床邊隨手一放，恰巧這時候皇甫遷從外頭回來，他一見到床上有錢，立刻起了歹念，他環顧左右無人，便一聲不吭地把錢摸走。皇甫夫人回房找不到錢，便把一家大小連同僕人都叫來審問，但最終還是沒有下落。她一肚子怒氣難消，索性把全家都打了一頓，弄得眾人怨聲載道。

事發後又過了一年多，皇甫遷就過世了，他死了以後，投胎到自家的母豬腹中，經歷了三五個月的胎獄之苦後，由母豬平安產下。兩年



後，八月的秋祭祭祀將至，皇甫家急需要用錢，便把已經長成大豬的皇甫遷賣到遠處的村社去，以供祭祀之用，一共賣得了六百文錢。

那天晚上，睡夢中的皇甫一家都見到被賣掉的豬前來託夢，他先用鼻子觸碰皇甫遷的遺孀，並開口說起人語：「我是你的丈夫皇甫遷，前世因為偷了母親六十文錢，連累一家大小白白挨一頓打，這輩子只好投胎作豬來抵債。現在你們把我賣掉，我隨時都有被宰殺的可能，妳跟我結縈多年，難道忍心眼睜睜看著我去送死嗎？妳趕快替我說句話，把我贖回來吧！」皇甫遷的妻子醒來後心有餘悸，但夢中情節太不尋常，實在教人難以置信，誰知道她再躺回床上，還是作了一模一樣的夢。她心裡發毛，急忙起身披了件衣服，前去報告婆婆，想不到來到婆婆的房門口，卻見婆婆也醒著，兩人互交換換夢境，才知道彼此作了同樣的夢。她們進一步向家中眾人探問，原來全家大小都不約而同作了同一個夢。皇甫夫人知道事情不假，於是派了大兒子夥同皇甫遷之子收拾行囊，帶著一萬兩千文錢趕去營救，臨行前還叮嚀他們：「假使他們不肯賣，你們就提高價錢，即使比市價高出好幾倍也不打緊，否則恐怕天一



亮遷兒就要被宰殺了，你們趕快出發吧！」

兩人快馬疾馳了三十多里，總算來到那處村社，但他們礙於顏面不敢說出實情，只簡單表明來意，說是要將豬贖回。但社家果然不肯答應，他們一臉為難地說：「現在祭祀的時辰就快要到了，臨時要我們上哪兒找另外一頭豬來代替呢？」雖然兩人再三懇求，社家還是斷然回絕。他們兩人急得直跳腳，恐怕再不趕緊想出辦法，皇甫遷就要一命嗚呼了，就在這個緊要的關頭，其中一人突然想起，當地有位德高望重的長老曾經擔任縣令，想必是個明理的人物，於是便找上對方，將原委據實以告，在長老的調解下，他們總算得到社家諒解，成功將皇甫遷贖回。

任務達成以後，伯姪兩人心照不宣，刻意往田野的方向行進，走了一段路後，皇甫遷的大哥首先開口發難，他對著豬說：「如果你真是二弟，應該有本事比我們還要早回到家中才對。」皇甫遷的兒子也接著說：「如果你是我的父親，應該不需要我們帶路，就有辦法自己回到家裡。」豬聽到這番話，默默帶頭走在前面，果然順利回到了幾十里外的

皇甫家。

後來這件事情在當地傳開，人人都知道皇甫遷轉世為豬，鄰居中不留口德的，往往指著他們一家人「豬啊豬啊」地罵。他的兒女不堪其擾，只好暗中決議，找了一天向皇甫遷提起：「父親您前世造了許多惡業，現在自己受報也就罷了，還白白連累我們兄弟姐妹在鄉里間抬不起頭。我們知道您生前與徐善人交好，現在打算請他收留您，再由我們這邊提供飲食。唉！這也是萬不得已的決定，還請父親您多多體諒，不要怨恨我們。」皇甫遷聽到這話，只道自己作惡多端怪不得誰，但眼淚還是不由自主地滴滴墜落，他獨自走了四十多里路來到徐家，一直到三年後才在徐家壽終。

長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曾與皇甫家為鄰，那頭豬也是他親眼所見，要知道出家人一向不打妄語，這件事絕對沒有半分虛假。我想皇甫遷的遭遇應該可以給各位帶來一些警惕，人若是老想著幹壞事，總有一天得到報應，小則遭到親朋好友疏遠；再嚴重一些，可能就會像皇甫遷這樣，下輩子投胎作豬。鐵一般的事實就擺在眼前，還由得我們不信嗎？若是



真正的聰明人，往後一言一行都應該要更謹慎才是！

### 五三、胡者入道

（洛陽伽藍記·楊銜之）

北魏時期，中原境內隨處可見漢化的胡人，其中有一戶劉姓人家，兄弟一共四人，以屠宰牲畜為業。孝莊帝永安年間，有一天，正當他們在宰殺豬隻的時候，其中一隻待宰的豬突然開口大叫：「饒命啊！饒命啊！」音量之大，把附近的住戶都驚動了。鄰居聽到呼救聲，以為是劉家兄弟鬥毆，紛紛跑來圍觀，想不到眼前所見，竟然是一頭豬在說人話，害得眾人一時間都以為自己眼花了。兄弟四人知道神蹟示現，必定有其因緣，於是捐出自家的宅院改建成歸覺寺，並且棄刀從善，從此遁入空門。

## 五四、壓脂地獄

（冥報拾遺·郎餘令）

在南北朝時期，有一位家財萬貫的梁員外，他臨終的時候把妻子叫來床邊交代遺言：「我這一路到了陰間，前途一片茫然，恐怕往後的日子沒人照料，你記得在我離去之後，將我寵愛的奴僕、馬匹以及日常用品陪葬，讓我在下面也能安安穩穩地過日子。」梁員外死了以後，家人不敢違背他的遺言，雖然心裡頭有些不忍，但還是盛起一袋袋的泥土，將梁員外最信賴的奴才給活埋了。

四天過後，枉死的奴才奇蹟似地復生，並將他在冥府所見一一道來：「開始的時候，小的還渾然不知道自己已經死去，忽然間來到一所官府前，守門人一見到小的就將我攔下來，在那裡待了一夜。隔天一早，我看見老爺全身纏著層層鎖鏈，在守衛戒護下進入官所。他一見到小的便說：『我本以為陰間的生活與陽間無異，擔心在此沒人照料我的生活



起居，所以留下遺言要你陪葬；誰知道這裡的規矩是不分貧富貴賤，各人造業各人擔，自然也就沒有什麼主僕之分。唉！白白拖累了你，真是萬分抱歉，待會兒我就去向這裡的主人稟報，請他放了你。」

老爺說完便轉身進入官府，小的放心不下，只好找了個空隙偷偷觀察裡頭的情形。那時我見到一位身著官服的大人轉頭問守衛：『昨天從他身上壓榨出了多少油啊？』守衛回答：『一共八斗。』那位大人好像不太滿意，又說：『把他押下去，今天一共要榨出一斛六斗才行。』主人還來不及為我求情，就被押去別處受刑了。隔天一早我又見老爺來到官府，他神情愉悅，還告訴小的，今天一定會幫忙找機會向官大人稟明。入內之後，官大人問守衛：『今天榨出油了嗎？』守衛回道：『還沒有。』官老爺聽了大為光火，要守衛給他一個交代。守衛面有難色地說：『此人死亡到現在已過三日，但家人為他請來僧人超度設齋，每回只要誦經的聲音一出現，施壓的鐵柱刑具就紛紛斷裂，使得小人的工作一再中斷。』官大人聽了點點頭說：『知道了，姑且先饒過他吧！』這時老爺逮到機會，趕緊向官大人報告我的狀況，希望他能放小的一馬，

官大人也是個講道理的人，知道緣由後立刻將我放了。

出了官府以後，老爺要我回來轉告家人：『幸虧有你們為我追薦超度，讓我免於壓脂苦刑。然而我的罪業深重，一時間還無法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希望你們繼續廣印經書、塑造佛像，修福積德的工作千萬不要中斷，讓我能盡早脫離此處。此外，從今以後家中不准再用牲禮祭拜，你們殺生祭祀，我在地獄裡也無福享用，此舉只是徒增我的罪業罷了。』老爺與我道別後，我便醒過來了。」

梁員外一家人聽了他的敘述，知曉地獄惡報並非虛構，於是遵從梁員外的吩咐，繼續設法為他超度，並嚴格杜絕一切殺生祭祀，此後他們一家老小深信佛法，在菩提道上日益精進。想不到梁員外一念之差害得那位僕人差點死去，最後卻又因禍得福，度了自己的家人。



## 五五、誦偈排苦

（纂靈記·釋慧苑）

唐朝年間，京師長安住著位一意孤行的人，名叫王明幹，他生平不信因果，更不知道修善積德的重要性。某天王明幹突然暴斃身亡，就在他即將要墮入地獄的時候，一位出家人及時出現在他的身旁，教導他誦偈自救。這位出家師父對他說：「你趕緊跟著我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往後你遇到困難時便誦出這首偈言，無論狀況如何惡劣，都能立即免除地獄罪苦。」

王明幹趕緊依言誦偈，結果才念完一遍，就被帶到閻羅王的面前。他見了閻羅王心虛害怕，於是又不停高聲誦偈，此時他發出的聲音就好像天樂一般，所到之處如天降甘霖，正在受苦的地獄諸人都得到了解脫，閻羅王知道是菩薩出手相救，於是便放了他。

他所誦的這首偈出自晉朝佛馱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與唐代所譯的版本註①下兩句稍有差別。

註① 唐代譯本為「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 五六、地獄一遊

（冥報拾遺·卽餘令）

唐高祖武德年間，樂安（今江西省中部）流傳著一則發人深省的奇聞。曾任括州刺史的任義方，死了幾天以後卻又還陽。

任義方還陽後驚魂未定地說：「我死了以後被帶到閻羅王面前，他命令獄卒先帶我認識環境，我看來看去，與佛經上形容的地獄景象似乎沒有什麼分別。不過地獄裡恆常昏暗無光，行走時像是被籠罩在層層的雲霧下，到處灰濛濛的一片。當我遊覽完地獄後，又被帶回到閻羅王面前，他調出檔案後，先是皺了皺眉，接著又不放心地看了好幾回，我以為自己要倒大楣了，沒想到閻羅王卻是臉色鐵青地轉向獄卒，大聲罵道：『這個人死期還沒到，怎麼會將他誤擒來此呢？』緊接著便命人將我放了。」

回程的路上，一共經過了三個關卡，守關的衛士全都睡得不省人事。奉命送我離開的獄卒告訴我：『接下來你只要循著誦經的聲音走，不久就能回到原來的地方了。』我凝神諦聽，果然遠處隱約傳來陣陣的



梵唄聲，我加快腳步緊跟著那道聲音一路奔波，來到半途，眼見前方有一個大坑洞，我本想邁開腳步跨過去，孰料弄巧成拙，眼前一黑，整個人不偏不倚地跌了進去，我原以為這下完蛋了，誰知道雙眼一睜，人又回到了家裡頭。」

後來據任義方的家人描述，由於他初死時胸口還留有餘溫，他們便請來僧人為他誦經修法，這就是為什麼他身處地獄時會聽到梵唄聲不絕於耳的緣故。之後任義方到處向人宣說地獄景象，並將親眼所見畫成地獄圖，希望能使眾人有所警惕。除此之外，他布施行善不遺餘力，將任官所得的俸祿全數拿來流通經書、塑造佛像，一生中抄寫《金剛經》不下千次。任義方能夠結此善緣，真可以說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 五七、獠婢傳法

（續高僧傳·釋道宣）

蕭氏は唐朝宰相の姪子蕭鏗の女兒，嫁給司元大夫崔義起作妻子。蕭氏平時待人苛薄，個性好妒又愛生氣，時常毒打下人，對於因果報應全然沒放在眼裡。麟徳元（六六四）年，蕭氏與崔大夫隨從皇上出巡洛陽，沒想到隔年的正月蕭氏意外身亡，夫妻倆從此天人永隔。同年二月，距離蕭氏身故已經過了二十一日，崔家便請來僧人，為死去的夫人設三七齋供。用齋時，蕭氏身戴手鐐腳銬，渾身被上了枷鎖，在幾名獄卒看守下站立一旁觀看。

崔家人對於蕭氏的存在渾然不知，在場只有一位體質特殊，名叫閏玉的婢女看見了。隨後，夫人將靈魂附在閏玉身上，聲淚俱下地向在場眾人說道：「我未出嫁前個性嬌縱蠻橫，嫁到崔家以後，仍是不改頑劣本性，成天疑神疑鬼，想方設法虐待下人，由於不知悔改，種種罪孽造成我現在淪落地獄受報。由於我生前的罪業十分深重，到了地獄以後，嚐遍了佛經上所說各種慘不忍睹的酷刑。今天逢我大七之日，我聽聞家





中為我設了齋供，於是懇請獄官准許我告假一日，回來家裡看齋，順道趁這個機會向在座的諸位懺悔前罪。與你們生活的這段日子裡，我的起心動念被貪瞋癡三毒所佔據，不但動不動就暴力相向，還嫉妒丈夫看上眼的婢妾，種種過錯以及惡業，都導致我自食惡果。我今天在此誠心懺悔，並向諸位致歉，但願在場無論男女老幼，都能因為我的誠心致歉而心生歡喜，並且以我的遭遇做為借鏡，千萬不要步上我的後塵。」

接著蕭氏又交代兒女：「如果你們還惦念我的養育之恩，就聽我一言，趕緊將我生平喜好的用具玩物統統處理掉，將轉賣的錢財拿來布施供養，讓我盡早脫離地獄的無間罪苦。再過不久，就逢我身故七七四十九日，你們替我設齋施食，也有助於我增長福德早日解脫。到時候我再請託獄官，希望能夠再回來與你們一聚。」接著她轉過身勸戒丈夫：「相公您性子急躁，喜怒無常，往後千萬要謹慎些，不要過份懲罰下人。您身為一家之主，應該要奉勸眾人恭敬佛法僧三寶，帶領一家上下修持齋戒，先從布施與忍辱作起，之後再循序漸進，廣修六度波羅蜜。」臨走之前，她又告訴眾人：「我先帶閨玉跟我走一趟地獄，讓她

看看我受刑的慘況，五六天後再放她還陽。我要她眼見為憑，向你們證明我所言不假。」話才說完，閨玉身子一軟便死了過去，除了胸口還留有餘溫，身體的其餘部位都是冷冰冰的。家人不敢擅自將她埋葬，只好找個地方將她安置。

話說閨玉跟隨夫人來到地獄，首先遇見一座宏偉的殿堂，殿堂的裡外守衛嚴密，固若金湯。蕭氏告訴閨玉，此處就是閻王殿，因為不敢踰矩窺看，所以她們繞道來到殿堂的東側，裡頭有一個高廣的大廳，廳堂正中坐著一位威儀赫赫的大官人，是負責判案的斷罪官；離開廳堂以後，她們來到地獄受刑處，裡頭就如同世人所畫的地獄圖像，各種刑具琳琅滿目，不可勝數。

這時候夫人突然轉頭告訴閨玉：「妳睜大眼睛，看清楚我受罪的慘況。」話才說完，就見到獄卒羅剎迫不及待地撲向夫人，先是將她像玩具般摔來摔去，接著又將她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在此同時，一旁還備有燒得滾燙冒泡的大油鍋，等著把夫人丟進去煎煮炒炸。夫人受盡百般折磨，死了又活，活了又死，駭人的景象不斷重複上演。另有鐵鉗抽



舌、鐵鳥啄身、臥鐵床、猛火吞噬等種種酷刑，難以名狀，將閏玉嚇得花容失色。

夫人再一次醒來後，只見父親蕭鏗乘著紫金蓮花座，騰空飛到她的面前。說到這位蕭鏗，就不得不讚揚他的善根，他生平不食酒肉葷辛，每日例行課誦《法華經》，禮敬三寶，現在已經往生到極樂世界，今天只因為見到女兒在地獄受苦，特地前來營救。他先是數落蕭氏：「還記得為父平時是怎麼教妳的？每每勸妳聽經聞法，改掉妳那身壞脾氣，妳總是聽不進去，現在落得這樣淒慘的下場，不但自己後悔莫及，還累得為父白白替妳操心。」接著他話鋒一轉，質問蕭氏為何將閏玉帶來。蕭氏趕緊向父親解釋：「女兒就是因為從前不信因果，今日才會受此惡報。為了避免家中眾人重蹈覆轍，所以我要閏玉與我同行，親眼看我受苦，再回去轉述家人，以免他們疑心我空口說白話。」蕭鏗知道女兒用意後，點點頭不再追究，只是告訴她：「為父雖然往生淨土，卻無法幫助妳倖免於難，若要脫離三惡道，當務之急，還是須要仰賴妳自己的努力，並透過家中眾人為妳修福。」

蕭經語畢，有一位法相莊嚴的少年師父同樣乘著紫金蓮花座前來，他告訴蕭氏：「妳在世時不信因果，造了許多罪業，導致今日必須受此罪苦。現在我來教妳們誦持《金剛經》，再透過妳的家人傳播到各處，讓世人都能知曉佛法的好處，對佛法生起信心。現在萬事俱備，就不知道妳身邊的這位小婢領悟力如何？」蕭氏信誓旦旦地說：「閏玉素來聰明伶俐，背誦經典難不倒她，就請師父您安心地教給她吧！」

於是法師先從《金剛經》開始教起。剛起頭的時候，兩三句中，閏玉總是會漏掉一兩句記不起來；再接下來，漸漸能默背出一整頁的內容；又過了一些時候，她已經能將《金剛經》一字不漏全文誦出。法師打鐵趁熱，又將《藥師經》、《法華經》傳授給閏玉，經過剛才的洗禮，閏玉對於背誦經文已經逐漸掌握到訣竅，這次很快就背得滾瓜爛熟了。

法師教導閏玉時不說漢語，而是採用印度當地的梵音，念誦起來文詞典雅，音韻清脆嘹亮。他見閏玉已將三部經典熟記，便吩咐她趕緊回到人間。臨別前他還特地叮囑閏玉：「妳回到家以後，見到人就為他們



誦這三部經，幫助正法流通。記住，漢人聽不懂梵音，妳往後如果有機會與精通梵語的僧人一會，試試看他們面前誦這三部經，屆時好壞高下立判。當今世人大多聽信邪魔外道，排斥佛法，如果看妳一個目不識丁的小婢女也能隨口誦出三本梵經，一定能鼓勵許多人，使他們對佛法生信。如果因而影響更多人改邪歸正，棄惡從善，那麼不但夫人得到福報，將來妳也能免於墮入三惡道。」

閔玉醒過來後趕緊召集崔家上下，將蕭氏在地獄受苦的畫面一五一十地報告一遍，為了取信眾人，過程中她還不時穿插動作輔助，將蕭氏受刑的情形忠實地呈現在觀眾眼前。她一會兒抱著肚子，表情扭曲地說：「夫人硬生生吞下熱鐵丸，口舌潰爛，腹部像是有一把火在燒。」一會兒又吐出舌頭說：「你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之刑，舌頭足足被拉出了三尺有餘。」這會兒又賴在地上來回打滾，痛苦地喊著：「夫人像這樣躺在燒紅的熱鐵床上受苦，身上被燒出一片焦黑。」她沒停歇，繼續繪聲繪影地為眾人述說：「在受了這些慘絕人寰的刑罰以後，夫人痛得死去活來，然而獄卒卻不曾因此心軟，只要夫人還醒著，



這些酷刑就會不斷重演。」接著她又描述蕭氏與父親相見，以及法師傳誦梵經的過程。之後閨玉每天在家中正襟危坐，誦讀三經，每字每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聽了不自覺心生歡喜。崔家無論男女老少，聽聞了夫人與閨玉的遭遇，都不敢再懷疑眼前所見，轉而深信佛法，發心懺悔，每當有人挖掘出心底最不為人知的醜惡時，便嚎哭不絕，幾乎要斷了氣。

當時鄰里間凡是聽說蕭氏與閨玉感應事蹟的人都紛紛皈依三寶，誠心懺悔前罪，並嚴格遵守佛教的戒律與教條。麟德二（六六五）年，有四位西域僧人來到中原進獻佛骨，恰好在崔義起的因親薛仁軌將軍家中設齋，因此崔家也應邀赴宴。當時幾位官員共同出了一個主意：「久仰崔大人家中的婢女誦得梵經，但我們同為漢人，根本無法分辨對錯，今天不如就讓四位法師為我們鑑定如何？」一致通過後，崔大夫便傳喚閨玉上來。

他們事先誑騙四位梵僧，說閨玉是在另一位法師的教導下習得三部經典。閨玉首先在四僧面前誦出《金剛經》，才誦完，四僧便同時





恭敬合掌讚歎：「真是空前絕後啊！為什麼漢人能誦得如此正確的經文呢？」閏玉又接著誦《藥師經》與《法華經》，四位梵僧如沐春風，簡直就要起立為閏玉鼓掌叫好。後來他們實在耐不住好奇心，透過翻譯問道：「敢問方才那位女施主是在怎樣的因緣下學習到這三部經典的呢？我等見她音詞善巧，文句典正，而且倒背如流。即便是我們西域擅長誦經的法師，也不見得有這樣的功力。她的師父想必不是一般人吧！」此時在座的幾位官員們終於將謎底揭曉，梵僧們聽了眼眶泛淚，口中不斷默念阿彌陀佛名號，他們其中一人說：「這就對了！如果不是佛菩薩聖力加持，怎能如此呢？」

這件事傳開以後，信仰佛法的人如雨後春筍，源源不絕，眾人皆知恭敬三寶，精進修學。薛仁軌將軍趁機將此事上報唐高宗，後來在高宗的提倡下，佛法的傳播更加無遠弗屆，舉國上下無論男女老幼、愚賢貴賤皆信知佛法，蒙受法益。所以啊，誰說一定得要高僧大德才能傳法呢？閏玉不就是個現成的例子嗎！

## 五八、寶相坐化

（見聞錄·釋智旭）

杭州的佛日寺不僅風景優美，地靈人傑，至今還流傳著一位法師預知時至的故事。蕩益大師說，明朝年間，佛日寺有一位中年出家的釋實相法師，他不但勤修苦行，還包辦寺內的大小事務。然而在同儕間最為人讚許的，其實是他的修行功夫。大家經常看見實相法師手上一邊做事，口中卻不曾忘記要念「阿彌陀佛」；凡是信徒餽贈的物品，他都立刻布施出去，一點兒也不會藏私。據說他在佛日寺多年從未與人發生口角，也沒人見過他動怒。壬申（一六三二）年秋天，實相法師突然預告旁人：「我明天就要到極樂世界去了！」說完還不忘托人向雲棲寺借來一個坐龕<sup>註①</sup>。隔天，他自行沐浴剃髮，結果頭髮都還沒有完全整理乾淨，他就已經在原地坐化了。

註① 龕：盛屍之棺謂之龕。釋氏要覽下曰：「今釋氏之周身，其形如塔，故名龕。方志云：受也。廣雅云：盛也，此名蓋異俗也。」





## 五九、長辭六趣

(啟信雜說·周安士)

佛經中把三界所生出的眾生分為九種型態，分別為：一胎生、二卵生、三溼生、四化生、五有色、六無色、七有想、八無想、九非有想非無想。這九大類可以說把天上天下所能見到的，無論高下貴賤、有形無形都毫無遺漏地包含在內了。在這九類當中，最苦的莫過於地獄、惡鬼、畜生三惡道了；而最樂的，就屬三界中的欲界六欲天、色界四禪十八天與無色界四無色天了。然而以上所說的，根本上都還未能超脫生死，仍在六道中輪迴不休，所以事實上啊，孰苦孰樂還未能輕易下定論呢！表面上看來，三惡道是很苦沒錯；但令人樂不思蜀的天界，其實也是身處苦海啊！怎麼說呢？縱使生在天界壽命綿長，換算成人類的年齡都至少可以活上數百萬年，但是現在帶著福報去享樂，一旦福報用盡，業報現前，仍不免要墮入三途之中。諸位明白了嗎？與其將天界視為理想的樂園，還不如一心求生極樂世界，早日脫離輪迴，才是長遠之計。

## 六十、非吾所願

（啟信雜誌·周安士）

隋朝時，河南相州有一位學問淵博的玄景法師，他能將大乘各宗融會貫通，在當時可以說是名聞遐邇。大業二（六〇六）年六月，法師預知自己即將涅槃，於是沐浴端坐，等待天時的到來。突然間，他兩眼往上一翻，像是瞧見什麼似的，開始自言自語：「我本想往生兜率內院<sup>①</sup>親見彌勒菩薩，怎麼會陰錯陽差，跑到夜摩天去作天王<sup>②</sup>呢？」眾人不解，欲向法師請教，他卻語帶保留地說：「這不是你們所能理解的。」過了片刻，法師又突然開口：「現在天上正準備迎接我過去，賓客眾多，到處冠蓋雲集，裡裡外外忙得不可開交。」話才剛剛說完，法師便在座位上圓寂了。

哎呀！真是可惜了！雖然玄景法師修行時，一心想要往生彌勒菩薩的一生補處，但終究還是無法隨心所欲，反而被指派到夜摩天當天王去了。看在凡夫眼裡，必定還是會又羨又妒地說：「那有什麼不好，夜摩天的天王，福德神通還遠在帝釋之上呢！」然而若是拿西方極樂世界跟



夜摩天相較，兩者還是有如天壤之別。所以說，如果想要早日脫離六道輪迴，無論凡愚聖賢，都不能不勤修淨土法門啊！

註① 兜率內院：兜率天分內外兩院，外院是凡夫果報天宮，只管享樂，直到福報用盡，屬於天界；內院是彌勒的淨土，菩薩修功圓滿，盡此一生，便可成佛，又名為「一生補處」。

註② 夜摩天王：梵語夜摩，華言時分。以其時時唱快樂故也。謂焰慧地菩薩，修行四地法門，具大功德，多作夜摩天王。以善方便，除眾生惑，令住正見，諸所作業，念佛法僧；統領天眾，隨所應度，不失於時，故云夜摩天王。



## 六一、龍舒立化

（梁谿漫志·費哀）

南宋時期，安徽龍舒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後來被大家尊稱為王龍舒的王虛中。雖然王虛中曾著作多部膾炙人口的佛教典籍，不過他也不是一開始就崇信佛法的。王虛中本名王日休，年輕時相當崇尚孔孟之學，不過他雖然註解儒家經典多達數十萬字，但是卻在科舉考試中接連失利。到了宋高宗在位的時候，他以特奏名註①取得參加廷試的資格，可惜他卻沒能把握住這次機會，最終還是與官場無緣。不過這說來或許也是王虛中的因緣，他一舉看破儒家典籍並非真正了脫生死之道，於是毅然決然放棄仕途，開始了精進佛道之路。

王虛中喜好親近佛法，著有《龍舒淨土文》，勸修淨土法門，全書見識卓越，理路清晰，令讀者對西方生起莫大的信心。而且他不但鞭策自己勤加修行，勸人念佛也總是不遺餘力。為了要向世人推廣淨土法門，他曾經四處奔波，籌措經費，到建安印刷《淨土文》，前後總計印了超過二十多版。而且他不僅救度眾生的願力宏大，在個人修行上更是



努力不懈，每天日夜贊頌禮拜，數十年如一日。

有一段時間，他在江西廬陵的某通守家作客，這天，他突然平白無故拜見通守，一見面就對他說：「王某即將離世，後事就有勞大人您了。」通守聽了相當錯愕，一時間還反應不過來，王虛中卻逕自換了一套乾淨的白色便服，到佛堂去合掌念佛，才一轉眼，他就像樹木般動也不動，站在原地往生了。

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遍全城，住在附近的居民們為了瞻仰聖人遺容，接連好幾天將通守家中擠得水泄不通。而通守也是位聰明人，他見機不可失，趕緊命令部下在一旁備好棺木，自己則指著王虛中的遺體，刻意說給眾人聽：「先生修為不凡，已經能夠洞觀三世，而且心中不存妄念，行住坐臥皆能自如，今天就請先生安息吧！」說完，部下就恭敬地將王虛中抬入棺中，並著手處理後續事宜。通守這樣的舉動更加深了在场眾人對於往生淨土的信心，也總算不負王虛中的囑託了。

起初我是從建安的陳應行先生那裡耳聞此事，後來自己雲遊四海，走訪各處，嘗試在多位僧人口中探聽，想要知道事情發生的時間點，以



及通守大人的真實姓名，然而仍是遍尋不著知情的人，所以只能大略作了這樣的紀錄。

註① 特奏名：宋代科舉制度的一種特殊規定。考進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冊上奏，經許可附試，特賜本科出身，叫「特奏名」，與「正奏名」相區別。

## 六二、一念自誤

（啟信雜說·周安士）

宋朝時有一位青草堂禪師，修行的功夫極為到家。禪師平時的生活起居主要由一位婦人曾氏所供養，時常不定時接受她布施的衣物與飲食。青草堂禪師對曾氏的恩德無以回報，於是在他九十多歲的時候，向曾氏許下承諾，下輩子要投胎為她的後代。不久後，曾氏產下一名



男嬰，她顧不得自己虛弱的身體，便急著請人去探視禪師，結果消息回報，禪師果然已經在她生產的同時坐化了。而曾氏所生下的這個孩子，就是後來促成王安石變法的魯國公——曾公亮，他因為前世崇信佛法，福慧雙修，所以自少年就一路飛黃騰達，後來還高居宰相一職。

明朝末年，浙江有一位大成法師，專門為寺中的齋食到處化緣。在大成法師來往寺廟與城鎮的路上，每天都會經過史家飯店，史老闆一家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一旦遇到僧人上門化緣，就會立刻熱情地將他們招待進門，如果看見法師當天收到的飯菜較少時，還會主動多添一些給他。然而一直以來，積極行善的史老闆卻被後繼無人的問題困擾著，就在他幾乎要打消求子的念頭時，妻子卻奇蹟似地懷孕了。

妻子分娩那天，史老闆焦急地在門外，沒想到此時大成法師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突然走進產房，史老闆急忙要上前阻止法師，結果等他進入房中時，妻子已經順利產下一名男嬰，史老闆到處尋視，就是見不著大成法師的蹤影。當天大成法師沒有前來索齋，史老闆覺得時間點太過巧合，於是親自來到他所屬的寺院想要弄清楚，結果才得知，法師已

經在同一天圓寂了。

史老闆明白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便將新生兒取名大成。史大成幼年時就比同齡的孩子來的聰慧，加上他對長輩孝順有禮，對同輩親近友愛，大人們都對他另眼相看；難得的是，史夫人從懷胎起便不沾葷腥，因此史大成可以說打從娘胎起就茹素，一生都沒有破戒。到了清朝初年，史大成受順治皇帝欽點，在科舉中拔得頭籌，成為大名鼎鼎的浙江第一位清代狀元。

在一般人眼中看來，無論是曾魯公還是史大成，都是在官場上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一生中榮華富貴享用不盡；然而若是你去問問修行人的看法，他大概會說：「這兩位僧人簡直白白蹉跎了自己啊！」為何有此一言呢？假使這兩位法師知道世間尚有淨土法門，那麼依照他們的修為，只要一心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縱然還不足以生到上品，但也必然可以落在中品，親聞彌陀教誨，怎麼會一時糊塗，讓自己繼續困在六道輪迴中，只為享受那過眼雲煙的富貴呢？





假令盡壽命。勤事天下神。象馬以祀天。不如行一慈。

法句經

## 六三、縊鬼求代

（庸齋筆記·薛福成）

先母的娘家姓顧，世代居住於江蘇，是無錫城西溪一帶的百年世族。相傳雍正初年，有一位道士路經顧家，忽然在門口停下腳步，眼睛瞪得老大，口中還唸唸有詞：「不得了！剛才有一個吊死鬼溜進去了！」接著他又盯著大門數數似的，嘴裡喃喃念著「又一個」、「再一個」，前後一共說了六次，後來他索性找上守門人，說：「剛才我親眼見到七個吊死鬼溜進你們的宅子，如果事情沒有變卦，從今天開始將陸續會有七個人在裡頭上吊自盡。不過好在那些吊死鬼還沒開始動作，現在只要趕緊想辦法將他們驅趕出去，仍然有可能及時化解一場災厄。你何不迅速通報你們家主人，趕緊讓我進去作法，幫助你們度過這個難關呢？」守門人見他說得篤定，快速通報上去。當時的一家之主是先母的高祖父顧持國先生，他為人剛正不阿，向來不信鬼談，所以只把那位道



士看作是招搖撞騙的神棍，輕易地將他打發出去。道士一番好意卻貼了張冷屁股，他也只能苦笑，臨去前他長嘆了一口氣，語帶惋惜地說：「唉！果然是天命，既然執意如此，那我也愛莫能助了。」

幾年後，持國先生忙著籌備女兒的婚事，家中一片喜氣洋洋，不料過程中卻因為一些租用花轎的細故跟親家談不攏，沒想到他的女兒卻只因為這件事一時想不開，竟然無預警地選在此時上吊自殺；自從經歷了這件事之後，邪門的事一件接著一件發生，持國先生的從孫顧某，因為受不了母親的責備，於是偕同妻子在家中二樓上吊自殺；再接下來，孫媳婦高氏因為長年與她的丈夫不和睦，也用同樣的方式上吊結束自己的生命，不久之後，她的丈夫選擇用相同的方式離開；這還沒完，先生的曾孫有一天從書塾返回家中，好端端的卻拿了條繩子自掛於桑樹下，留給家人無盡的錯愕與傷痛。到此為止，前後七十年間，顧家總計已有男女六人上吊身亡。

我的外祖母陳太夫人品行賢淑溫順，乖巧懂事，日常無事的時候，就靠刺繡打發時間，她自從嫁到顧家以來，不但與家人感情融洽，在妯

裡間也是很受好評。外祖母每天早晨起床梳妝盥洗時，總會聽到窗外桂樹上傳來的陣陣鳥鳴，鳥叫聲就像是在說：「蠟梅花上街，披裏去，披裏去。」外祖母因為喜歡臘梅，連帶地也覺得這隻小鳥相當有趣，她曾經向旁人提起，但是卻從來沒有人聽見過外祖母所形容的鳥鳴聲。

在外祖母身旁有一位貼身的幫傭吳姥姥，是外祖母從前的乳母，她有一雙陰陽眼，能夠看見鬼魂的形影。她曾經警告過外祖母：「我看見一位吊死的女鬼，手上拿著繩圈跟一束頭髮，不停地在窗外徘徊，或許是想要對我們圖謀不軌，妳可得要小心了。」可惜外祖母沒把她的話聽進去，反而還不耐煩地斥責她：「去去去，少在這裡觸霉頭了。」

時光飛逝，一晃眼又過了好幾年，這一天，沉默許久的吳姥姥忽然又向旁人提起：「眾人最近還是小心為妙，我連續好幾天夜裡看見吊死鬼異常興奮，一付勢在必得的模樣，家裡恐怕是有什麼狀況要發生了。」好在當時的顧氏先祖們有前車之鑑，害怕過往的不幸會再度重演，於是馬上積極聚在一起討論對策，眾人覺得還是應該要防患於未然，所以加強了家中的守衛。只可惜眾人把焦點放錯了地方，萬萬沒想



到吊死鬼早已滲進家中。

嘉慶八（一八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早，外祖母一如往常梳妝盥洗，忽然聽到窗外傳來陣陣叫賣蠟梅的聲音，外祖母滿心期待，差遣吳姥姥前去向小販買一些回來，誰知道吳姥姥這一去，回來時見到的外祖母已經是一具冰冷的遺體。據說外祖母上吊的側室，往常都被家人暱稱為「披裏」；自從外祖母意外身故之後，窗外就再也沒有人聽過那隻小鳥的鳴叫聲。諸多巧合，令人聽了都不禁寒毛直豎。就這樣過了一年多以後，家中有人夢見外祖母前來相告：「我死了以後向上帝請命，已經成功地將一千吊死鬼驅逐出我們顧家，你們往後總算能高枕無憂，平安地過日子了。」從那時候起，城西都不再傳出有人因為自縊而喪命的消息，我想這應該都要歸功於外祖母的無私吧！



## 六四、醉生夢死

（庸盒筆記·薛福成）

嘉慶年間，先祖父薌（音同鄉）圃先生在無錫北門外設立了一間私塾開班授課，在他的諸多學生當中，有一位令人頭痛的施姓青年，明明已經二十多歲了，卻識人不清，專門結交一些酒肉朋友，整天只知道吃喝玩樂，因而荒廢了學業，先祖父對他屢勸不聽，最後只好狠下心來將他逐出師門，但這位施生並沒有因此而覺悟，仍然長期留連於酒色之間。

有天，施生在青樓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凌晨才要離開，當時他意識模糊，醉到腳步都已經無法站穩，只好掏錢雇了頂轎子代步。轎子經過一座橋時，在橋中央突然出現了一個人擋道，那個人身長至少超過一丈，白衣高帽，肩上掛著串串紙錢，那不正是俗稱七爺的白無常嗎？這時只見七爺直直朝著轎子所在的方向走來，他來到轎前，對著施生陰森森地咧嘴一笑。轎夫們見狀早已嚇得屁滾尿流，各自逃竄去了，哪裡還顧的了別人，於是可憐的施生就這樣獨自一人被丟棄在轎子裡。不久



後，打更巡夜的人經過這裡，偶然發現躺在轎中奄奄一息的施生，趕緊另外找來轎夫把他抬回家去。回到家後，家人將他扶坐到床上，灌下安定神經的熱薑湯，但施生口中仍是不斷嘔出濃稠的綠色汁液，原來是在橋上時就已經嚇破了膽，最終還是回天乏術。

施生會有這天其實眾人都不同意，他長期沉迷於聲色場所，導致精氣衰竭，老早就一腳踏進棺材裡了，可惜他沒能及時聽信旁人的勸告，死期將至仍不自知，終於使陰氣乘隙而入，年紀輕輕就去見閻羅王了。總結的來說，他之所以會被活活嚇死，實在不是因為無常鬼青面獠牙，長相可怕，而是他自己的劫數該到了。否則，若是單憑一張臉就能夠活活把人給嚇死，那些轎夫們怎麼就安然無事了呢？



## 六五、牆上留影

（庸齋筆記·薛福成）

道光末年，揚州有一位鹽商家中的婢女被鬼魅纏上，他傷透腦筋，不管如何絞盡腦汁，用盡各種方法驅鬼都沒有成效。根據那位婢女的描述，這隻鬼魅有實質的形體，入夜時會來到房內與她同床共枕，她曾經無意間觸碰到鬼魅的身體，簡直冷得像冰一樣。鹽商試過差遣家中僕人跟婢女共寢，由兩位老太婆將她夾在中間，三人成一個川字形躺在床上，原以為萬無一失，結果天色一暗，鬼魅倏忽進入，嚇得兩個老太婆自顧自地拔腿狂奔。後來鹽商仍然無計可施，只好接受旁人建議，改試試調虎離山之計。

他事先將婢女偷偷移到別的房間去，另外找來戲班演員，分別假扮成王靈官、溫元帥、趙元壇、周將軍四位護法神，環坐在床鋪周圍等候。當天晚上三更，一股駭人的陰氣破窗而入，假王靈官看見目標出現，立刻揮動手上的長鞭，然而鬼魅卻猝不及防，立刻化做一團黑氣直撲床鋪，王靈官慌亂間摔了跤，一口氣提不上來，頓時暈厥在地；就在



這個時候，鬼魅也同時失去了蹤影。

鹽商家裡所有人都被驚醒過來，大家一陣手忙腳亂，還不忘煮了薑湯讓王靈官安神。折騰了許久，王靈官這才甦醒過來，但他一開口，眾人就發現他摔斷了一支門牙。這時候僕人們點了蠟燭到處巡視，其中有一人走到牆角時忽然放聲大叫：「快來人啊！鬼就躲在這裡！」眾人爭先恐後湊上前去，果然看見一團模糊的鬼影嵌在牆上，全身黑漆漆的，五官看不太清楚。實際上，就在鬼魅衝撞王靈官的同時，固然把王靈官嚇得魂飛魄散，但他自己卻也因為一時間來不及細看，以為遇上了真正的護法神，倉皇奔逃間，才會被卡在牆壁上動彈不得。

眾人不知拿這鬼魅如何是好，只好嘗試著用燭火燒他，沒想到竟還烤得滋滋作響呢！越經火烤，牆上鬼影的墨色就越淡，但是顏色只褪到一個程度，最後還是紀念性地留下了一道淡淡的鬼印。可喜的是，從此之後鬼魅就不再出現作祟，鹽商家中也平安無事了。

## 六六、鬼影幢幢

（庸盒筆記·薛福成）

事情大約是發生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後，當時父親在鎮江擔任府學教授，我們兄弟幾人都隨之在官署中讀書。這所官署是一棟上百年的老房子，從前病死在這裡的官員與眷屬不計其數。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臥室門外動不動就會聽到橐橐（音同陀）的腳步聲，就好像是有人穿著方頭靴<sup>①</sup>在中庭來回踱步的樣子。我曾經好奇地提著油燈出門一探究竟，但是只要我一靠近中庭，腳步聲就立刻中斷了，等到我一回房間又再度響起。久而久之，我們也都習以為常，不會再感到害怕了。

除了那位不知名官員發出的腳步聲之外，有時候也會聽到女子穿著木底弓鞋<sup>②</sup>走來走去，或是推窗、或是開門等各種聲音；但是隔天一早起床巡視，會發現門戶都還是關得緊緊地。如果恰好睡前桌上有算盤或棋子忘了收起來，那麼夜裡就會聽到撥弄算盤和執棋落子的聲音；有時甚至會聽到書桌上傳來彈指敲桌的聲響，又或是椅子挪動的支軋聲，偶爾也會伴隨幾聲無可奈何的嘆息。



有一天傍晚，大哥與二哥正在書房討論切磋，突然間，對面的桌上傳來下棋的聲音，他們倆鼓起勇氣將油燈轉向，往那兒一照，雖然什麼鬼影也沒瞧見，但聲音還是不斷地傳來，等到他們兩人起身過去查看，這時候聲音才停了下來；但是一等哥哥們回到座位上，落子聲又繼續傳出，他們後來乾脆就裝作沒聽見，不再理會。還有一回，患了瘧疾的大姐躺在床上休息，卻聽見床帳後彷彿有人出聲驅趕貓咪，不一會兒，署裡養的一隻黑貓就突然從床底下竄了出來，但是大姐自己心裡清楚，床帳後方是空無一人的。

大白天時鬼怪都如此猖狂，若是遇到陰雨天，或是月黑風高的晚上，那就更不用說了，舉凡屋簷樹叢甚至室內屋外，都能隱約聽到淒厲的鬼叫聲，鬼怪們對於人類絲毫沒有放在眼裡。像這樣的靈異事件不斷地在身邊上演，我們到後來也都習慣成自然，乾脆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註① 方頭靴：自明代起，朝廷開始禁止庶民穿靴，還劃分了一套等級制度。到了

清代，男子便裝時以鞋為主，但穿公服時仍須著靴子。靴子的面料多為黑緞，式樣初期為方頭，後逐漸改為尖頭，但身穿朝服時仍須搭配方頭靴。

註② 弓鞋：俗稱三寸金蓮，鞋形似翹首的鳥頭，鞋底為木質，彎曲如弓，故稱弓鞋。弓鞋一詞原本用來指彎底鞋，後泛指纏足婦女所穿的小腳鞋子。中國纏足始於南唐，到了清代，纏足之風達到鼎盛，政府屢禁不止。

## 六七、兩江督署

（庸齋筆記·薛福成）

清朝時，兩江總督的官署設在金陵城（今南京）北，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洪秀全將兩江督署改建為宣示霸權的宮殿——天王府。天王府是一座江南式的古典園林，花園中不乏亭臺樓閣，可惜好景不常，同治三（一八六四）年六月，曾國藩、曾國荃兄弟



率領湘軍部眾攻陷天京，入城後便開始無止盡的姦淫擄掠，並放火燒了天朝宮殿，當時跟隨洪秀全的官員一千人等，投水自盡的不下百餘人，前些時候還用來吟詩宴飲的小橋流水，如今卻成了他們葬身之處。

同治十（一八七一）年十月，清廷派遣曾國藩先生整頓天王府，從祝融中逃過一劫的金龍殿與西花園被著手改造，重建為督署。當時我在先生門下擔任幕僚一職，而幕僚們的住處，恰好就鄰近花園與水池。我一向習慣秉燭夜讀，經常讀到三更還沒上床就寢，俗話說「夜路走多，總有一天遇到鬼」，我確實經常聽到戶外傳來輕輕的叩門聲，但是因為我熟悉這裡的歷史背景，對於鬼怪的出沒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所以也都沒有加以理會。但是鬼怪的習性就是容易得寸進尺，連著好幾天夜裡擾人清夢，我被逼得實在嚔不下這口氣，只好硬著頭皮，一手拿蠟燭，一手握著棍子，準備好好教訓他們，誰知一到門外，卻連個鬼影也沒見到。但是等我一轉身回到屋裡，他們又開始騷動不安；不是拍窗，就是敲門，有時還激動地連連彈指作聲，整個晚上吵得雞飛狗跳不得安寧。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進犯到屋子裡頭，所以我就漸漸放寬心不跟他們計



較，他們倒也識相地收斂不少，於是彼此也就一直相安無事，過著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

同治十二（一八七三）年，李宗義先生擢升兩江總督，接管此處，隔年秋天，督署中便出了事。有一位幕僚派了甲僕去取水，甲僕這一去，隔了許久還回不來，幕僚心裡頭有不好的預感，於是又派了乙僕前去找尋。就在乙僕行經花園的時候，隱約聽見模模糊糊的呻吟，一回頭便看見甲僕整個人仆倒在池邊，兩手使勁撐在地上，旁邊則是包圍著一團陰森森的黑影，像是急著要把他拖入水中。乙僕見狀趕緊大聲呼救，一群人前後趕到，黑影眼見功虧一簣，只好不甘心地跳入水中，還發出了好大的撲通一聲。

垂死的甲僕被救上岸之後，先讓他喝了一些湯藥，然後他又昏沉沉地睡了許久才甦醒過來。他驚魂未定地向眾人描述：「當時我路過花園，忽然看見一隻水鬼從池中冒出，想要把我拖入水裡，我慌亂間不小心跌倒在地，雖然口不能言，但是神智都還相當清楚。這中間我盡力想要掙脫，但都徒勞無功，好在你們及時趕到，否則我當真要小命不



保了。」意外發生那時才下午兩三點鐘，雖然天色有些陰暗又下著毛毛雨，但好歹也還是大白天，水鬼就這麼出來抓交替也實在太過明目張膽，從此眾人都有了戒心，經過池邊都會特別留意。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李總督的姪子在此事發生後不到二十天，突然被人發現死在池中。這人已經四十多歲年紀，照理說是不至於一時疏忽讓憾事發生，不過據說他在事發的前幾天曾接到書信，是家中傳來喪子的消息，或許正是因為他的心情太過鬱悶悲傷，才讓水鬼有了可乘之機。加上同一年的冬天，李總督因病請辭獲准，可見在此之前，署衙裡的運勢就已經是一片低迷，所以水鬼才敢放肆在白天出來拉人。後來署中慢慢恢復了元氣，水鬼也開始收斂鋒芒，即使到了晚上，也只敢在窗外發出噪音了。



## 六八、會計奇才

（鷓園集·吳觀）

宜興城中出了一位奇人蔣某，在鄰居的眼中，他並不是什麼多才多藝的人，但唯有一項技藝無人能出其右。蔣某對於數字特別敏銳，尤其是在會計作帳這方面特別精通，當鄰近的城市漕糧註①時，官員們總是重金禮聘他核對帳務，好幾年來都不曾間斷。蔣某來到六十多歲的時候，因為年老衰弱，四肢都已經不聽使喚，眼看再過不久就要駕鶴歸西了。有一天他正睡著午覺，突然看到兩位衙役奉城隍爺之命前來提喚他，於是他跟隨兩人走出門外，沿途上街道景色都與平時所見沒有什麼兩樣，較奇怪的是，路上始終不見其他行人。

到了城隍廟，只見桌上數百本的帳簿堆積成一座小山，城隍爺一開口便是請他幫忙核對帳目，蔣某於是要求一間空房，讓他坐下來好好作業。不久之後，有人前來抽查成果，結果幾乎沒有差錯；城隍爺對他的表現相當滿意，於是又安插了一位年老的官吏協助他，由蔣某先行算過一遍，老吏再接著審視校對，不久後，累積了幾十年的收支就在一夕之



間清算完畢。城隍爺除了誇讚他能力過人外，還與老吏耳語許久，只是音量低不可聞，不知道都說了些什麼。隨後，城隍爺就命兩位衙役恭敬地將他護送回家。

當時，在人世間的蔣某早已經死去一整天了，他的妻子託人把在西鄉教書的兒子喚回來家裡奔喪，沒想到他的兒子才回到家中不久，蔣某也清醒了過來。眾人又驚又喜，蔣某便把自己在城隍廟的遭遇詳細地述說了一遍，就在這件事發生過後，蔣某身上的病痛竟一一解除，身體簡直比年輕的時候還要硬朗呢！

註① 漕糧：清初自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奉天等省徵納

白米、轉運京師，叫做「漕糧」。

## 六九、在劫難逃

（勸戒錄·梁恭辰）

沐陽縣令姚儲有一位僕人，白天在姚府幫傭，入夜後就到冥府當差，也就是俗稱的「走無常」。某天午后他跟旁人說要小睡一刻，過了很久卻遲遲沒有醒來，同事都聽聞過他的特殊事蹟，因此雖然心裡有些疑惑，卻也不敢擅自去驚動他。過了很久，這位僕人終於醒來，但是卻一臉狼狽，不似往常那樣得心應手。面對眾人關心，他也不顧自己還滿身是汗，便興致勃勃地述說起驚險的工作經過：

「有十個鬼差邀我一同去拘提按察使張正夫大人，才剛來到署衙，就恰好碰上張大人打道回署，街上又是敲鑼又是打鼓，好不熱鬧，我看得正高興，身旁那十位鬼差卻早已嚇得雙腿發軟，剛才的氣魄都不知道跑哪兒去了。過了一會兒，張大人的轎子即將進入署衙，手下差役也忙著在前開路，大聲喝退圍觀的群眾，我們趁著混亂想要溜進去，沒想到卻被正門的金甲守衛給擋了下來，他們雖然面無表情，不發一語，手上棍棒卻毫不留情，經過一陣瘋狂痛打，我們很快就潰不成軍。此時首領



眼見情勢不利，只好趕快從懷中掏出拘捕令，向金甲人揮動示意，他們看了，才稍稍緩下手上槍棍，我們則趁隙溜了進去。後來接連經過幾道門都遇到同樣的情形，守衛們不由分說就是槍棍齊下，我們為了抵擋強烈的攻勢，搞得渾身精疲力盡，雖說有拘捕令在身，但仍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進入其中。

好不容易闖關成功，我們一行人來到張大人的辦公室，只見他與一位藍色帽頂<sup>註①</sup>的官員正在談話，那十個膽小鬼不敢接近，於是首領拿出一個繩環交給我，要我套在張大人身上，但今天不知道吹的是什麼風，我丟了好幾次始終套不中。首領見狀，再度拿出拘捕令，遠遠地朝張大人揮啊揮，張大人雙眼一眯，竟開始打起瞌睡來了；藍頂官員看他現出倦容，也不好意思繼續叨擾，只好先行告退。張大人送他出去之後，緩緩走回座位繼續打盹，此時首領再度揮動他的拘捕令，張大人馬上連打了好幾個噴嚏，模樣比方才憔悴不少。接著他將官帽摘了下來，一隻手輕輕按住太陽穴，看樣子頭疼得十分厲害，但就在他將帽子拿下來的瞬間，我手上的繩環也順利套到他身上去了，在旁的十鬼見機不可

失，趕緊將他逮捕，折騰這許久，總算擺平了一樁大事。呼！從我開始走無常至今，還沒有遇過這麼難纏的案子呢！」

這位僕人口中的張正夫大人就是浙江按察使張曾誼，他的死因在當時傳得沸沸揚揚，史料中雖然沒有明言，但或多或少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根據記載，有一天張大人散朝回署，恰巧另一位首府官員前來會晤，但張大人與他才碰面沒有多久，就以身體不適為由中斷了這次談話，不久之後，張大人忽然向旁人表示頭痛，需要稍作休息，結果卻在短短幾分鐘內就斷氣了。不過與他親近的友人卻悄悄透露，在此之前，張大人的健康狀況一向良好，身上也看不出任何異狀，看來張大人真正的死因也只能留待後人去猜測了。

註① 帽頂：清代官員帽子的頂部有頂珠作裝飾，頂珠也是區別官職的重要標志。

按照清朝禮儀：一品官員頂珠用紅寶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藍寶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碑磬，七品用素金，八品用陰文鏤花金，九品陽文鏤花金。頂無珠者，即無品級。



## 七十、巧計騙鬼

(金壺浪墨·黃鈞宰)

我的同鄉好友陳在衡先生待人和藹可親，而且談吐相當幽默風趣，有一回閒話家常時，他就告訴我一則有趣的親身經歷。

在衡六十多歲的時候，有一天趕著夜路，獨自走在荒郊野外，好巧不巧煙癮在這時候發作，正當他痛苦難耐時，遠遠卻看見兩道人影提著燈籠走在前方，於是他趕緊走向前去跟他們借火點煙。兩人爽快答應，但奇怪的是，點了很久的煙就是燒不起來。這時其中一人唐突地問道：「先生您頭七過了沒有？」在衡聽了不禁倒抽一口氣，但還是強裝鎮定將對方呼弄過去，他回答：「還沒有。」另一人就在旁幫腔說：「這也難怪，因為你陽氣未盡，所以陰火才會遲遲燃不起來。」在衡聽了更確信眼前兩位是來自陰間的好兄弟，於是便假裝好奇向他們探聽：「請教兩位大哥，世間都傳言生人怕鬼，這是真的嗎？」鬼遲疑了一會兒，說：「不全是這樣，其實相較之下，應該是鬼怕人多一些。」在衡裝作不解：「可是人有什麼好怕的呢？」鬼說：「我們就怕人的唾液。」在衡



見對方中計，趕緊提氣，向他們吐了好大一口口水，兩鬼匆忙退了好幾步，咬牙切齒地罵他：「你不是鬼嗎？為什麼要這樣做？」在衡嘻皮笑臉地回答他們：「實不相瞞，在下只是有點兒鬼靈精的人類罷了。」說完又朝他們吐了好幾次口水，這時鬼的形體已經縮小到只剩下原來的一半，在衡乘勝追擊，再連吐了幾次口水，不久兩隻鬼就完全灰飛煙滅了。





## 七一、現世報應

(池北偶談·王士禛)

我曾經在京師與陳益修先生有過幾面之緣，這期間他偶然向我提及一段神蹟似的不凡過往。

益修先生是山東濟寧人，在鄉里眼中是位風度翩翩，溫良恭儉的正人君子。明朝崇禎末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人楊生花，因為宗教歧見，與當地的居民多有過節。有一次，楊生花率回族群眾鬧事，想要毀掉當地的精神信仰關帝廟，將那塊地用來拓建伊斯蘭教的清真寺，見義勇為的益修於是號召眾人，一狀告到官府去，結果政府方面裁罰了主事者楊生花，讓關帝廟得以保存。

後來明清改朝換代，楊生花挾帶新仇舊恨，率領黨眾設下圈套，約了益修在天井開會面，待益修一到，他們立即亂棍齊下，將無力反擊的益修打得遍體鱗傷，但是滿懷怨恨的楊生花還不肯輕易罷休，他用利刃挖出益修的眼睛，放入口中嚼得津津有味；再命人用石灰把他的眼眶塞滿，性命垂危的益修就這樣被丟棄到野外，他的家人發現後，趕緊把他

抬回家去，雖然心中難過不捨，但是眼看著他傷勢如此嚴重，心中也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

當天晚上，昏迷不醒的益修見到一位綠衣神人手拿青色酒瓶前來，他強迫益修喝下瓶中的白酒，益修的疼痛頓時減輕了不少；到了隔天晚上，益修面前又出現另一位神人，他用手不斷地拍打益修的後腦，每拍一下，益修的眼睛就射出陣陣血柱，而疼痛的感覺竟也隨之消失了；第三天晚上，來了一位老婦人，她拿了杏子跟李子讓益修吃下，接著又拿出一大把羊眼珠，讓他吸取羊眼睛裡頭的汁液。等到益修清醒過來時，不但身上傷勢好了大半，兩隻眼睛竟也奇蹟似地復原了。

倒是楊生花那方面，這段期間因為趁著國家失序，與侄子到處興風作浪，犯下多起偷盜財物的重罪，八個月後被朝廷逮捕，全家都給滅族了。乙酉（一六四五）年，益修與弟弟尚謙雙雙考取鄉試，隔年再傳捷報，益修高中進士，被分派到安徽貴池擔任知縣，後來官拜戶部主事。這益修與楊生花一正一反的兩個案例，不正是現世報應的最佳寫照嗎？



## 七二、金井神童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杭州紫陽山的山腳下住著一戶姓林的人家，女主人林氏每天早晨都到井邊打水。有一天早上，她一如往常熟練地將水桶盛滿後往上拉，卻感覺水桶比平常重了好幾倍，憑她一人之力根本無法提起，於是她探頭往井裡一瞧，赫然發現竟有一個身長二尺的小男童躲在井中。只見小男童渾身光溜溜的，兩手緊握著汲水的繩子就快要爬了上來，林氏受到莫大的驚嚇，三步併作兩步地跑回家中，找來家人幫忙。可是家人到了井邊，卻什麼也沒有見到。

自從這件事發生後，林氏大病一場，在床上躺了好長一段時間，飲食起居都無法自理；後來她的體力雖然稍有好轉，但言行舉止卻變得詭異了，經常一整天下來都瘋瘋癲癲的，口中不斷喃喃自語：「大膽刁民！我堂堂一介金井神童，妳膽敢偷窺我洗澡？」而後林氏的病情時好時壞，一旦發病，便隨手拿起周圍的物品亂摔，把家中弄得雞飛狗跳。幸好他們的鄰居秦生是一位正義感十足的人，有一天他告訴林氏的

丈夫：「我來為你擬一份訴狀，但是你必須沐浴齋宿<sup>註①</sup>，然後備妥香花蠟燭，到吳山關帝廟把狀紙燒給關老爺，求他為你作主。」林氏的丈夫依照秦生的指示去做，說也奇怪，隔天林氏便突然一反常態，跪在地上對丈夫苦苦地哀求：「大菩薩您行行好，關老爺現在要殺我懲戒，拜託您趕快請秦善人為我說幾句話，我立刻就離開這裡。」林氏的丈夫聽了這話有些動搖，只好再找上秦生商量，秦生卻一口回絕：「他口中自稱神童，卻專做一些妖妄之事，受到懲罰也是應該的，這件事沒有什麼商量的餘地。」不久之後，林氏的病果然痊癒，口中也不再說些奇怪的話語，秦生便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以感念關聖帝君的恩德。

註① 齋宿：在祭祀或典禮前，先一日齋戒獨宿，表示虔誠。



## 七三、索討欠薪

（庸盒筆記·薛福成）

清朝咸豐年間，貴州貴筑縣有一名騎兵，因為犯了王法被處以死刑。隔年，曾經跟他同營的一個步兵奉命到某村去，夜晚投宿在一家旅館，就寢前，旅館裡頭忽然有一個老太婆神態瘋狂，口中念念有詞，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他凝神諦聽，竟然是那位死去騎兵的聲音。

過了一會兒，老太婆的情緒逐漸緩和下來，她口中發出男聲，拱手對著步兵說：「賢弟，轉眼間距離上次見面也已一年有餘了，別來無恙吧？我來此地沒有別的目的，正是需要你的幫助。我生前在軍隊裡頭當差，算一算，理應還有六兩八錢的餉銀可領，誰知道上級把總欺負我們孤兒寡母，竟然起了貪念，想要獨吞那筆錢。現在我家鄉的老母親無以度日，我不得已才來到這裡向你求助，希望賢弟你回營後能盡速將此事轉告把總，代我向他索討積欠的銀兩，讓家母的生活開銷早日有著落。你且跟他說，上頭的帳冊白紙黑字記錄得一清二楚，長官若是想要暗中偷斤減兩，我可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步兵見他處境堪憐，趕緊許諾下來。不過他對於騎兵的現況也是相當關心，他緊接著問：「不知大哥現今於何處高就？」騎兵回答：「我雖因犯刑伏法，但當時確實是情勢所逼，不得不然，加以上帝憐憫我生前對國家忠心耿耿，因此派我鎮守本村的關帝廟，接受民眾的祭祀供養。不過三年後，就會有人來頂替我的位置了。」步兵聽了更加疑惑，於是小心翼翼地問道：「小弟有一點不大能明白，關聖帝君在民間乃是最顯赫的神明，怎麼會輕易讓一般人的亡魂冒名去頂替呢？」騎兵笑著說：「你自己想想看，這世界上關帝廟豈止一萬多處，關老爺本尊怎麼有那個閒工夫管盡每一間廟宇的瑣事呢？所以啊，他們就在各地選了些有德之鬼代為管理關帝廟，再以各人功德大小決定任職的時間長短，各如其量，分毫不差。以我本身的福德來說，就只夠在這裡待上三年而已。」

步兵歸營後找上把總，將事情前後交代了一遍，把總因為做了虧心事，害怕東窗事發，從頭到尾只能唯唯諾諾，不敢有半句怨言。事後他調閱出帳冊，果然騎兵的六兩八錢已經記載在即將支出的款項上頭，他趕緊召來騎兵的老母親，將錢全數點交給她，事成以後，他總算能卸



下心上的一顆大石頭了。後來步兵向某村的居民打聽，果然當地有一間關帝廟，最近這陣子不知何故特別靈驗，對於村民總是能公正地賞善罰惡。由此看來，那名騎兵確實沒有半句虛言。

依我看啊，這位騎兵死後還念念不忘他的老母親，想必他生前一定是極為孝順之人。所以雖然他因犯法而遭到朝廷處死，但最終冥府還是有本事查明背後的原因，讓他享有應得的福報。我的心得還是那句老話：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啊！





## 七四、金鞭奪命

（池上草堂筆記·梁恭辰）

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先父與出身廣州東粵的徐慶超先生同期中舉，分別為文武進士，兩人交情甚篤，因此我也時常聽父親提起慶超先生的生平事蹟。先生從小就高人一等，天生長得虎背熊腰，加上每日勤練武術，年紀輕輕便造就一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姿，晚年更官拜閩浙陸路總兵。然而先生雖然以武見長，但後來在摯友宋湘的鼓勵下，文武並進，將自身那股萬夫莫敵的氣勢融入線條柔美的書法當中，練就出一手剛柔並濟的好字，連乾隆皇帝看了都讚不絕口。

慶超先生工於巨型書法，又喜歡四處遊山玩水，因此凡是所到之處，總是能見到他留下入木三分的巍巍大字。先生晚年時，有一位擅長繪畫的部下湯雨生為他畫了一幅肖像，題為《春波洗硯圖》。此圖一出，驚艷四方，於是當代諸多名人紛紛題詩讚頌，後人將之輯為《春波洗硯圖詩集》，慶超先生愛不釋手，即便是出遠門也要寶貝地隨身攜帶。



可惜的是，世間少有十全十美之人，先生也不例外。不知道為什麼，先生對於狗肉的滋味無法抗拒，總是交代廚子每天烹煮，幾乎到了一餐都離不開狗肉的地步，就好像一般人在吃雞豬一樣平常。或許是狗肉吃多了身上會有一股特殊味道，先生每次經過狗群時，牠們總是如臨大敵狂吠不止。先生在建寧鎮當官時，有一次巡視到崇安，順道登上武夷山一覽名勝，到了傍晚，就留宿在九曲溪的舟中。先生的手下素知他無肉不歡，於是當場宰殺了幾隻野狗當晚餐，他便豪邁地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好不痛快。

隔天，先生與隨從一行人登上天遊觀，剛踏入殿中，眾人只見眼前耀目金光一閃，先生便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幾位手下趕緊將他攙扶起來，卻發現他全身無力，簡直癱軟如泥；其中一人探了他的鼻息，這才發現想叫大夫也已經太遲了。混亂中，觀裡走出一位喚作蔡元瑩的道士，他對眾人大聲宣佈：「方才必定是王靈官註①顯靈來著。向來凡是吃過狗肉的人都不敢進到此殿當中註②，觀中那些童僕只因為見你們是顯赫高官，才不敢明著攔阻。」舊時傳說被王靈官鞭打過的人，全身骨節

支離破碎，我到現在才不得不信。

宋湘曾把對慶超先生的深情厚誼凝注於筆端，其詩作有云：「一別騷騷三十年，側聞入海靖烽煙。忠臣孝子平生語，猶記長安二月天。更說當年大作書，摩崖驚座近今無。欲知勤石燕然意，盡在《春波洗硯圖》。」史料記載，慶超先生死於道光十三（一八三四）年，享年五十八歲。他雖為官四十多載，但死時身後僅存書數篋而已，其高風亮節可見一斑。可歎的是，如此忠義君子還是不免行差踏錯，滿足了一時口腹之欲，卻讓自己落到這般下場。

註① 王靈官：明清道教宮觀常以王靈官為護法神，道觀內或山門前塑其像，通常為紅面赤髮，披金甲，持金鞭。相傳，王靈官忠心赤膽、無私無畏，人讚以「三眼能觀天下事，一鞭驚醒世間人。」與關帝君、呂祖師、岳鄂王、張灶君、合稱為道教的「五恩主」。

註② 道教忌食有四種，即牛肉、烏魚、大雁（含野鴨）、狗肉。這四種動物分別代表忠、孝、節、義，故不食用。



## 七五、執事陰曹

(勸戒錄·梁恭辰)

安徽合肥的大潛山下住著一位舉人趙梧岡，他與當地秀才王謙齋素有交情。有一次謙齋登門拜訪，趙梧岡雖然身體微恙，但見到老朋友還是相當興奮。他說：「你來得正是時候！我有件要緊事必需讓你知道。」謙齋示意他繼續，趙梧岡便接著說：「昨天我去了趟陰曹地府，到了官署裡頭，有一名官吏捧著冊子請我在上面簽署，還說近來公務繁忙，卷宗堆到都積灰塵了，要請我前去協助辦公。我恐怕自己時間不多了，或許這次會面後便是天人永隔。」

謙齋聽了雖是憂心忡忡，卻佯裝惱怒罵他：「你只不過是生了一點小病罷了，不會有事的，不要盡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趙梧岡卻鄭重澄清：「我在地府的時候，見到好幾十張辦公桌排列整齊，每桌前面都坐著一位官員審理案件，大家都有堆積如山的公文要處理。在這當中有一人西向而坐，外貌相當面熟，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伯父，他認出是我，還點頭打了聲招呼，我自動向他走近寒暄，談話間他忽然把雙腳抬高，

原來是要讓我看他的靴子，都已經穿得破破爛爛了。他請我轉告你們家人，趕快做一雙新的給他吧！此外，他還說這裡的業務實在太過繁忙，需要某某來替他分擔。我反問他某某是什麼人，他笑著說：『這是我五兒謙齋的乳名，賢姪不知道嗎？』我聽得目瞪口呆，急忙勸他打消念頭：『可是自從世伯您去世了以後，謙齋肩膀上的擔子也不輕，光是工作與家務都已經令他分身乏術了，哪還有可能來這裡幫您的忙呢？』他聽了我的話，臉上露出為難的表情，沉思了許久才又開口：『沒辦法，那麼就讓七兒代替吧！』我聽了這番話，心中暗叫不妙，恐怕您的七弟將不久於人世了。」

當時謙齋的父親王育泉過世已經超過兩年，而謙齋的乳名也一向沒有讓外人知道。雖然他聽到這裡已經起了一身雞皮疙瘩，但還是反過來安慰趙梧岡：「雖然聽你這樣說，但豈知不是妖魔入夢刻意來迷惑你呢？或許一切都只是你自己憑空想像罷了，我勸你還是別太認真吧！」趙梧岡苦笑：「我應該是最不願意這樣想的人，但一切是真是假，五日內就能見分曉，如果五天後胡二水安然無事，那麼就當作我從



沒說過這些話吧！你且拭目以待！」他口中的胡二水，就是趙梧岡的同鄉，兩家距離不過幾里路而已，果然五天內眾人便接到胡二水的訃文，不過鄰里間四處流傳，他臨走前身上根本沒有病兆，還到處活蹦亂跳呢！

到了這個節骨眼，謙齋不得不相信趙梧岡說的話，只好找來幾位好友共同商量，最後他登高一呼：「如此看來，趙兄的時日已經不多了，大夥兒難道就眼睜睜看著朋友這樣死去嗎？我們試試看向冥府聯名請願，各減我們幾年陽壽，再補貼到趙兄的配額上，看能不能助他逃過這一次的劫數吧！」眾人聽了同聲讚許，並背著趙梧岡偷偷把陳情表燒給冥府。這一次行動參與聯名的人總共有十位，王謙齋的七弟也包含在內。

隔天，趙梧岡找上謙齋，開門見山就說：「各位為我延壽的好意趙某先在這裡謝過了！如果我平安度過某日某時，就沒有問題了。另外，謙齋你七弟的名字大可不必列在上面，因為令先君迫切需要他的幫忙，已經定下日期要他前往，恐怕是無可挽回了。」眾人聽了都相當意

外，於是約定某日某時，再一起去探視趙梧岡的狀況。

那天，趙梧岡一早起床後依然談笑風生，看不出什麼異狀；然而到了既定的時辰，他忽然一改笑臉，嚴肅地對眾人拜別：「是時候了，趙某在此與諸君別過。」說完又請僕人為他準備冠服，並整裝拜別堂上老母，他語帶哽咽地說：「母親大人在上，請原諒孩兒不孝，不能奉養您終老，希望我走了以後您不要太過牽掛，要當心自己的身子，好好保重。」隨後，又轉頭交代他的繼室：「跟妳結縭多年，也稱得上琴瑟和鳴，只可惜妳嫁給我以後沒有生育，卻還要照顧我與前妻所生的孩子，未免對妳感到有些虧欠。今後，我就將母親與兒子託付於妳了，希望妳能對他們視如己出，如此一來，我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趙老夫人與兒媳婦哭成一團，趙梧岡卻也只能強顏歡笑，勸她們看開一點。接下來他又把兒子叫到跟前殷勤囑咐：「你要好好孝順祖母，不要違背長輩的教訓，明白嗎？」最後他又把在場的眾人都託付了一遍，待遺言都交代完畢以後，便默默走向榻上閉目端坐，過了一會兒眾人伸手探他的氣息，已經沒有了呼吸。到了趙梧岡預告的某日，謙齋的



七弟果然也無疾而終。

這些事蹟都是謙齋親口告訴我的，咸豐年間，我與謙齋之父王育泉、合肥的趙雲持以及廬江的吳蘭軒三位先生，同舉孝廉方正<sup>註①</sup>，前往省城之後住在同一間館舍，原先我只與趙雲持先生熟識，他又輾轉介紹吳、王兩位安徽同鄉給我認識，四人自此成為莫逆之交。後來逆賊洪秀全起兵作亂，吳蘭軒先生為了保家衛國參與民兵發起的自衛隊，不幸在戰爭中殉節；而王、趙兩位先生也在不久之後相繼過世，說起來還真是滄海桑田啊！但值得欣慰的是，現在王育泉先生既受邀到冥府做官，可想而知吳、趙兩位先生必定也會被指派到天庭去吧！像他們這樣聰明正直的人死後成為神明，一方面享受福報，另一方面繼續服務大眾，應該是極有可能的。

註① 孝廉方正：清代特詔舉行的制科之一。自雍正時起，新帝嗣位，詔直省府、

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賜六品章服，備召用。乾隆以後，定薦舉後送吏部考察，授以知縣等官及教職。



## 七六、自討苦吃

（子不語·袁枚）

我年輕的時後離鄉背井來到杭州，與許多青年學子同住在一間會館<sup>①</sup>；當中有一名學子喚做盧彪，某天我看見他垂頭喪氣地從外頭回來，於是主動上前關切。他滿腹的委屈正找不到人傾訴，經我一問，他就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

「昨天我前往西湖掃墓，一時不小心耽擱了，沒趕上城門關閉的時間，只好在城外的店家借宿。昨晚恰逢十五，月光一片皎潔，照得四周亮晃晃的，所以沒等日頭出來我就辭別了店家。因為一路疾行，當我來到清波門外時，兩腿早已經痠軟無力，我隨意找了一塊石頭坐下來休息；這時只見遠處一位女子朝我走來，遙遙向我行俠拜<sup>②</sup>之禮，我懷疑她是妖物，於是口誦大悲咒，希望能將她嚇阻，這時女子果然面有懼色，不敢再靠過來，我便又壯著膽子邊念邊向她逼近，結果我越接近她，她就躲得越遠，那時我既肯定自己遇上了鬼，當然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我連奔了好幾里路來到甕城，此時東方漸露魚肚白，路上也開始出現零星的魚販與挑夫。當時我想既然天都亮了，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因為好奇心的驅使，我想回頭看看那女子還在不在，結果來到前處，卻看見那女子高坐在石頭上，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似乎料準我會再來。她一見到我，先是狂妄地仰頭大笑，緊接著便朝著我直撲而來，一瞬間四周溫度驟降，風寒徹骨，冷得我渾身直打顫；情急之下，我又誦起大悲咒自保，沒想到此舉反而惹毛了她，只見她兩手向上一揚，露出只剩下枯骨的雙臂，不時還發出奇怪的喀拉聲；再說她的面孔，又青又黃，不像我們一般人的膚色，七孔流血，面目全非，簡直嚇死人了。我整個人摔在地上，不斷地大聲呼救，女子趁勢將我壓制在地，再看到她那張臉，我三魂七魄都飛了，就此不省人事。好在後來路過的好心人將我救了起來，還拿了熱薑汁讓我安神，我這才得以清醒還家。」

我跟幾位同窗好友聽了相當同情，趕緊熱了一壺酒幫盧彪壓驚，言談間看他頭髮與耳鼻中皆塞滿一粒粒豆大的青色泥土，真不知他夜裡究竟受到怎樣可怕的驚嚇；不過也有些不信鬼神之說的人偷偷議論著，認

為那些泥巴是盧彪自己塗上去的，因為他的兩手指縫滿是汗泥。

註① 會館：旅居異地的同鄉人共同設立的館舍，主要以館址的房屋供同鄉、同業聚會或寄居。

註② 挾拜：古代婦女與男子為禮，女先拜，男子答拜，女又拜，謂之挾拜。挾，通「夾」。

## 七七、堅辭不受

（子不語·袁枚）

與袁枚、趙翼並稱江右三大家的詩人蔣士銓昔日擔任中書舍人的時候，住在京師的賈家胡同。有一段時間，蔣士銓的兒子生病，妻子張夫人睡在兒子房中以便照看。在某個月圓的晚上，蔣士銓沉沉地睡去，在



夢中見到一位官吏手持請帖前來相邀，但是他都還來不及思考，身體就不由自主地跟隨在那名官吏後方了。

行至半路，他們來到一處廟宇，官吏示意他進去小憩一會兒，於是兩人一前一後走了進去；蔣士銓左顧右盼，見到廟裡栩栩如生的泥馬塑像，禁不住好奇伸手摸了一把，沒想到泥塑的馬兒竟左右甩動身上鬃毛，就此活了過來，還把馬蹄踏得達達作響。蔣士銓愣在當地，這時官吏卻一把將他抓緊，推他上馬。蔣士銓才跨到馬背上，馬兒便迫不及待地拔地而起，一路上御風飛行，涼風陣陣從旁呼嘯而過，當真舒適快意。蔣士銓俯瞰腳下風景，只見綠油油的田地一格一格縱橫交錯，有如棋盤一般，相當趣味。不一會兒，天象忽變，空中下起濛濛細雨，他正憂心弄濕了衣裳，抬頭一望，竟見到一位官吏騰空打著紅油傘為他遮雨；再前行不久，似乎是來到了目的地，馬兒徐徐減速，降落在一座大殿的台階下。

眼前大殿規模可觀，推測裡面居住之人非富即貴。玄關左右有兩口井，分別標示出名稱，左邊的叫「天堂」，右手邊的稱「地獄」；天堂

井的上方明亮開闊，地獄井中則漆黑不可見底。蔣士銓四顧無人，這時才發現剛才為他撐傘的官吏也已經不見蹤影，他只好四處探索，來到大殿偏旁的一間小屋，只見一個老太婆正在生火做飯，他好奇上前詢問：「老婆婆，請問妳鍋裡煮的是什麼啊？」老太婆只淡淡回了句：「煮惡人啊！」說著邊把鍋蓋打開讓他看，裡面一顆顆的頭顱載浮載沉，好不駭人。這時，蔣士銓眼角餘光瞄見地獄井邊有動靜：一人衣著破爛，自己投身入井。老太婆看出他的疑慮，主動向他提起：「那口井就是王爺將囚犯送到地獄的管道。」蔣士銓這時才會意過來，連忙問她：「敢問老婆婆，這裡不是人間嗎？」老太婆還是一貫冷靜，她說：「你何必問呢？看到這般光景也該曉得吧！」蔣士銓頓時語塞，但又忍不住追問：「原來如此，那麼我想跟您口中的王爺見上一面，可以嗎？」老太婆語帶不悅：「王爺既然請了先生前來，待會自然會接見您，您又何必如此性急呢？不過如果先生想一睹王爺威容，那倒是可以的。」說著從旁拿出一座高腳椅，幫助他登上去。

蔣士銓從大殿的縫隙中窺見內部景象，他目測王爺大約三十來歲，



外貌風度翩翩，面上蓄有一些鬚鬚，衣盛裝，著官帽，手持笏板註①北向註②而立。老太婆向他說明：「王爺正在向玉皇大帝上奏章。」王爺焚香叩首完畢，緊接著就從正門傳來「咿呀」的開門聲。蔣士銓受到召喚，連忙快步上前，卻見眼前的王爺已經換了一身清朝官服，頭上纏著層層白布，另外還有兩條束帶繞過耳旁拖曳而下，就像《三禮圖》註③上所畫古人服喪時的裝扮。

坐定後，王爺操著一口常州武進鄉音，開頭便說：「近來冥司的公務相當繁忙，本官任期即將屆滿，到時這位置還望交由閣下您來接替。」蔣士銓心直口快，得知王爺目的後，半點遲疑也沒有便拒絕他：「恕難從命！在下母老子幼，在陽間還有許多事情放不下，不能幫上大人您的忙，還請見諒。」王爺聽了這話，怒氣騰騰地斥責蔣士銓：「閣下空有才子之名，想不到見識卻是如此淺短！恕本官直言，您推說家中母老子幼，但令堂壽命已定，與閣下何干？令郎也有令郎的造化，又與閣下何干？說穿了，這世間的事你要放下便能放下，但你若存心不想了結，那是任誰也幫不上忙。方才我已經將閣下的名字稟奏玉帝，沒有什

麼好談的了。」說完還把椅子轉向，背對蔣士銓而坐，就像是不屑與他為伍。蔣士銓不甘受辱，隨手抓起桌上的木尺拍桌大罵：「哼，如此蠻橫，與匹夫何異！」誰知他一口氣才喊出來，就忽然從夢中驚醒了。

蔣士銓睜開雙眼，卻見四周燈光昏暗，原來已經回到熟悉的家中，只是此時的他四肢失溫，全身冷汗淋漓，幾乎把衣服都濕透了。他驚魂未定，喘息良久才回過神來，接著他把妻子叫來，告知夢中遭遇，張夫人聽完放聲大哭，蔣士銓只能強打起精神安慰她：「別哭了，免得驚動母親。」經過剛才的夢境他睡意全消，只好先坐在桌子前思考對策，張夫人則伺候在一旁隨時待命。轉眼來到四鼓（半夜一點至三點），蔣士銓在椅子上打起盹來，不知不覺又進入到冥司，但卻已非先前那座殿堂。

此殿一共設有五個座位，每張桌上待辦的公文堆積如山，前頭四座都有人正低頭辦公，只有第五座是空下來的。這時一個官吏指著第五座告知蔣士銓：「那邊是大人您的座位。」接著官吏不知為何又將他帶至第三座，蔣士銓這才發現座位上身披羊皮袍的人正是自己的本房註④老



師馮靜山，於是急忙上前拱手作揖。老師見到他便暫停手邊工作，他摘下眼鏡，喜出望外地說：「你能來真是太好了！這邊文書工作極其忙碌，我正需要你的幫助。」蔣士銓聽了頗為失望：「怎麼連老師您也這樣說呢？學生家中母老子幼，其他人不知情也就算了，老師您明明最了解我的處境，怎麼非但不能體諒，還要逼我前來呢？」此話一出，似乎踩到馮靜山的痛處，他感慨地說：「聽你這樣說，不禁勾起我生前最掛心之事。當時我雖無父母之累，但妻子年輕、孩子幼小，來到這裡也並非我的本意啊！當時迫於無奈離開妻小，真不知他們現在在陽間過得如何。」話才說完，馮靜山淚如雨下，蔣士銓只好默默遞上手巾，等待他心情平復。過了一會兒，馮靜山擦乾眼淚，繼續說道：「事已至此，多說無益。這一次保奏你的人正是常州的老劉，說起來實在可笑。無論如何，你還是早點回去料理後事吧！今天已經是十一月十五了，預計二十日便是你上任的日子。」於是兩人拱手告別，蔣士銓又再次從夢中醒來，窗外也悄悄透進一絲曙光。

然而紙包不住火，蔣士銓的母親終究聽說了這件事，但日思夜想



還是束手無策，最終也只能抱著他大哭一場。蔣士銓向來與布政使王興吾友好，於是打算登門拜訪，一方面將家中人事交託於他，另一方面則是做最後的訣別。王興吾一見到他便瞠目驚呼：「你怎麼這樣灰頭土臉的，是生病了嗎？為何身上襲來陣陣陰氣？」蔣士銓將夢境據實以告，王興吾聽了雖然憂心忡忡，但還是努力保持鎮靜，並為他出了主意：「你先別慌，這種情形，只有誠敬禮拜北斗星君<sup>註⑤</sup>與念誦大悲咒才可以化解。你現在趕快回去，照我所說的去辦，或許還有得救。」

蔣太夫人平時就虔誠信奉北斗星君，這回特地為了兒子重建道壇，全家大小一起持齋禱告，每日恭敬誦持大悲咒。到了十一月二十日，正值冬至前夕，許多親友前來拜賀，他們團團圍繞蔣士銓，並將他守護在人牆中。到了三更，星夜中凌空飛下一頂轎子，一旁還有好幾桿旗幟，伴隨著轎夫數人，像是特來迎接達官貴人的大陣仗。蔣士銓見狀不疾不徐，口中喃喃念誦大悲咒，一心將他們逼退，而興吾的建議不負眾望，果然見效，隨著蔣士銓口出不斷誦出大悲咒，當陣仗越接近，轎隊的色彩也越來越淡，淡化到後來甚至化作一縷輕煙，憑空消失在眾人眼前。



三年之後，逃過一劫的蔣士銓便順利考取進士，選入翰林院。

註① 笏板：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見時手中所拿的狹長板子，按品第分別用玉、象牙或竹制成，以為指畫及記事之用。

註② 北向：古時皇帝是面朝南而坐，所以臣下對着皇帝都是面北而立。

註③ 三禮圖：書名，或題《三禮圖集注》，二十卷，是宋代著名學者龔崇義參考訂多種古代《三禮圖》所纂輯。其書有圖，有解說（集注）。凡圖三百八十餘幅，原文文字約十餘萬言。書中所繪圖象雖未必盡如古昔，但援據經典，考釋器象，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是流傳至今解釋中國古代禮制附有圖象較早的一書。

註④ 本房：科舉時代鄉、會試考官分房批閱考卷，故稱考官所在的那一房為本房。

註⑤ 北斗星君：北斗星君與南斗星君並稱，是道教中重要的天神，掌管北斗七星。據說，北斗星君能夠決定人的死期，俗話說：「南斗註生，北斗註死。」

## 七八、井泉童子

（子不語·袁枚）

蘇州舉人繆渙與我同年登科，按年紀算起來是我的晚輩，他有一個小兒子名叫喜官，一天到晚老想著往外跑，在鄰居眼中是出了名的搗蛋鬼。喜官上學的時候從來沒有一次坐的住，要不是捉弄同學，就是打斷老師上課，繆渙對這個小頑童是說也說不動，勸也勸不聽，經常都拿他沒輒。

喜官十二歲那年，有天跟鄰居幾個孩子一同嬉戲，一時玩過了頭，竟然對著井裡撒尿，惡劣的行徑簡直教人不敢相信。當天晚上，喜官忽然高燒不退，他神智不清地躺在床上，嘴裡還模模糊糊喊著：「哎呀！痛死我了！井泉童子註①跑到城隍爺面前告我一狀，害我被城隍爺打了二十大板。」繆渙不敢鐵齒，隔天早上把喜官的褲子脫下一看，果然兩片屁股蛋上青一塊紫一塊，滿是瘀血。

過了一陣子，喜官的病情無端好轉，但過沒三天卻又再度加劇，這回他大罵：「井泉童子不滿判決，他懷疑城隍爺礙於同鄉之情徇私縱



容，於是又告到司路神<sup>註②</sup>那邊去，司路神說，污染人民賴以維生的井水，罪狀非同小可，應與下蠱放毒同罪，說要判處我死刑。」果然當天傍晚，喜官就一命嗚呼了。至於他口中所說的城隍爺是什麼人，我始終相當好奇，後來輾轉得知他是雍正庚戌年的翰林周範蓮。周大人祖籍蘇州，生前是河南某郡的太守，為人正直寬厚，心腸很軟，每次見到犯人受刑總是以扇子掩面，不忍觀看。

註① 井泉童子：我國傳說神靈之一。據《白虎通·五祀》中說，五祀者，謂之門、戶、井、灶、土（也有一說為門、戶、行、灶、土），人們在很早的時候，就有祭祀井神等五種「家神」的風俗了。吳地（今蘇州、浙江一帶）又稱井神為「井泉童子」。

註② 司路神：路神，也就是行神，又稱「路頭神」，是吳地所信奉的一位財神。蘇州人一直將「路頭」視為非常重要的神，甚至有一句歇後語：「路頭菩薩——得罪不起！」

## 七九、如有神助

（子不語·袁枚）

江蘇高郵的夏醴（音同李）谷先生受命前往湖南擔任督學，路途中必須轉行水路經由洞庭湖才能到達目的地，不巧那時天公不作美，湖面上一片大風大浪，數千艘船隻都停靠在岸邊不敢出發。而夏醴谷先生偏偏是位急驚風，為了趕上到任日期，他祭出重金打賞，果然還是有不怕死的船夫硬著頭皮逆風而行，其他船家見了相互壯膽，紛紛揚起船帆跟著船隊進發。

隨著船隻行駛至湖心，風浪也越來越大，天地間一片昏暗杳冥，層層的浪頭捲起千堆雪，遠看彷彿一座座白色的小山矗立湖上。正當眾人心急如焚的同時，水面上忽然出現兩位身高一尺上下的矮人，他們臉上罩著一層黑霧，面貌看不大真切。只見兩人一下子手指舟楫，一會兒又指著船櫓，一派巡邏者的架勢，當時的目擊者回想起來都覺得相當不可思議。說也奇怪，經他們兩人這樣一比劃，水面上逐漸趨於平靜，待到太陽從雲層後面探出頭時，他們兩位卻也功成身退，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夏禮谷先生遇過的怪事還不只這一樁，在他任職督學期間，舉家住  
在督學衙門，衙裡卻時常流傳著鬼怪出沒的謠言；家中僕人每每白天見  
到鬼怪，夜裡就會大病一場。先生的妻子對此提出對策，嚴禁僕人們日  
落以後靠近花園，並且叮嚀先生找時間設壇祭祀，但是先生卻偏偏不信  
邪，沒有加以理會。那一天晚上，先生正挑燈批閱公文，忽然間聽到西  
方傳來陣陣哀怨的哭聲，嗚嗚咽咽好不淒厲，先生屏氣凝神，專注地聆  
聽窗外動靜，發現哭聲的來源似乎不只一人。同一時間，外頭也捲起陣  
陣寒風，夾帶飛沙走石瘋狂拍打窗子，簡直像臨時來了場沙塵暴。先生  
被他們的舉動激怒，大聲斥喝：「鬧夠了沒有！我已經明白你們的來意  
了，明天就會設供祭祀，你們快離開吧！」語畢，果然鬼怪的聲音逐漸  
遠去，終至不聞。

隔天早上，先生循著前一晚聲音傳來的方向搜索，果然見到一間破  
屋，裡頭擺放著數十面神主牌位，都是歷屆官員與幕僚在任內身亡的人  
所留下。於是先生命家人準備了一些文具與供品，親自上香祭拜他們，  
此後署中就不再有關鬼的困擾了。

## 八十、巧計翻案

（子不語·袁枚）

潯（音同尋）州太守陸補梅任內曾受理一名女子通姦自盡的案件，當時縣府已調查妥當，文卷就放在陸補梅桌上，只要他批准「如詳核轉」，整起事件就可以結案了。那天晚上，陸補梅手下有位幕僚房中平白颳起一陣大風，一名女子不知何時靜悄悄地佇立在風中，與幕僚相對無言，直到清晨才離開。隔天幕僚將此事報告太守，恰逢陸補梅奉調必須暫離潯州，但他知道事出必有因，於是臨行前不忘交代兒子：「你膽子比較大，今天晚上就由你去幕僚的房間守候，有什麼狀況再通報我。」

當晚陸公子便奉命睡在幕僚的書房，夜深人靜的時候，果然幕僚房中又颳起一陣熟悉的大風，女子也如期出現，幕僚趕緊跑到書房把公子叫醒。陸公子來到房中，眼前卻空無一物，但幕僚言之鑿鑿，還能指出女子站立的位置，陸公子只好隔空向女子大聲喊話：「妳來此有什麼目的？」女子回話：「民女就是陸大人審理『和姦自盡』一案的當事人。」



那時我抵死不從，就此香消玉殞，想不到父母不但沒有替我討回公道，還收了那狗賊的賄賂，偽證我與他通姦，害得我身敗名裂。我曾向縣府提出告訴，豈知縣令也收了他的好處，不肯為我出頭。民女走投無路，只好來此求助，望公子替我伸冤。」

陸公子俠義之心油然而生，趕緊答應下來，連夜寫了一封長長的家書，快馬向父親稟報此女的冤情。陸補梅回程的路上恰好會經過案發的某縣，於是他看完信件後，馬上命令幕僚將案件發回縣府更審。不久，縣令親自前來迎接，陸補梅刻意不下榻公館，而是先行繞道城隍廟焚香祭告。在廟裡的時候，陸補梅輕描淡寫地向縣令刺探：「近來本官調查貴縣和姦一案，但案中女子似乎另有冤情，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縣令聽了也沒多作表示，只是緊咬女子父母的證詞，矢口否認自己扭曲案情；陸補梅雖然不信，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也是無可奈何。後來他表示自己要夜宿城隍廟，讓縣令提喚犯人與證人到大殿後方陪宿，表面上是等待隔天一早開庭受審，暗中卻是派人埋伏在側，等待時機到來。

到了深夜，被傳喚作證的鄰人們紛紛忍不住開口議論，有的大罵女



子的父母沒良心，有的感嘆女子堅守節操、剛烈不屈，埋伏的人逮到機會，趕緊將證人所言付諸紙筆，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隔天早上，陸補梅盤問一干證人，並拿出夜裡的筆錄要他們說出實情，眾人眼見罪證確鑿，一一翻盤招供。後來，案件總算水落石出，不僅罪犯被繩之以法，女子也洗清「和姦自盡」的污名，全案以「強姦致死」終結，並將她的事蹟列入貞節牌坊加以表揚。

## 八一、菱塘盜案

（子不語·袁枚）

乾隆戊寅（一七五八）年，蕭松浦與沈毅菴二位先生同在廣州番禺（音同魚）縣府擔任刑名師爺，專門受理一些刑事案件。當時深圳菱（音同交）塘出了一樁強盜殺人的大案子，衙門一共逮回七名嫌犯，由於當場人贓俱獲，蕭松浦便依照大清律法，判處七人全數斬首，並將案



子轉呈官府等待審核。偏生上級有一位按察使大人對於判決結果不太滿意，他提出的看法是，若將七人統統處死，恐怕民眾會認為刑法太過苛刻，因而對官方產生敵意，於是又將此案駁回更審，並暗示蕭松浦應該要從輕發落。蕭松浦面對上級壓力與公平正義，實在不知如何是好，權衡之下，最後還是選擇自保。他隨便找了個理由搪塞過去，因此這燙手山芋便落到了同事沈毅菴的手裡。

沈毅菴與蕭松浦的住處就在隔壁，中間只隔了一道薄薄的木板牆。某天夜裡蕭松浦正批閱公文，忽然間聽到隔壁沈毅菴房中嘶嘶作響，雖然聲音極其細微，但蕭松浦還是禁不住好奇出門查探，他趴在沈毅菴的窗口向內窺看，只見沈毅菴埋首辦公桌上振筆疾書，旁邊站著三四隻無頭鬼，手裡各自捧著一顆頭顱；另一邊還有數不清的小矮鬼，排排環跪在地上，蕭松浦嚇了一跳，趕緊開口警告沈毅菴，沒想到喉嚨中都還來不及發出聲音，一陣血腥味撲鼻而來，沈毅菴房裡便陷入一片黑暗，而蕭松浦也隨之暈了過去。燭火重新點亮了以後，僕人在門外發現不省人事的蕭松浦，趕緊攙扶他回房休息。

隔天，沈毅菴與同仁前來探望蕭松浦，他便把夜裡所見說了出來。沈毅菴聽了以後沉思良久才開口，他說：「原來如此，這下我全弄明白了。昨天我正連夜辦理菱塘盜案，因為案情屬實而且罪證確鑿，七人合該判處死刑，但因為奉了上級命令更審，我為了該將誰從輕量刑，正傷透腦筋。後來勉強從中挑出了在外把風的謝阿挺、沈阿癡兩人，他們本來沒有參與竊盜過程，奈何眾人不小心在接贓的過程中驚動了屋主，一陣混亂中，失手殺了被害人。在本案中，他們與另外五位嫌犯相較之下，還算是情有可原；但這兩人因為身上還措有他起案件，所以還是遭到先生您處死。我原本想酌量減輕這兩位的罪刑，以迎合按察使大人，但聽你這樣一講，最終還是覺得不妥。我想你昨晚看到跪在地上的矮鬼，應該是謝、沈兩人的祖先前來求情，希望我能放他們一馬；而旁邊環伺的無頭鬼，若非他們已伏誅的共犯，就是前來索命的被害人了。沈某不敢為了迎合長官而藐視王法，讓罪犯逍遙法外，使更多無數的鬼魂含冤九泉之下，我看整起案件就照先生原來的判決吧！」這宗案子雖然一波三折，但終於還是在沈毅菴先生對正義的堅持之下結案了。



## 八二、山中鬼友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和我同年登科的鄒道峰先生跟我講了一則趣聞，事情是發生在一位韓姓的書生身上。在丁卯（一七四七）年的夏天，這位韓生為了專心準備科舉考試，獨自來到人煙罕至的深山裡閉關苦讀。韓生的書桌正對著一扇窗戶，從窗外放眼望去是一道鬼斧神工的懸崖峭壁；而阻隔在韓生的茅屋與對面懸崖之間的，則是一條水勢湍急的溪澗，由於天然形勢相當陡峭，兩邊是可望而不可及。

每到月明星稀的夜晚，韓生總會見到對岸有神秘的人影晃動，雖然知道是山中鬼魅，但料想他無法越過峭壁前來，因此韓生從來也不害怕，彼此過著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然而隻身一人在冷清的山中住久了，不免寂寥難耐，韓生為了解悶，就開始嘗試與鬼魂對話，想不到鬼魂的回應相當熱絡，不但與他天南地北地閒聊，還自道身世，說是不慎跌入溪中作了水鬼，才在這裡等待交替的機會。韓生難得找到一個言語投機的伴，於是馬上取來前一晚沒喝完的酒，由窗外倒入溪澗中，鬼

魂見狀趕緊涉水而下，在淙淙的溪中啜飲著美酒，一人一鬼就這樣隔窗對飲，好不暢快。從那天起，兩位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這段可貴的友情在韓生讀書修業之餘，為他排遣了不少寂寞的日子。

有一天，韓生向鬼魂提出長存心中的疑惑，他道：「朋友，據說鬼魂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我即將參加科舉考試，你能不能幫我瞧瞧，究竟我今年有沒有機會金榜題名呢？」鬼魂直言：「鬼魂的能力並不如你所想的，即使是神明，如果不調閱簿籍資料也無法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更何況是鬼呢？我們可以做到的，只不過是藉著檢視一個人身上陽氣的盛衰，來判斷他接下來走的是什麼運；以及透過觀察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來了解這個人究竟是正是邪，如此而已。你先前聽到的那些小道消息，大抵是一些口風不緊的鬼差，在冥府中有意或無意聽上頭提起，再透漏給城市裡的鬼輾轉流傳，演變到後來，你們都誤以為鬼魂能未卜先知了。況且就算有消息走漏，也是不可能傳到我們這種荒郊野外的。除此之外，單單是鬼魂也有智愚之分，就算同樣居住在城市裡，也得要聰明機巧的鬼才有管道獲知消息來源，愚笨的鬼是什麼也做不成



的。就拿先生來說好了，好比您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即便是縣府近來發生的新聞也未必能得知，更遑論是朝廷的重大機密呢？這樣說沒錯吧！」韓生聽了也覺得有道理，只好盡人事聽天命，繼續寒窗苦讀。

某天傍晚，鬼魂突然隔著溪流大呼小叫：「不得了啦！我來跟先生報喜了！剛才城隍爺巡視到這座山頭，跟土地公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不斷談論公務，我隱約聽見他們提到科舉云云，趕緊湊上前去偷聽，結果你知道嗎，我聽到他們說，今年的解元就是先生您啊！真是可喜可賀！」這突來的消息讓兩位開心得不得了，韓生只要想到勝券在握，嘴角就不禁微微上揚。科舉考試結束後，好不容易盼到放榜之日，韓生沾沾自喜地掃視榜單，但這一看，卻讓他心情頓時跌落到了谷底，原來解元雖也姓韓，卻是與韓生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韓作霖。看來當時鬼魂只聽見他們提到韓某某，並沒有把名字弄仔細，害得韓生空歡喜一場，他萬千失落也只能付諸一聲長嘆：「唉！鄉巴佬談論朝廷的事，果然還是聽聽就好。」

## 八三、勾魂使者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前輩趙鹿泉先生有回興起，告訴我有關孫虛船先生作官前的一次奇遇。當時孫先生住在某家擔任教書先生，適逢主人的母親病危，家中一片愁雲慘霧。有天晚上，童僕端來餐點請先生用膳，當時因為先生手上正忙著別的事情，於是交代他先端到隔壁房間的桌上擱著。倏忽，眼前一道白色的人影閃現，沒一會兒就進到隔壁房間，先生還沒來得及反應，卻又出現另一個黑衣矮人跟著溜了進去。先生豈能容忍來路不明的人這般隨意進入屋內，於是趕緊尾隨他們進入查探，到了屋內卻只見一高一矮兩人對著桌上食物狼吞虎嚥，醜態畢露。先生大聲喝斥他們，白衣人手腳俐落，一溜煙就消失無蹤；黑衣人則是慢了一步，被先生擋著，不得其門而出，只好縮回去把自己藏匿在牆角。

先生不肯善罷甘休，於是拉了張椅子坐在門外，等著看黑衣人怎麼應對；過了一會兒，主人忽然踉踉跄跄地跑來，他著急地告訴先生：「不好了！剛才家母昏迷間說了許多鬼話，她說冥司派來兩位使者拘



拿她的魂魄，現在其中一位被先生牽制，無法脫身，如果因此耽誤了期限，恐怕會使亡者措上一條重罪。我無從判斷真假，只好出來問問先生的意見。」先生聽了心中暗自明白，他才離開門邊，就見到一條模糊的黑影狼狽地竄逃而出，霎時病房中號哭聲四起，原來主人的母親也分毫不差地在同一時間斷氣了。

孫虛船先生是一位誠實穩重的謙謙君子，一生中不曾說過大話，更不敢惡意捏造謊言欺騙他人，由此看來，這件事的真實性是無庸置疑的了。





## 八四、恃膽而敗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我還記得七八歲的時候，家裡有一位目中無人的奴才趙平，他經常到處向人吹牛，誇耀自己有多麼大膽。另一位老僕人施祥實在看不過去，就以過來人的身份出面勸他：「你不要自恃膽大，從前我就跟你一樣猖狂，但很快就學到教訓了。我年輕的時候氣焰高張，什麼鬼怪都沒放在眼裡，有一回聽到某家有間凶宅惡名昭彰，從來都沒有人敢住在裡面，我躍躍欲試，當晚就帶了一床棉被到那邊去過夜。」

剛開始進入屋內時，一切看似尋常，什麼事也沒發生，我以為又是一間浪得虛名的鬼屋，誰料的到午夜以後我的苦頭才正要開始。起先我聽到上方傳來一陣怪聲，隨後天花板忽然裂開一個大洞，一支死人胳膊就這樣掉了下來，在地上不停扭動翻滾；緊接著又掉下另一支手臂，接著是雙腿，再接下來是身軀，最後連頭顱也掉下來了，剎時間滿屋子屍塊躁動，簡直像一群潑猴在裡頭撒野。當時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四分五裂的屍塊忽然間聚在一起，當場



就拼湊成一個活生生的人，他的身上佈滿刀槍凌虐的傷痕，腥臭的鮮血還一面從傷口不斷地湧出。

他高舉雙手向我索命而來，似乎是想要勒住我的脖子；好在當時是夏天，我睡前為了讓涼風吹進來，並沒有把窗戶關上，我情急之下一個箭步，從打開的窗戶跳了出去，一路上不斷拔腿狂奔，嚇得肝膽都快破碎了！也不知跑了多久才敢停下來。從那之後，我再也不敢妄自尊大，甚至只要回想到那天的情景，還是不敢一個人睡。如果你執意不聽勸，之後遇上麻煩時，就不要怪我沒有告誡過你。」

趙平聽了不但以為意，還笑他：「哈！老頭你反應太慢了，當初你怎麼沒有先捉住他其中一段身體，讓他不能湊成人形呢？」後來，趙平果然得到報應，有一回他到酒館喝了個爛醉，回家的路上被一群鬼給攔下來，丟棄到糞坑裡，差一點沒被屎尿給淹死。

## 八五、死生同心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先祖父寵予公年輕時娶了元配夫人陳氏，陳氏不但知書達理，應對進退也總是端莊合宜，因此很受到紀家人的喜愛，她與祖父的感情更是融洽；可惜的是，自古紅顏多薄命，陳氏也不例外，她年紀輕輕就離開了人世，既不能陪伴祖父終老，也無福看著孩子們一一長大。多年以後，祖父續弦娶進張氏，大喜之日，新娘子過門之後獨自坐在房間等待著，一顆心七上八下。此時門簾忽然被揭開，一位黃衣少婦走了進來，她肩上披著黑色帔飾，下身穿著一條典雅的淡綠色裙子，舉手投足間不覺流露出有一股大家閨秀的氣度。

少婦進來後沒有自我介紹，新娘子則是因為才剛過門，也不便主動過問對方身份，只能暗自猜想：這位姑娘大概是丈夫的姐妹或嫂嫂吧。只見少婦逕自挨近新娘身邊坐下，一邊拉著新娘子的手，鉅細靡遺地把家中的事務交代了一遍，至於諸位親友與手下僮僕習性如何，也都盡可能詳細地描述，簡直是幫新娘子上了一堂課。就這樣殷切囑咐了好一會



兒，直到婢女送茶進來，少婦才獨自離去。但是過了一段時日，張氏始終沒再見到少婦的身影，心裡頭不免覺得有些古怪，於是她試著向旁人描述少婦的衣著長相，這才弄清楚，原來少婦是丈夫的元配陳氏，而她入殮時穿在身上的正是這套黃衫綠裙。

自古以來，女人家在婚姻中總是背上心胸狹窄的罪名，彼此之間爭寵交惡，或往往是「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難以和平共處；然而陳夫人雖入土已久，卻還記掛著新人初來乍到，或許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因此不顧陰陽兩隔，特來現身指示，這等大愛無私的態度真是教人心服啊！由於陳太夫人深諳積善修福之道，她的後代子孫大多也能得到庇蔭，今天我們眾多紀家子孫當中，無論登科進舉或是功名顯赫的，幾乎都是陳太夫人留下的血脈。

## 八六、天理昭然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同事董秋原先生告訴我，他從前在山東鉅野任教時認識一個門衛，負責看管當地的節孝祠<sup>①</sup>，這個門衛為了就近管理，就帶著一家人住到祠堂的旁邊去。有一年，秋季祭祀將近，門衛便提前一個晚上起床灑掃作準備，當時他的家人都還在睡夢中，沒想到就在那個夜裡，他的妻子作了一個怪夢。後來她向門衛回憶起夢中的情景似乎還心有餘悸，她是這樣說的：

「那時我只見到外頭黑壓壓的一片，好幾十個婦女井然有序地進入到祠堂裡，當時我想祭祀將近，這應該是神明顯靈來著，所以心裡並不害怕，只是在一旁靜觀其變。忽然間，我在隊伍中看見兩張熟悉的面孔，彷彿是從前認識的老婆婆。一開始我還以為自己眼花了，但仔細一看，她們身上衣服破破爛爛的，家境似乎相當貧窮，確實是我所認識的那兩人沒有錯，於是便走上前去跟她們攀談。我問她們說：『老婆婆，冒昧請教一下，就我所知，你們兩位的名字並沒有被列在節孝坊裡頭，



為什麼今天卻不請自來呢？」她們其中一人回答我：「陽間表揚節婦，不時都有疏漏之處，就好比我們這種住在窮鄉僻壤的老太婆，就算一生堅守節操，官府的人又哪裡看的到呢？陰間的鬼神就不同了，他們手中握有記錄世人功過的簿子，只要一查便知道誰是真的節婦，誰又是欺世盜名的騙子。像我們這樣潔身自愛的人，即使沒有被朝廷所承認，但是鬼神都看在眼裡，冥司大人憐憫我們日子過得艱苦，卻不受陽間的官吏重視，於是每逢祭祀便把我們都請來享用供品；反倒是那些表面上冰清玉潔，私底下卻不知檢點的人，就算名列坊上，真正到了祭祀時也只是被擋在門外的一群。」

這種事雖然我還是頭一次聽到，然而仔細想想，以神的能為確實是很有可能作出這樣的處置。此外，我還曾聽說過，河北省獻縣衙門裡有一位專門處理祭祀事宜的小官員，他在臨終前喃喃自語：「我的工作向來清閒無事，沒有什麼複雜的利害關係，原以為自己還算盡忠職守，一生中也不曾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死後照理能投胎到好的地方去；無奈人算不如天算，當時我只是趁著婦女們向我申請表揚時，按規矩向

她們索取一些銀兩，想不到當中有一些窮苦之人氣不過告到冥府去，使我現在自食惡果，得到了重罰！」

由上述兩件案例可知：當你的修行達到一定成就時，即使是鄉野村婦，連鬼神都要禮敬你三分；相反地，如果你是外表道貌岸然，檯面下壞事幹盡之人，那麼去到冥府自然就有苦頭吃了。人存活在這個世間，外在的功名利祿其實並不能代表什麼，甚至只要有錢連名譽身份都能造假，因此《中庸》提倡君子貴「慎獨」，一個人能夠表裡如一地篤行忠孝節義才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俗話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就算獨處時，你的一舉一動也絕對逃不過鬼神的雙眼。

註① 節孝祠：清代在各省、府、州、縣各建節孝祠一所，祠外建大坊，凡節孝婦女由官府奏准旌表的都入祀其中，春秋致祭。



## 八七、哀矜勿喜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從前有一位在衙門裡負責審問犯人的官員，大白天裡精神不濟，便靠在桌上打起瞌睡，半夢半醒間卻見到不久前因為犯法而伏誅的同事某御史回來找他。他心裡頭雖然有些發毛，卻還是鼓起勇氣問道：「你今日前來莫非是有冤情相告？」御史回答他：「不是的，從事司法工作多年，收受賄賂、貪贓枉法該受到怎樣的罪責，我自己最清楚不過了。」他這麼一說，審問官更加疑惑了，於是又問：「若不是受了冤屈，今日又是為何找上我呢？」御史回答：「我跟你還有一些私怨未了。」審問官聽了有些不平，他忿忿地說：「這就奇怪了，當時負責審問你的有七八個人，其中也有兩三位是你的朋友，他們都沒出面幫你解圍，為何獨獨怨恨我？」

御史告訴他：「我跟你雖然結下樑子，但也不過是彼此在官場上競爭罷了，並非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然而我在庭上受審時，你分明是為了避嫌沒有開口，卻弄得好像是有恩於我，而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



態；我被判處死刑定讞時，你雖然虛情假意安慰我，言語間卻隱含著一股輕浮的氣息。這樣說好了，其他人雖然將我處死，但都是依法行事，不得不然；唯獨你是徇著私人恩怨，巴不得我早早去投胎。你知道嗎？當一個人身陷困境，就快走投無路的時候，你這樣的行為最是教人心寒啊！你要我怎麼能不怨恨你呢？」

審問官聽到這裡，一身冷汗早已浸濕了衣裳，只能趕忙叩頭謝罪，他慚愧地說：「這樣說起來，你今天是前來尋仇的囉？」御史無奈感嘆：「我今天會落到這步田地都是咎由自取，與你何干？更何況，像你這樣居心叵測的偽君子，自然會有得到報應的一天，用不著我來多事。只是心中一股怨氣不吐不快，所以今天才特地前來說給你聽。」審問官內心一陣茫然，慢慢從夢中醒了過來，他張開眼睛一看，御史已經消失無蹤，眼前只餘睡前喝剩的茗茶，他捧起茶杯，還能清楚感受到先前留下的餘溫。

之後，審問官的好友看他每天迷惘不安，神色有異，關心地問起他的情況，審問官這才具道始末，把他與御史之間的恩怨都交代了一遍。



他自己說完也不禁感嘆：「真是好險啊！我只是在一旁幸災樂禍，他就已經對我恨之入骨，如果當初我落井下石，現在真不知道要怎麼被他修理呢！難怪曾子要奉勸在上位者設身處地為罪犯著想，不要一心只想致人於死，果然是真知灼見啊！」他的好友事後向人轉述這件事時也是萬般感慨：「執法最重要的就屬公正無私了，為官之人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若是不慎顯露出些微私心，即使是罪行屬實的犯人也會抓住把柄大作文章，無法心服判決，更何況是那些一開始就被栽贓陷害的人呢？」



## 八八、死生有命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莊本淳先生是翰林院的學士，平時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起居，與我向來有一些交情。他年輕的時候有一次隨父親出遠門，夜裡他們所搭乘的小舟停靠在岸邊，他不知怎麼的就掉到水裡去了，當時因為天色太黑，他掉下去老半天都沒有被發現。莊本淳不諳水性，在水中載浮載沉，就在危急的時刻，耳邊忽然傳來人聲：「趕快把福建學政救起來，這件事情非同小可，不許馬虎。」不知不覺間，莊本淳已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拉回到小舟的尾舵上，他大聲呼救，眾人總算及時發現，將他從鬼門關救了回來。

後來，他果然當上福建的提督學政<sup>註①</sup>，這則經歷就是他赴任前向我提起的，當時他滿面愁容對著我說：「上回那怪聲稱呼我福建學政，但學政任期只有三年。依你看，我會不會就這樣一去不返呢？」那時我並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只是順水推舟，勸他修身養性，不違天命便是了，沒想到他這一去，還真的死在任內了。



再說另一件奇事，就發生在他親生哥哥的身上。他的兄長是禮部侍郎莊方耕，雍正庚戌（一七三〇）年，京師（今北京）發生一場強震，一陣天搖地動中，人在巷子裡的莊方耕眼看就要被崩落的石塊給砸死，就這麼巧，當時巷子左右的牆面各自向中央倒塌聚攏，互相支撐成一個「人」字型，他逃過一劫，在底下的小空間裡躲了一天一夜，才被搜救的官兵搶救出來。莊家兄弟二人，不正是死生有命的最佳代言嗎？

譯者按：中國古代對士人的稱呼有很多種，在世時，同事或人民會用他正擔任的官銜稱呼他；在他死後，後人則有可能用他的最高官銜，或是他擔任最久的官銜稱呼他。此處因鬼怪預知莊本淳的未來，採用的應為人死後的用法，而學政一職又僅有三年任期，所以才會造成莊本淳如此憂心。

註① 提督學政：又叫督學使者。清中葉以後，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屬各府、廳考試童生及生員。均從進士出身的官吏中簡派，三年一任。

## 八九、邊疆見聞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我四十五歲那年被發配到邊疆，在烏魯木齊待了兩年多，也算是增長了不少見聞，而期間更不乏怪力亂神之事。有一次，軍吏捧著一疊公文要我批准，因我初來乍到，他還不忘提醒我：「紀大人，這裡因為地處邊陲，有一項特殊規矩，向您報告一下。凡是客死此地之人要將棺木運回家鄉，照例會由官府這邊發放公文，授予通行護照，否則死者亡魂無法入關。還有，因為要行文冥司，所以簽核時不用紅筆，印泥也一律採用黑色的。」我不經意地瞄了公文一眼，上頭寫的內容既鄙俗又荒誕，大致上說：「此文目的是為了核發護照，護照持有者是某處某某人，死時若干歲，某年某月某日在本處病故，現在經由親屬移柩回鄉，照例發放護照，沿路把守關隘各方鬼卒，見此護照，當速速驗身放行，不得有任何勒索查扣之情事，以免造成持照者不便。」我看了相當不以為然，想也知道又是一些地方官吏貪污騙錢的把戲，於是要軍吏稟告將軍，趕緊將這股歪風禁止。



約莫過了十天以後，我接到下屬報告，近來當地許多居民言之鑿鑿，指稱城外西邊的墓園裡不斷有鬼魂出沒，大抵是向人哭訴沒有護照無法過關，回不了家的。我一聽便認為是有人在背地裡搞鬼，所以置之不理，反倒是那位倒楣的下屬被我痛罵了一頓。過了十多天以後，下屬又慌慌張張地跑來告訴我，傳聞鬼哭聲已經越來越接近城裡了，我氣不過這個蠢蛋，又把他罵了一頓。不知不覺又過了十多天，這次我竟親耳聽見住處的牆邊傳來鬼聲嗚嗚低吟，不過冷靜思考之後，我仍直覺是那些失了好處的汙吏刻意裝神弄鬼。過沒幾天以後，鬼哭聲已經悄然來到我的窗外。我心想，這下可好，看我把你逮個正著，恰好那天晚上明月高掛，戶外一片光亮，我獨自出門巡視，結果卻遍尋不著人影。直到這時，我心裡頭才覺得不大對勁，彷彿有什麼怪事正要發生。

同事觀成看出我近日的憂慮，於是出言勸我，他說：「關於護照的決策，先生你依理行事，這是眾人都看在眼裡的，所以就連將軍也無法撤銷你的決定。然而自從禁令一出，鬼哭聲不絕於耳，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那些沒有辦法取得護照回鄉的鬼魂們，實際上想必也很怨恨

先生。既然目前的情勢是多方失利，那先生何不重啟舊例，先發幾張護照出去試試看，一來可以堵眾人悠悠之口；另一方面，如果鬼聲還是持續，那先生禁發護照的命令就更站的住腳了。」我勉為其難接受了他的建議，誰料的到，當天晚上窗外便靜悄悄的，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了。

同在烏魯木齊的那段期間還發生過另一樁懸疑的事件。當時有個軍吏名叫宋吉祿，大白天的忽然昏倒在印房裡，過了很久才甦醒，他醒過來後第一句話就說：「我剛才見到家母來找我。」過沒多久，就有軍官呈上哈密廳送來的公文，我打開一看，才知道宋吉祿的母親千里迢迢前來探視他，卻不幸死在半路上。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雖然不信鬼神的讀書人總喜歡將超乎常理的事做出一番解釋，例如韓愈寫下《原鬼》，試圖分析鬼怪的存在；但我在這裡確實是見識到了許多科學所無法解釋的靈異事件。我曾經寫下《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其中一首是這樣的：「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未聞。」就是在經歷過這兩件事後有感而發所寫下的。



## 九十、追魂攝魄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干寶《搜神記》註①中記載，舊時吳國富陽縣有一個人名叫馬勢，他的妻子蔣氏被冥司徵召，在陽間擔任勾魂使者，村裡只要有人即將往生，她便陷入昏睡，病人死了以後她不但立刻恢復正常，還能詳細描述病人家中物品擺設。這可能是史料上最早關於走無常的記載。

先母的外家姓曹，住在武清王慶坨（音同查）這個地方，裡面有一個幫傭的老婆婆，也是在冥司擔任走無常一職。先母曾經對她提出疑問：「冥司追魂攝魄的工作，應該不乏鬼卒來完成吧，為何還需要像妳這樣走無常的活人代勞呢？」那位老婆婆回答：「通常病人將死之時，病榻周圍總是守著一群人，陽氣太過熾盛，鬼卒無法近身。又或者有些顯貴之人，氣場旺盛；有德君子，氣場剛強；更不能輕易靠近。再者刑官武將有肅殺之氣環繞周身；強悍的盜匪惡徒渾身充滿暴戾之氣，像這些人，鬼卒也是難以接近的。碰上這種情況時，冥司就必須仰賴活人，因為活人生魂體陰而氣陽，不怕那幾種人身上的氣，所以通常鬼卒出任



務時，總會將走無常的帶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這番分析頗有道理，不像是一般村婦能夠杜撰，所以我想關於走無常一事，應該不是子虛烏有吧！

註① 搜神記：《搜神記》是晉代干寶的著作，主要內容是搜集各種民間關於鬼怪、奇跡、神異以及神仙方士的傳說，也有採自正史中記載的祥瑞、異變等情況。干寶原撰《搜神記》三十卷，但部分已亡佚，流傳迄今只餘二十卷，四百六十四篇故事。

## 九一、蘭臺說鬼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在我的朋友當中，有著許多目能視鬼的奇人異士，有一年我隨同



皇上前往承德避暑，偶然間與同事聊到內閣大學士恆蘭臺對於鬼魂的一段描述，他形容：「鬼的形狀與活人沒有什麼分別，不過若非要指出一些不同的話，就是他們兩眼無神，不像活人的眼珠子會滴溜滴溜打轉；還有他們身上穿的衣服經常是破破爛爛的，很像用碎布拼湊而成，一片一片披掛在身上，下擺再用衣帶束著。至於他們的身體，朦朦朧朧像陣煙霧似的，遠遠望去依稀像個人影；由側面看過去，可以清楚見到全身；但如果從正面看呢，就好像卡在牆中，只有半個身子露在外面。一般來說，他們的顏色不外是黑色或深青色，總是站在離生人一二丈以外的地方，深怕被陽氣所衝撞；有時候他們走在路上，驟不及防間來了個活人，就只能趕緊躲到牆角，或是隱沒到坎井中，等到活人經過了，才緩緩走出來。至於他們出沒的時間點，通常是在燈光昏暗或是沒有月光的晚上，以及傍晚與陰雨天。如果你們這些時候在路上遇到鬼，那是一點兒也不奇怪的。」蘭臺所說與胡太初、羅兩峰二人大致相同，不過對於鬼魂的形狀描述得更加具體，我想應該不是憑空杜撰。

## 九二、善有善報

（閱微草堂筆記·紀昀）

近來閒話家中事務時，堂姪秀山告訴我，他們家中有一個叫吳士俊的僕人，曾經有一次與人爭鬥，結果反被對方狠狠修理一頓，他面子掛不住，便氣急敗壞來到村外想要尋短。正當他四處找尋合適的地方時，不知從哪冒出兩個野鬼，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一個說投井好，另一個便煽動他上吊更佳。

吳士俊本來只想一死了之，這下被弄得更加混亂，不知到底該聽誰的好；就在這時，忽然他的舊識丁文奎現身替他解圍。只見丁文奎迅速揮拳，三兩下就把那兩個野鬼打得落荒而逃，他因為不放心吳士俊獨自一人，於是又護送他回到家中才離開。吳士俊歷劫歸來，完全不敢再有尋死的念頭。

我很好奇，為何丁文奎會在那時出現並且拔刀相助呢？秀山終於不再賣關子，原來丁文奎從前也在我的四叔家幫傭，與吳士俊兩人同事了一段時間，後來丁文奎不知何故上吊身亡，他死了以後丁母太過悲傷，



長期臥病在床，導致生活困頓，幾乎斷了生路，就在最危急的時刻，是吳士俊仗義相助，拿了五百錢幫助她度過難關，因此這一回，丁文奎當然說什麼也要還這人情。想不到吳士俊當初一念善心，最終受惠的還是自己。



## 九三、見義勇爲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杭州仁和高桂山、高嘯蘿兩兄弟，有一段時間住在西湖葛林園讀書，與他們緊緊相鄰的，就是梁文莊公的祠堂，祠中停了數十具棺木，都是些魂斷異鄉的遊子暫時寄放的。

有天傍晚，他們在書房裡讀書時，聽見窗外傳來陣陣吟詩聲，於是便開了門出去查看，雖然舉目所及不見人影，但關起門後聲音卻又再度出現。高桂山一時興起，便放聲相邀：「外頭這位吟詩的好兄弟真有雅興，何不現身一會呢？」但是過了許久都沒有人回應，戶外只餘蟲聲唧唧。

沉寂了好幾天，怪聲終於再度出現，這回他們細心留意，發現聲音是由西南方沿途逼近窗外，直到此時他們才聽清楚，原來鬼魂口中發出的是一聲聲哀怨嘆息，而非吟詩作對。就在他們豎耳傾聽的同時，房門突然間嘩啦一聲自己打開，兄弟倆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心想：「糟糕，鬼魂真的找上門來了！」但眼前卻是空無一人，亦不見任何鬼影。



當晚，他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床就寢，在睡夢中見到一個老翁開口自述：「老叟是廣東秀才錢某，為了謀生來到浙江，沒想到卻死在這裡。勞駕二位明天到斷橋頭下找一位身穿青布衣的男子，那個人就是我的兒子。麻煩你們轉告他，老叟的棺木就停放在梁公祠內的某廊下，千萬拜託了！」兩兄弟醒來後還不太能相信，但相互比對夢中情節，卻又全數相符，這該怎麼說呢？

隔天，他們先一步前往白堤等待，都還沒來到老翁所說的斷橋，就見到一位身穿青色布衣的男子走了過來，於是他們迎上前去，問對方：「敢問大哥是否姓錢呢？」那位男子大吃一驚，連忙問：「你們怎麼會知道呢？」於是兄弟倆把夢見老翁的始末告訴他，並將他帶到梁公祠指出錢某的棺木所在；不僅如此，他們還給了錢某的兒子一筆為數不小的旅費，資助他將棺木運回家鄉安葬，真箇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啊！

## 九四、逆向思考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外祖父家座落在浙江臨平的棗山港附近，屋子的兩側有廂房，而走在連接東西廂房的通道上時，可以清楚看見大廳內部的情形。有天晚上，家母有事要從西廂房前往東廂房，貼身丫環拿著蠟燭走在她的前面，兩人行經大廳時，見到一個婦人憑欄賞月。家母心裡頭相當疑惑，這麼晚了會是誰呢？於是出聲問她什麼人，隔了許久卻不見婦人回應，她們正要走上前去，婦人卻憑空消失在眼前。家母跟丫環面面相覷，雖然心裡頭有些害怕，但還是硬著頭皮在附近搜索一番，此時大廳裡空蕩蕩的，其他房間也都門窗緊閉，照理說應該是無處可躲才對，後來實在是遍尋不著，家母只好無奈接受自己碰上了鬼魂的事實。

內子姚夫人體質敏感，生平見鬼經驗也是不勝枚舉，她十多歲的時候還沒有與我成親，有一回到湖州戴家探視已出嫁的二姊，在二姊夫家住了一陣子。某天傍晚，她看見屏風後面有人影走動，身上的衣料還不時發出響亮的摩擦聲；內子偷偷觀察他的面貌，發現那人竟是二姊死去



多年的大伯。他沒有發現內子正在窺看他，只是步履從容地登上樓梯，不一會兒就消失在視線中；內子告訴我，這是她歷年來諸多撞鬼經驗中，所見過最親切和善的一人。

後來我們舉家搬遷到臨平乾河沿岸，向陳家租了一間小屋，那段日子內子也是三天兩頭撞鬼，只是那時候她怕我擔心，總是偷偷瞞著我，不讓我知情。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年，我們為了遠離粵寇洪秀全發起的戰亂，一行人搭乘輪船北上天津避難，旅途中，內子向我指出，船艙裡有許多鬼魂或坐或臥，但是都待在較高的地方，離人群還有一段距離。真是教人猜不透，這難不成意味著鬼魂也會跟隨人類避開禍端嗎？在我寫的百哀詩中有一段描述：「海舶飄零賦北征，未勞魑魅便逢迎；如何眼底分明見，人鬼居然共此行。」就是在記錄這件事情。

之後，我位在江蘇的宅子春在堂落成，喬遷之日，內子特意把家中裡裡外外檢查仔細，她信誓旦旦向我掛保證：「這間屋子很平安，我什麼怪東西也沒看見。」我曾經跟弟子馮夢香討論過這件事，我問他：「內子從小就弱不禁風，想必氣場也不怎麼好，你想這會不會是她經



常看見鬼魂的主因呢？」夢香卻給了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他是這樣說的：「我可不這麼認為喔！因為鬼魂自古以來就是與人並存於天地之間，兩者不相衝突。一個人如果清心寡欲，雙目自然就能看得更透徹，所以經常見到常人所不能見之物。依我推算，師母先前之所以經常見鬼魂，並非因為她體弱多病，而是那時的她身體正處於一個顛峰的狀態；相反地，後來她逐漸看不見鬼魂，則是因為受了世間太多染污，身上的太清之氣漸漸喪失的緣故。」夢香的這番見解頗有新意卻又不失公允，或許事實正是如此吧！我近來身體狀況不斷走下坡，隨著年齡增長，視力也持續衰退，連別人的鬍子眉毛都快分不清了，當然更無法見到鬼魂，可見得身體虛弱的確不是能見鬼魂的主因，他說的真是有道理啊！



## 九五、拘他不得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有一年六月，暑氣炙熱逼人，山東當地的一位富翁張員外自個兒散步到村外納涼；夕陽西下後，天色逐漸昏暗，他正要打道回府，這時卻見一個冒失鬼自草叢後方現出身來，定睛一看，那不正是家中一名身故的僕人嗎！張員外語帶不悅地斥責對方：「我明明待你不薄，為何死後要來作弄我？」僕人趕忙澄清：「不是的，小人死後來到冥司執役，負責勾攝將死之人的魂魄。如今主人陽壽已盡，小人奉命前來拘提主人，追念昔日的恩情，特地提前來告知您，讓主人可以及早做準備。這次公文中列出三十人的名單，主人排在第一位，我偷偷做了點手脚，將您的名字移到最底下，現在每天拘捕一人，預計可為主人延壽一個月，這就是我今日前來的目的。」語音方落，僕人就瞬間失去了蹤影。

張員外乍聞死訊不禁有些失落，他暗自在心中盤算：「雖然沒剩下多少日子可以活，但其實仔細想想，我每天豐衣足食，兒女也都各自長成嫁娶，生無所求，死又何憾？」不過就在這時候，他還是想起一件掛

心之事：「先前我曾為某氏之子作媒，然而這孩子孑然一身，窮到連成親的錢都籌措不出來，女方似乎大有悔婚之意。如今因為我還在世，他們不敢明著違背我，等到我死了以後，女方必定會翻臉不認這樁婚事吧！」張員外想著想著，心中一計已成。

隔天，他把孩子們都叫到跟前，對他們說：「故人某氏在世的時侯，曾經借了我八十萬錢，當時他相信我的人格，所以沒有簽下借據；如今我行將就木，若是不趁現在趕快將這筆錢還清，到時候九泉之下該拿什麼臉見他呢？」子女們見事關重大，立刻備妥了現金用車子載送到某氏家中。

事成之後，張員外順道挑了一個良辰吉日，將婚期給定了下來，女方因為某氏之子已經不再窮困如昔，便按照約定將女兒嫁過去。張員外再無掛心之事，心裡頭飄飄然的，對於即將到來的死亡也不感到害怕。一個月的期限很快到來，那天張員外左等右等，卻不見勾魂使者前來，想不到就在此時，先前那名僕人又出現了。他一見面就喜孜孜地告訴張員外：「報告主人一個天大的好消息，您可以繼續活下去！最近冥司





又有新的公文到來，我看主人的名字已經從上頭被剔除了呀！」。張員外的境遇，不正是足以證明「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嗎？



## 九六、告哀於人

（右臺仙館筆記·俞樾）

有一戶馮姓人家住在杭州的保安橋附近，因為居住的屋外還有一些零星的空地，據他們長期觀察下來都沒有有人使用，於是有一天，他們備妥了工具，打算在外圍築起一道牆，將空地佔為己有。當天晚上，馮家窗外傳來鬼聲陣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教人聽了都不禁悲從中來，這時馮家有一人鼓起勇氣開口問道：「窗外的鬼魂啊，你到底是為何而哭呢？我明白作鬼有作鬼的難處，但我們作人的又何嘗不苦呢？」窗外的鬼魂聽了也沒多做回應，只深深嘆了一口氣就離開了。第二天，馮氏一家人在挖土的時候，從地底下挖掘出了四具骸骨，想必是粵寇洪秀全攻陷杭州城時，無辜被殘害的當地居民。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鬼魂預知隔天有人要動土開挖，因為害怕曝屍荒野，於是先行出聲暗示。馮家人當下就買了幾口棺材，為他們慎重安葬，房子改建後至今也一直平安無事。





## 附錄：引用書目

書名	朝代	作者
洛陽伽藍記	北魏	楊銜之
冥報記	唐	唐臨
續高僧傳	唐	釋道宣
纂靈記	唐	釋慧苑
冥報拾遺	唐	郎餘令
清波雜誌	南宋	周輝
梁谿漫志	南宋	費袞
蓴鄉贅筆	明	董含
竹窗隨筆	明	釋袞宏
竹窗三筆	明	釋袞宏
見聞錄	明	釋智旭
池北偶談	清	王士禎
清祖筆記	清	王士禎
居易錄	清	王士禎
夢園叢說	清	方濬頤
平等閣筆記	清	狄楚青
鷓園集	清	吳覲
啟信雜說	清	周安士
閱微草堂筆記	清	紀昀
守一齋筆記	清	金捧闔
右臺仙館筆記	清	俞樾
子不語	清	袁枚
續子不語	清	袁枚
聽雨軒筆記	清	徐承烈



- 三異筆談 清 許仲元
  - 池上草堂筆記 清 梁恭辰
  - 勸戒錄 清 梁恭辰
  - 觚賸 清 鈕琇
  - 金壺浪墨 清 黃鈞宰
  - 曾德女士言行小記 清 曾樸
  - 庸閑齋筆記 清 陳其元
  - 六道集 清 釋在慘
  - 庸盦筆記 清 薛福成
- 



